



4

服部文庫
117
2073
23





服部文庫
117
279
2

117
2073
2

彙編經筵進講四書直解論語卷六

姑蘇 嚴叟 顧亦孟 進講
西陵後學 波澄 蔣漢紀 批評
周士吉 重訂

先進第十一
先進後進皆謂說前輩後輩禮樂不專是儀節聲容先
人之言動交際與施之政治者但敬處都是禮和處都是樂野人
是村野之人言其樸陋也君子是賢士大夫之美稱用之是謂禮
樂孔子說禮樂皆謂中但世道流弊而人之習尚亦異相今日
現之前輩之手禮樂專尚簡質不事浮華乃陶也狀即即郊外野
人的模樣何其朴也後輩之手禮樂威儀習熟又采可觀彰也狀
若似賢人君子的氣象何其美也今時之人兩皆變為君子而不
屑為野人也若我之用禮樂則不狀蓋前輩的人存心淳厚行事
質實與浮薄為的不同我今但欲反薄歸厚歛華就實一一依
着前輩的規模雖曰野人之名有所不恤也蓋周未文勝古道衰
薄孔子傷今思古欲損過以就中故其言如此其後漢儒董仲舒
功武帝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亦是此意故人君之治天下若能因
時裁弊返朴還淳行政則執本寔而不為虛文用人則重老成而
不取浮薄庶几先進之風可返而先王之治可復也

從我章。從是隨從陳蔡是二國各書楚昭王聘孔子欲委之以
國政孔子往應其聘行到陳蔡二國之間那時二國大夫說楚國
用孔子必狀強大不利于我小國不如阻絕了他們發兵圍困孔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
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
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
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
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
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
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

子至行絕糧之厄其後孔子還歸魯再過四邑前事因發嘆說我當
初厄于陳蔡之間弟子多從我者至于今日或散之四方或出仕
他國不俱有隱憂之思亦且有存及之味皆不在吾門矣蓋以相
從于患難之中故念之而不忘也

德行節顏淵以下十人都是孔子弟子門人因孔子危思陳蔡諸
賢遂詳記之說道當時從夫子于陳蔡者都是師門高弟各有
長有踐履焉是長上德行的是顏淵問子騫冉伯牛仲弓自應對
明敏長上言論的是宰我子貢有知識疏通長上政事的是冉有
季路有思慮也問長上文辭的是子游子夏此皆平日受教于門
牆相與于患難者也况此四科之目則夫子之因材造就亦可
見矣使得邦家而治之則隨材受任必有可覓惜乎其終不遇也

回也章曰助我是有益于我譬如幫助的一般說喜悅孔子說
吾門弟子于問辯之際常有發吾之所未發者是有功于吾矣若
顏回則非助我者何也人必疑而後有所問也而後有所發回也
于凡吾之所言无不契合于心欣然領受无疑矣既无所疑自无
所問又安得有功于我哉蓋顏子于聖人之言默識心融有非群
弟子所可及者夫子蓋深喜之

孝哉章曰閔子騫孔子弟子閔損子子騫昆弟是兄弟孔子說百
行莫大乎孝狀而能盡孝道者鮮矣以今觀之孝哉其閔子騫乎
蓋凡人之孝見稱于父母兄弟者有矣狀或溺于愛蔽于私而外

人未必以為狀也今閔子騫之孝不獨父母兄弟稱之而外人亦
皆稱之初无異于其父母兄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寔積于中而著
于外何以得此乎此閔子騫所以為純孝乎

南容章曰南容是也 三復是再三反復佩服不忘之意白
圭是詩經篇中的說記其詩說白圭若玷缺不尚可磨得若言語
差子則不可追悔矣乃是要謹言的意思子是女子妻是為之妻
門人記說南容之為人常再三反復佩服白圭之詩而不忘蓋深
有意于謹言也夫惟君子為能謹言南容之欲謹言如此可謂君
子矣故孔子以兄之故而為之妻蓋擇配而取其賢也

季康章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狀以意則一錄其言而
不必解也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
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
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聖我

子真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
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
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
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
俗論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
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 ○子曰孝哉閔子
德文以深贊顏子云爾

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去聲○胡
氏曰父母兄
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
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
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

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一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
則一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則一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顏淵章○顏路是顏淵之父，是外棺，鯉是孔子之子，孔鯉徒行是步，行孔子嘗為大夫，而國政其曰從大夫之後，是謙詞，首顏淵死其父顏路以貧不能具葬，乃請孔子所乘之車，欲賣之以買棺，孔子答說人之生，天雖有賢惡，不等級，以其父視之，謂之子，其恩愛之情，初未嘗異也，孔鯉固不及顏淵之本，賦亦吾之子，當初死時，也只有棺，而無槨，吾未嘗從步而行，為之賣車，買棺，豈吾愛子之情，獨異于汝乎？蓋以吾嘗受命魯君，從大夫之後，依終所在，不當舍車而徒行，故也。昔吾既不為孔鯉而舍車，今豈得為顏淵而舍車乎？夫顏淵死，孔子致有喪子之嘆，豈吝一車而不以周之乎？蓋義有所不可，故耳。此可以觀聖人之用情矣。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顏淵死，顏路請子之，此教誨之道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賣車以買槨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若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天喪章○噫是傷痛聲，皆謂顏淵死。大丁傷痛嘆息，說道言之道，寔賴顏回以傳，今顏回死，則吾身雖存，而道已元，傳就如喪了的一般。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發嘆，蓋深惜之也。子哭甚慟，是哀之過，夫人是說此，人即指顏淵也。昔顏淵死，夫子哭之而過，哀門人之從，夫子者，謂夫子之哭，慟矣。欲其節哀也，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問說果有慟乎？即有慟也，乃亦理所宜狀者，吾非為此入慟，而面為誰人慟乎？明其哭顏淵，非他人比也。

門人竟門人是孔子弟，下二三子即指門人說。昔顏淵既沒，其家甚貧，不能具葬，事于是孔門弟子以朋友之義，欲相與厚葬之。孔子止之，說不可蓋喪，具稱家之有，尤若貧而厚葬，則元財而強以為悅，非禮之當狀也。門人不听孔子之言，竟厚葬之。孔子責之，說顏回雖吾之門人，朕平日與我恩義，兼及視我如父，般我今日乃不得視之如子，一般蓋醜也。死衣衾棺槨，事合禮于心，元有不安，今回之葬，則不合于禮，不安于心，矣。是我不得以視回者，而視回也。朕此非我之所為，乃二三子自為之耳。其以非禮處回，而使回不安于地下者，是誰之過？蓋以深責門人也。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顏淵死，子曰噫。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道無傳者，天喪已也。○顏淵死，子曰噫。從去聲。○曰。淵死，子哭之慟。從者，自子慟矣。慟，哀過也。○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謂。○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門人厚葬之。蓋顏路。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本路章衣路即是子路事鬼神是所以奉祭祀之道季路問說鬼神
神者人之所當事不知事之道何如孔子答說明則為人幽則
為鬼若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歡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
格來享乎汝當先求盡其所以事人者而後有死若未盡其
之所必有不知其道何如孔子答說人必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
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當先求其所以
以生者可也狀事明之道即是事鬼之道不過一誠之感通而已
生之理即是死之理不過一氣之聚散而已果能明所以事人之
道則事神者可以兼舉果能盡所以存生之理則全歸者可以忘
愧是夫子雖不明言以告子路寔所以深告之也

待側章侍側是侍立于旁間也。是和悅而又正直的模樣行也。是
強勇的模樣侃也。是剛直的模樣不得其死是不得正命而死門
厚但見其間也。如也。子路的气象則多強勇而少含蓄。但見其行
行如也。再有子貢的气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有餘。但見其侃也。
如也。四子的气象雖不同。狀皆稟剛明正直之資。而絕无陰邪柔暗
之病。這等的人。薰陶造就。將來皆可。以剛傳道之奇。而入于聖賢
之域。故夫子見之欣狀。而樂蓋喜其得於木而教育之也。狀四
子之由也。惟子路過剛強。有取禍之理。夫子亦嘗警之。說道我看
仲由的气象。却是不知止命而死的。一般若能克其氣質之偏。則
庶乎可以免禍也。其後子路死于孔懼之難。果如孔子之言。此可
以見聖人知人之哲也。

魯人章為是興造長官。是藏貨財的府庫。仍是因買是事。夫人指
閔子為說中。是當于理。首魯國有藏貨財的長府。魯人要將旧制
拆毀從新改造。一番閔子審見其事。在得已乃婉詞以功之。說道
這長府之設。相沿已久。未至大壞。只因其旧制稍加修整。以藏
財貨。似亦九不可者。何必創新改造。而為此勞費之事乎。閔子之
言。其意甚善。故孔子聞而喜之。乃徐美說道。此人不言則已。言則
必當于理。蓋魯國以節用愛人為要。而土木之工。乃勞民傷財之
大者。苟其甚不得已。不可興也。長府之作。本事之可已。若使魯之
君臣。因其言而止之。一可以省費。二可以恤民。三可以昭魯之
德。其為益也不亦大乎。所以說夫人不言。言必有禮。夫子之稱閔
子者。所以尊魯人也。夫府庫乃國家規制之當備者。在聖賢猶以
為可省。况魯人。豈不更宜乎。林列苑而縱遊。飲者。有國家者
可以深長思矣。

由之章。是樂器古之為士者。无故不去。琴瑟所以養性情也。其
字。雖何字。堂是廳堂。室是房室。昔子路好勇。故則。故。意。當。有。此
辭。殺伐之氣。孔子聞而微之。說言。以。化。氣。質。而。養。德。性。
為。受。而。樂。之。為。通。聲。而。知。人。之。言。由。之。聲。如。此。則。其。氣。質。
未。變。德。性。未。純。可知。何為而鼓瑟于我之門乎。孔子此言。蓋欲子
路。深。自。警。省。以。充。其。剛。勇。之。偏。非。遽。絕。之。也。門。人。聞。孔。子。之。言。乃
遂。不。敬。子。路。子。路。之。說。汝。等。豈。以。仲。由。為。不。足。敬。耶。凡。人。之。學。
識。其。正。人。高。明。的。去。處。譬如。一。般。其。精。微。深。遠。的。去。處。譬如。
一。般。其。精。微。深。遠。的。去。處。譬如。一。般。其。精。微。深。遠。的。去。處。譬如。
見。人。已。到。應。堂。但。未。入。于。房。室。耳。使。能。勉。力。進。修。所。至。固。不。可。
量。安。可以。是。而。遠。輕。忽。之。哉。狀。現。孔。門。入。室。之。徒。自。願。曾。以。外。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馬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行胡浪反。樂音洛。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注者未定之辭 朱說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懼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為長。府。藏名。藏貨財曰。閔子。魯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昧在於律也。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理。惟有德。○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言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擊之。不和。與也。不同也。哀詁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亦元幾以是知聖學精微之幽，滅木易窺而人既知所趨向，又不
可不勉其所未至也。
孰督學師是顯孫師商是卜商都是孔子弟子，愈學解做勝字子
貢問于孔子說門弟子中若顯孫師卜商者二人所造果誰為賢
孔子答說師也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其學毋至下太過商也篤
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其學毋失之不及也。人之所造也。以言不
達過與不及之義乃問說師既是過商既是不及狀則師過勝于
商與孔子答說不狀道以中庸為至不及的固不是中道那太過
的也不是中道是太過也而不及的一般若能守一偏固皆可
至于中不狀則其失均耳吾未見師之過于商也。
季氏章象斂是多方征斂以取財財附益是增加的意思非吾徒
是說不是我的門人絕之詞也。孔子語門人說鳴鼓而攻之是
齊聲攻擊其過失古之聖人有周公者則成王之叔父尊則天
子之家宰又有安定社稷之功食祿最多賞養最厚其富乃分所
常狀也季氏以魯國之卿而其富乃過于周公則必有後奪公家
刻刻小民之事為家臣者從而臣救其惡可也。再求為季氏家臣
不惟不能匡救又為之設法征求多方聚斂以增其富其富愈
富民其矣故孔子絕之說道若再求者非我之門人也。蓋我以
義道德為教則凡為吾徒者皆當以有道事人而不為阿諛以惡
政發民而不為苟克今求乃黨惡害民得罪于名教則豈吾之門
人乎汝等小子與之同李有過六相規之義須有名正其罪齊志以
攻擊之使之省改可也。夫人之惡若與不眾則其為害猶小
惟夫身據權要而人又從而附益之則其虐酷滋長不可撲滅
聖人下黨惡之人拒絕之嚴如此。

空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
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
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
規模狹隘。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子曰過
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子曰過
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
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季氏當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
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
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獲奪其君
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

惡政於民而不為格自今求乃黨惡害民得罪于名教則豈吾之
門人乎汝等小子與之同李有過六相規之義須有名正其罪齊志
以攻擊之使之省改可也。夫人之為惡若與不眾則其為害猶
小惟夫身據權要而人又從而附益之則其虐酷滋長不可撲滅
故聖人下黨惡之人拒絕之嚴如此。

柴也章◎柴是高柴參是曾參師是顯孫師由是仲由都是孔子
弟子愚是明知不足魯是遲鈍辟是務外少誠咻是相鄙昔聖門
教人專以變化氣質為先故孔子各舉四子氣質之偏而教之說
高柴為人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是其愚也。曾參遲鈍而少警敏
是其魯也。顯孫師務為容止而少至誠惻怛之意是其辟也。仲由
粗鄙而少溫潤文雅之美是其咻也。愚與魯者必須克之以
李問辟者必須本之以忠信嗇者必須交之以禮樂。厥後可進于
聖人之道不狀亦卒偏而不得其中矣。可不知所自勵哉。

急賦稅以。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
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又
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
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
仕為急。○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故也。○柴也愚。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家
語記其是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經不
費。可以見。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
其為人矣。參也魯。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焉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
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師也辟。辟婢亦
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師也辟。辟婢亦
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庶乎章。庶是相近的意思。屨是數空是匱乏不受命是不安于天命。貨殖生聚貨財。億是度中是得其理。孔子說士志于道而以貧乏累其心。則立志不高。信道不篤。其去道也遠矣。惟顏回以明睿之資。務深潛之志。其于道蓋庶幾相近矣。乎蓋常人在貧困之中。有不堪其憂者。而回則處之泰然。以其家數至匱乏。一無所有。初不改其所性之樂焉。是其所見者。人所不得者。深駭乎。與道為一矣。若謂水賜之為人。則不厭貧富。自有定命。不容強求者也。彼則不肯安受天命。而務欲生財。以致官其不如回之安貧樂道多矣。才識明敏。其德度事情。每上切中。如其所料。則亦有過人者。使由此而充之。亦可以進于道矣。此二子之優劣也。夫顏淵亞聖而孔子特稱其賢。空于貢高才而孔子猶訊其貨殖。則廉潔自守之士。與者利。无恥之人。豈可同日而語哉。用人者當知所辨矣。

善人章。踐是踐履。迹是聖人之成法。入室是造乎精微之域。若如入于室內。一般子張問于孔子說。世有一等自狀有善而无思的人。其所行何如。孔子答說。善人者。履美而未孝者也。惟其履美。故生來暗與道合。雖不必循途守轍。以踐聖人之成法。而不自至于為惡。惟其未孝。故亦不能涵養擴充。以造乎精微之域。而入聖之室矣。夫其不踐迹矣。而自不為惡。此善人之所以為善。公不踐迹。而亦不能入室。此善人之所以止于善。人也。狀則夫。人豈可徒恃其生質之美。而不加孝問之功哉。

論篤章。論如論官。論才之論篤。是篤是與是許可的意思。君子是有德的人。色莊是內充實德。矜飾外貌的小人。孔子說。忠信之人。可以守道。故氣質之敦篤。而不虛華。朴實而充文飾者。乃君子之所與也。狀人藏其心。高為難測。外貌未足以令人也。若不加察。只論人于容貌詞氣之間。見以爲篤。而遽許之。則斯人也。其與我相。相行而為有德之君子。亦猶飾外貌。假做個老實的模樣。而為色莊者。使為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個色莊之人。而亦與之不幾。乎失人。豈狀知人。定難以帝堯之聖。而沈見欺于象。恭之共工。况其他乎。夫子之言。蓋有所感也。

問聞章。諸是語詞。求也。退這退字。是怯弱的意思。故退之。這退字。是裁抑的意思。兼人是勝過乎人。昔子路問于孔子。曰。當問道。而患于未之能行也。自今一有所聞。即斷狀行之。可乎。孔子答曰。聞義固當。勇為狀父兄在上。有不得以自專者。若不問命而行。

便辟也。謂習於由也。嘽。嘽五旦反。嘽粗俗容止。少誠實也。也。傳稱嘽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子曰回也其庶乎。屨空。首而通為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屨空。也。言近道也。屨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屨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此。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屨空者。單食瓢飲。屨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者憶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與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則反傷于義矣如何可以聞斯行之乎冉有問說求嘗悅道而患
下力之不足也自今但有所聞即勉而行之可乎孔子答說老莫
資于力行若見義不為是無勇矣汝其聞斯行之可乎公華疑而
問說由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告他說有父兄在則既以稟命為恭
及求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又告他說聞斯行之則又以必行為是
由求之問本同而夫子之答迥異如此亦不能無惑敢問其說
如何孔子答說人之材質不同教人者當因材而造就之不可執
一也再求是個怯弱的人凡事每必逡巡畏縮不肯前進故我告
以聞斯行之使知勇往力行以爽其柔懦之音所以引其不及而
歸之中也公由是個剛勇的人凡事都性情直遂只勇勝過平人
故我告以父母在使知安分循理不流于妄動之失所以抑其
太過而歸之中也其問同而答異者以此汝何疑之有哉按洪範
有云沈潜剛克高明柔克沉潜而治之以剛即所謂退而進之者
也高明而治之以柔即所謂兼人而退之者也可見聖人立教與
帝王出治其斟酌化裁優緩闊皆不出此二者所以能甄陶一
世而足君師治教之責也

子畏章○畏是恐懼後是相失在後昔孔子被圍于匡而有畏心
一時倉卒遇難之際顏淵偶相失在後方其相失之時夫子俱其
為匡人所害心正懸慮及其至也不竟其喜幸之意乃迎而謂之
說吾只以汝為死矣今乃幸而無恙乎顏淵對說回于夫子分則
師生恩猶父子生死患難相與共之者也若夫子不幸而遇難回
必不愛其生懼難以赴之矣今夫子既喜得以保全回亦何敢輕

生世聞以犯匡人之鋒而死乎于此不獨見其師生相與恩誼甚
深而且死生在前處不苟蓋由平日涵養純粹見理分明致耳
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君顏淵者真其人矣

季子四節○季子狀是季子之意如之子異是非常不可是君不信
從上上去位其是備教為臣无可稱述的意思昔仲由出求為
季氏家臣故季子狀問于孔子說臣一也厥有大臣有小臣哉平
既有家臣則其統之亦有難易天子之門人若仲由冉求者其統
聖才豈可以謂之大臣與蓋季子之賢以見季氏之得人也就
季氏乃僭竊之臣由求既不能諫又不能去正也而之所謂深
故谷之說汝之問我以爲必有非常之事與非常之次乃今以
由求二子為問則汝之問亦甲矣且汝以由求為大臣是豈知大
臣之道乎蓋所謂大臣者乃君德成敗之所關國家安危之所
其責任隆重與群臣不同若只是阿諛曲從不顧道理則大臣
真祿不識進退則何以就就君德表率百僚必須學術精博
粗至凡事都以道理輔佐其君如君之所行有合道理則便贊
贊助于中為之宣布于外以成其美如君之所行有不合道理
則為之正言匡救為之尽力扶持以正其端必欲引其君于正
而已若使君不問道而吾之言或不從諫或不聽則則居官
亦是尸位素餐便當引過自歸奉身而退必不可任道以為
也蓋大臣以正君為職故志在必行以職職為職故身在必
道固當如此今由求之為家臣既不能直道事人以盡責難
之忠又不能安分知止以全進退之節是乃備數為臣者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
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于路有
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
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
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
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逡巡畏縮而為
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
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存
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
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
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
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
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
匡人之鋒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子曰吾以子為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子曰吾以子為
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與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與非常也曾猶乃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
之欲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
者必行己之志
與平聲○意二子
謂備臣
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既非大臣則從季

何足道哉。夫子之輕由求所以抑季也。狀則二節。季子狀又問說由求既不可以為大臣。則凡事皆明命于所事。唯口諾而無所是。非者與孔子答說由求雖不知大義之道。然若君之義明。白易見者。彼亦曉。朕知之。至于結交與君。或逆無道之事。必不肯。竟思以從人也。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盡臣有亂臣。若人君能尊德樂道。則大臣得以盡其忠。能隨材器使。則具臣得以勉其職。能防微杜漸。則亂臣無所容。其好此又明季所當加意也。

賈宰章。○子羔是高柴的字。宰是邑宰。賊是害夫人之子。說指子羔。說傷是傷。高柴是非。昔子路為季氏宰。因欲舉子羔為費邑之宰。孔子責之。說凡人宰。便斯可以發。在明。亦乃足以適用。今子羔資質雖美。而所學尚淺。若遽使為宰。則內有妨于修德。而季則無所也。如之。何其可乎。子路因夫子之責。乃不自以為過。又強詞以解之。說道費邑之中。有民人焉。所當治也。有社稷焉。所當事也。若君民人而求所以治民之理。于社稷而求所以事神之禮。這便是宰了。何必讀書。拘于章句之末。朕後謂之宰。則夫治民事神。固本者。要必李之。已成。朕後可仕。以行其志。若初未學。李而使之。即仕。以為宰。則道理不明。施為欠當。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此言。非其本意。但不肯自認已錯。而取辨于口。給以禦人耳。夫子乃直言以責之。說我平日所以惡。那依口的人。正謂其不。論理之是非。而惟逞口辨。以求勝。自由也。自今可不戒哉。夫漆雕

開必已信。而後仕。則夫子喜之。子路于未李而使仕。則夫子責之。可見出治。有本務。李為先。居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職任。命大則其李當愈。充其明。係愈重。則其子當愈勤。誠不可一時而少懈也。

子路三節。○曾皙名點。是曾參之父。門人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一日侍坐。上夫子之側。夫子欲使於齊。以觀其志。乃先問點之說。人請若。拘于少長之分。則心生。羨。意。不展。舒。雖。欲。知。其。心。之。所。存。不。可。得。矣。今。我。之。年。齒。雖。有。一。日。少。長。于。汝。輩。而。為。汝。等。之。師。朕。汝。勿。以。我。長。而。准。下。言。務。當。有。懷。必。吐。有。言。必。盡。可。也。若。汝。輩。方。平。居。之。時。固。皆。自。負。說。吾。之。才。本。足。以。為。世。用。但。人。莫。能。知。我。其。如。或。有。人。知。汝。李。而。用。之。則。汝。將。何。所。設。施。以。展。其。平。生。之。志。哉。試。為。我。言。其。所。以。待。用。之。具。何。如。夫。子。此。問。蓋。欲。考。見。四。子。自。知。之。明。而。因。以。施。其。裁。成。之。教。也。

氏之所。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為而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附反。○曾。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而發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居則曰。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而發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居則曰。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率爾節率爾是輕遠的模樣千乘之國是地方百里可處兵車千乘的侯國是管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加以師旅是說有兵戰之事因是頃仍殺不熟叫做饑饉不熟叫做饑饉是說向知方是知向于義嘖是微笑子路一承夫子之問更不讓以性遠而對說今有千乘之國而遠都是大國管束于其屬又加之師旅而謂發不寧常有兵戰之事又因之以飢饉而虛歎頻仍每有賈乏之憂時勢之難為也如此若使由也為之外當事變之衝內修政教之實務農積穀于其先簡閱訓練于其後果銳以作其氣忠信以結其心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強勇而敵也于是夫子微笑之蓋笑其言詞輕率非謂其所志之不大也

夫爾節孔子既聞子路之志遂以次問于冉求說爾之志何如冉求對說下乘六國非求所堪也但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國若使求也為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賦歛節儉以節其流時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富足不惟仰事俯育之有資亦且水旱凶荒之有備求之志如斯而已若夫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使化行而俗美則必俟夫才全德備之君子狀後能行之非求之所敢當也蓋冉有之資才自謙退又因子路見哂故其詞益盛如此

赤爾節宗廟之事是公祀祖考諸侯時見叫做會眾類叫做同端是玄端禮服章甫是冠相是贊禮者謂之小者謙辭夫子又呼公西赤而問說爾之志何如公西赤對說禮樂之事非敢說我便能之誠願即其事而為之彼宗廟之中有祭祀之事至如諸侯修好則有會同之事皆在樂之所在也亦當斯時若得周旋其事其間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為贊禮之小相焉原其儀節使君不失禮子神明審其禮節使君不失禮子儀節亦不失禮而己矣蓋禮樂本公西赤之所優為其曰願季曰小相亦因問而承之以謙也

有人知女則女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將何以為用也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遠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乘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會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若耕反舍上聲擗土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

以異乎三子者如此夫子一聞曾點之言有契于心乃喟然嘆息
說道吾與點也其深矣樂之意蓋言言表矣蓋君子所性萬物
皆備人惟見道不明不免有慕于外始以得失為欣戚耳若是反
身而誠无所愧怍此心泰然純是天理則无往而不得其樂矣故
疏食水飲箪食陋巷而樂也用于困而安富貴榮華達之天下而老
安少懷施者後世而親賢樂利亦此樂也人行不加窮居不損用
行舍藏惟其所適而我无心焉蓋聖門學術如此曾點知之故為
夫子所深許也

三子節禮是天理之即文讓是謙遜曾諸子言志已畢曾皆以夫
子與已之志而于下路則晒之於冉有公西赤則无言不能无
疑立俟三子皆出獨一身在後問于夫子說適間三子所言之志
其是非得失何如夫子說也只是各言其志而已无他說也曾皆
又問說夫子何為獨笑仲由也夫子說凡為國者必以禮讓為先
則上下雍睦示民不爭而後國可治也今由也言辭急遽自負有
才直任之而不讓則夫平恭敬辭遜之道而有悖于禮矣將何以
至而哉此吾所以笑之也

唯求也曾皆又問說冉求之志雖在足民而求所治不過六七
五六十之小其元乃非為邦也然夫子說先王之建萬國親諸侯
雖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不同而分封之典則一也百里固為
大邦矣安見方六七十里與五六十之小而遂非邦也者蓋七地雖
云狹小狀一般有封疆社稷一般有人民政事豈可謂之非邦乎
是求之所任固為邦之事也汝何疑哉曾皆又問說公西赤之志
雖在子禮樂而其所以不過為小相耳其元乃非為邦也然夫子
說自諸侯享親狀後但宗廟睦鄰狀後自會同亦既志于宗廟會
同矣謂非諸侯之事而何且亦本素具禮樂之小而而顧顧為小相
特其謙退之意耳若以赤為不足下大而僅可以為其小則誰有
能優于禮樂而承其公而為之太者乎是赤之所任亦為邦之事
也汝又何疑哉谷而况之三子言志固亦夫子之所取者乃獨許
曾點何也蓋君子處君子身待時而動旁不失義達不離道乃出
處之大節也若負其不能汲汲狀欲以自見于世則出處之際必
不能以義命自安而向于所就若夫子路仕衛輒冉有從季氏病
皆在此故夫子與曾點以其所見趨于三子也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
後及點也希間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
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灌也今上已祓
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
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
有增禪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
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
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已
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
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
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
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
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
出曾皆後曾皆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曰夫子何晒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愛為國為國以禮其言
而夫子晒之故請其說 國為國以禮其言
不讓是故晒之 夫子蓋許其能 唯求則非邦
也與安見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不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
見晒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
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皆問而夫
子答也孰能為之
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
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身是
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
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具三子者之撰特

顏淵第十二
 節文歸字鮮做與字昔孔門之學以求仁為要顏淵問于孔子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教之說仁心德也心德在人人本无不具就中件上都有個天理當狀之則所謂禮也人惟累上已私不能自克把這禮喪失了故流于不仁耳為仁者必須從心上做工夫但有一些已私便都着克去務使一私不存而念上事上依旧復還乎天理當狀之則已下心之德全而仁不外是矣狀這個道理乃天下人心所同具的果能下日之間無不克禮无不復而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狀則天下莫不翕然稱許其仁蓋秉彜好德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而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狀則天下莫不翕然稱許其仁蓋秉彜好德其理固有狀者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如此狀事之由已者易由人者難今已自是自家的私欲也是自家的天理其克其復皆由子我亦為之而已而豈由人乎其机之在我而尤難也如此孔子以是苦顏淵所以勉之者至矣狀要之堯舜相傳心法亦不過如此蓋所謂人心惟危即是已此所謂道心惟微即是禮也所謂精一執中即是克復為仁之功初无二理也取則欲純全乎堯舜之仁者可不服膺乎孔子之訓哉

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輔慶源

恭敬詳讓偏言之禮也復禮力仁專言之禮也 陳新安
 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克克之之心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一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也 同上

請問節自是條件勿是禁止之辭敏是明敏請事是奉行的意思斯語指非禮勿視四句說顏淵問孔子克己復禮之訓其于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狀矣故不復有疑而直請問說克己復禮用功的除目何如孔子告之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則不能不發見于視听言動之間狀視听言動皆有個自狀的天則是則所謂禮也才涉非禮便是已私故必謹于萌動之初制于未發之始謂必以禮而一毫非理即禁止之于心而勿視听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于心而勿听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于心而勿動夫非禮皆已也于此而禁之皆克己也克己則禮復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者如此顏淵一聞孔子之教便直任之說道人必才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復禮則事皆仁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

質明敏方能造道固雖不敏狀夫子之教可循也請從事此言務
克去其視聽言動之私以復于天理節文之內使本心之德復全
于我而後已豈敢自諉于旗之不敏以負夫子之教哉蓋顏子自
量其力之可全故直任之而不辭如此

規聽言動視是在先存心之學則

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
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
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
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
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徹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茲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凶斯靜專矧是樞機與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
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使以自考也 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也若內外尚
有怨者是代於敬也怨枕有未忘也此言親自考也

仲弓章○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的字大實是有德有位有實客
大祭如郊祭禘祭之類仲弓問于孔子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教
之說為仁之道不外乎存心存心之要惟在于敬恕而已夫入見
大實无不起敬者若于出門易忽之時也饒狀如見大實的一般
則无一時之敢忽可知承大祭无不致敬者若于使民易慢之際
也肅然如承大祭的一般則无一事之敢慢可知是之謂敬也人
以非禮之事加我我不欲也若我以此加人亦不欲也必惟已
之心度人之心不欲人之加諸我者亦不以之而加諸人焉是之
謂恕也夫能敬則私意无所容而仁之体以立能恕則私意无所
容而仁之用以行由是外而在邦上下莫不相安何怨之有內而
在家宗族莫不相悅何怨之有主敬行恕而至邦家无怨則心存
理得而仁在是矣仲弓問夫子之教遂直任之說道人須是才質
明敏者方能体道雍雖不敏狀夫子之教切至如此敢不以敬恕
之功自盡以无怨之效自考而期无負于夫子之明訓哉蓋仲弓
自量其力之可至故勇于自任如此

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
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性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
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王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聖子得聞之而凡
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
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
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
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
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

程子恐人認見承祭作勉强拘束之教故云然

乾道奮然而有力坤道靜重而持守現夫子告二子至家言有

司馬牛問曰司馬牛是孔子弟子名犁訥是堅忍不輕發的意思司馬牛問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教之說子欲知所以為仁當自言不安發始蓋人惟心有存故言語有所忍而不敢以輕發言者子欲為仁亦惟致謹于斯可矣司馬牛又問說仁道至大只這言不輕發便可以為仁矣乎孔子又告之說這訥言不是容易的事蓋人惟其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為惟其為之妄也故肆言而无忌若夫仁者則心存而不放故于臨事之際必熟思審處其難其慎不肯以苟且為之是以言必慮其所終行惟恐其不掩出諸口者自朕不敢輕易又安得而不切乎是其言之訥者由于為之難為之難者本于心之存心存則理得而仁不外是矣豈可以為易而少之哉夫子以牛言故而言躁故反復曉告如此蓋約之使求仁子心也

君子節○君子是成德的人憂其憂愁懼是恐懼內省是自家省察于其心疾是病司馬牛問于孔子說李也者所以李為君子也不知君子之人何如孔子告之說成德之人心常舒泰絕無憂愁恐懼之私人能如是斯可以為君子矣司馬牛說君子之道大矣只這不憂不懼便可謂之君子矣乎夫子又教之說不憂不懼未易能也蓋凡人涵養未純識見未定禍福利害皆足以動其心所以未事則多疑慮臨事則多畏縮此憂懼之所由生也惟君子平日為人光明正大无一事不可對人言无一念不可與人知內而省察于心充有一毫疾病故其理足以勝秘欲氣足以配道義縱有意外之患亦惟安于命而已夫何憂何懼之有此非修己之功已造于成德之地者不能汝何憂其不足以盡君子乎按司馬牛因其兄桓魋作亂常懷憂懼故孔子開慰之如此狀內省不疚寔是常存敬畏中來非徒悍狀不顧而已况人君居艱難重大之任自非憂勤庶政治民祗懼其何以永貽四海之安長享天下之樂哉故兢兢業業上主不可不加內省之功也

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子曰仁者其

言也訥○訥音刀○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敢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曰其言也訥斯為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以此益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存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作亂牛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疾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人皆重商是子夏的名元失是無間斷有禮是有節必昔司馬牛之兄桓應為亂于宋而其弟子亦與之同惡司馬牛慮其得禍故憂恐說道兄弟無故乃天倫之真樂也今人皆有兄弟相安相樂于無事之天而我之兄弟獨不得以相保豈不大可憂乎子夏聞其言而寬解之說道商也嘗聞諸夫子矣人之或死或生是從命理生定的非今之所能移人之或富或貴是皆天所賦予的非我之所能必但當順受之而已若夫兄弟之有無固天也命也憂之亦無益也君子亦惟以天命自安而修其在我所當自盡者耳誠能持已以敬而內外動靜無間其功傍人以恭而親疎貴賤皆合乎理則盛德所感人人皆知愛敬四海之內相親相保就是同胞的一般何所往而非兄弟也狀則君子患不能自修耳又何患乎无兄弟即于夏欲以寬司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詞狀要之至理亦不外此

問明章明是心中明白无所蔽惑浸潤謂如水之浸灌滋潤是形容毀人者入之以漸使所者不覺的意思思是毀人之短處受謂肌膚上受害是形容禍患切身的意思思是詭已之冤不行是不听信遠是明之至而不蔽于淺近子張問說人情微暖而難知物態紛紜而難辨苟非至明何以察識請問如何方可謂之明孔子告之說凡見人之所易見者不足以謂之明惟察人之所難察者方可謂之明耳如諛諂人者若直將那人的不是處說將來則情猶易窺也惟夫諛而浸潤焉者或乘我喜怒而暗為中傷或迹其近似而巧為誣証微言冷語積之以漸而不露形迹譬如水之浸物的一般則所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又如那怨冤者若若其詞少緩則情猶可見也惟夫怨而膚受焉者或言人之害我若至極或言我之受禍就在目前情狀危急事勢迫切譬如就加到身上的一般則所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夫是二者設心甚狡用机至深皆人所難察者也若能察其為偽而不行焉則是唯狀有見洞燭群情之隱而人不得以售其奸矣豈不謂之明乎哉狀不但可謂之明也若能于浸潤之譜膚受之怨而不行焉則是超狀遠識明見萬里之外而非淺近之知可比矣豈不謂之遠乎哉且遠也不亦宜哉按此章之旨在人君尤為切要蓋人君以一人之耳目昭臨乎天下使非明而且遠則奸邪之情狀難明諛諂之游言易入苟听信火差其關係治亂非小矣故必居敬窮理使心有主持而情偽畢照狀後人其能欺足稱明且遠也明君宜三致意焉

問政章子貢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說為政之要惟視民生之是切者以為之所而已食者民所賴以為食食有不足則民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子夏曰商聞之 蓋聞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君子敬而無失與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接人以恭而有節矣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固而語滯者也雖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如此而以哭子喪明而以為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譜膚受之怨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浸潤之譜膚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譜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劍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怨怨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怨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譜膚受之怨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

問政章子貢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說為政之要惟視民生之是切者以為之所而已食者民所賴以為食食有不足則民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子夏曰商聞之 蓋聞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君子敬而無失與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接人以恭而有節矣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固而語滯者也雖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如此而以哭子喪明而以為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譜膚受之怨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浸潤之譜膚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譜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劍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怨怨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怨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譜膚受之怨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

生不遂不可也必須為之制田里薄稅飲使閭閻有乃積乃倉之富回家有九年六年之蓄這等樣足食才好兵者民所賴以為衛卒放之無缺車馬器械之咸備這等樣足兵才好朕米果雖多兵革雖利苟信有未孚則民心日離又豈可乎必須施教化明禮義使為吾之赤子者皆有尊君親上之心無欺詐離叛之意這方叫做民信之矣夫食足則道之而生券遂兵足則治之而爭奪息民信則教之而倫理明雖帝王之治不過如此兼是三者收其有不舉者乎

必不節子貢又問說三者兼全固為善政若事勢窮蹙難以兼得必不得已子三者之中惟去其一則以何為先孔子說若不得已寧可去兵蓋食足而信存則民親其下死其長雖無兵而守固矣此其所以可去也

水節子貢又問說三者去兵已足極矣若事勢愈蹙雖食與信亦不得兼者必不得已子二者之中又當去一則以何為先孔子說又不得已寧可去食蓋民不食必死朕自古及今人皆有死是死者人所不能免若夫信者乃本心之德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民無信則相欺相詐无所不至形離人而莫不異于禽獸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不若死之為安故為政者寧死而不可失信于民則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矣此食所以可去而信必不可無也即此觀之可見國保于民信保于信是以古之王者不欺四海善為國者不欺其民蓋必有愛民之心而後有教民之寔政自朕國富與強民心固結而不可解矣此所以為人君之大宝也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存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民無食必死然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章曰棘子成是衛大夫盾是質朴文是文采馴是四馬皮去毛的叫做鞞昔棘子成厭周未文勝人皆習于利巧而無忠信之意故立論說君子之行已應務惟當存其本質不失了原來真意就是不必飾緣文采以術觀美反使寔意之不存求子貢聞而正之說今時方逐末人皆不知有質夫子之說意在崇本抑末乃君子之道也惜乎發言太易不无矯枉過正之失既已出于吾難馴馬不能追及之矣蓋人之為道无質不立无文不行是文與質一般質也與文一般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正在此也若盡去其文徒存其質則君子小人混而无辨說如虎豹之鞞和那犬羊之鞞都是一般看不出好反了蓋虎豹之皮所以異于犬羊者在于毛君子之人所以異于小人者在於文狀則文豈可以逐廢哉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若求其盡善而无弊則必如孔子所謂文質彬彬乃為定論也

年飢章◎蓋是何不徹字解做通字是周家什一取民之制周行井田之法取通同均勻之意故叫做徹魯哀公問子有若說如今年歲飢荒田用不足將如之何有若對說國家財賦必取于民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馴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有制用于上者有經朕後歲之豐凶不足為患君欲足用何不復
行我周徹法十一取民之田平哀公說我魯自公稅畝以來
是十分取二子今我之用度尚朕不足加之何更行徹法豈不
加置之耶有若對說君民一體休戚相關如令朝廷上的費用那
一件不是小民出辦若能輕徭薄賦一毫不過取于民使之豐
足食家已殷寔是百姓足矣將見民之生計既饒則錢糧易子
辦凡軍國服御之需莫不樂于輸納自朕倉廩是府庫充人君自
凡用度取之沛然而有餘矣其孰與不足乎若是并地不均賦
無度使百姓每衣食不給家口貧困是百姓不足矣將見小民生
計既窘必至流亡失所不但賦稅無從出辦亦將怨嗟疾視而起
離散爭奪之患矣人君又將安所取足乎即此現之吾君不當徒
以足固為心而當以厚下為念也按有若此言深得君民一體之
意人主誠宜加念者朕足民固所以足國而足國之道則在節用
而己能節則薄取自見其有餘不節則厚歛且見其不足矣朕則
孔子節用愛人一言豈非治天下者之龜鑑哉

取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
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曰吾猶不足如
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
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
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
之需皆量是以為此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
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
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

崇德辨惑于張快遲皆以為向胡氏以為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以為入道之門

崇德意○崇是日有增加的意思行道而有得于心叫做德辨
辨別惑是心有所蔽思且盡心而不欺信是誠寔而無偽徒是
善是理之所當為者子張問于孔子說得于心之謂德所當崇
蔽于心之謂惑所當辨也茲欲崇之辨之果何所用其力乎孔
子之說德根于心而達于事者也使內有偽妄之心則善端充
之无其外无遷善之勇則培芥滋益之无助德何由崇即故必
乎心者常以忠信為主而无一毫之虛偽能于理之所當為
便遷改以從之而事也必其合宜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又
所積聚本心之德自將日進于高明矣豈不是崇德之舉人之
生有命本非吾所能張主也今也愛其人便要他生惡其人之
他死何已溺于愛惡之私而不達夫死生之定分矣况此一人
方其愛之既要他生及其惡之又要他死易喜易嗔變遷无定
則造化死生之柄豈在吾好惡中耶其矣其惑也于此而辨之
則惑可得而去矣蓋惑雖多端死生乃其大者惟之于一切理
之事皆不必虛用其心又何惑之有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曰政
序謹倫為先義倫以君臣父子為大必也君盡為君的道理而止
于仁臣盡為臣的道理而止于敬父盡為父的道理而止于慈
盡為子的道理而止于孝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則治理由此而
國家由此而治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若于此忽焉而不

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
徙義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比新 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
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誠不以
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
不能使其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
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
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
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不敵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
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

圖豈所以為政乎。按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于國則君不君臣不臣矣。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父不父子不子矣。故天子告之如此所以深儆之也。
公曰節景公問孔子之言深有其子心遂稱贊說道善哉此言其切要之論也。如果君不君臣不臣其為君臣而君臣失其道。父不成其為父子不其為父子而父子失其道則綱綱敗法度廢弛國之滅亡无日矣。國家雖富米粟雖多君豈得安享而食之哉。景公知善夫子之言如此亦可謂不心之暫明矣。厥卒以繼嗣不定啟陳氏篡弒之禍豈非悅而不縉吾末如之何也哉。

片言章曰片言警如說一言半句折是謂斷獄是爭訟由是子路的名稽留隔夜與做宿諾是有所許于人子路无宿諾一句是門人說的孔子說人之爭訟者各懷求勝之心情偽多端變詐日出所訟者雖極力以詭詞之尚不得其情者矣若能于片言之間剖斷曲直使各得其情而人无不輸服者其惟仲由也與蓋仲由為人忠信明決惟其有忠信之心故人不忍欺惟其有明決之不忍人不能欺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門人因夫了之高遠記之說子路平日為人是有信行若受人之託已應承子路必急于踐其言曾未有遲留宿諾而不行者其為忠信如此則其所以取信于人者正由其養之有素也。夫子稱之豈无自哉。

所訟意也。所訟是所斷獄猶人是不與于公孔子道為人上者因民之爭訟而判其孰為曲孰為直此事我也以及人不為難也。厥要不過治其未善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知耻則化與于禮讓自欲元訟之可听乃為可貴。其這見門人因孔子稱許子路并記其平日之言如此蓋治民而至于使之无訟則潛消默奪之機自出丁政刑教令之外者視破片言新獄又不足言矣。謂信則其可不以德化為首務哉。
問政章曰政是治人之道居是存心者卷皇卷皇行是施諸事者思是盡心而无偽而制之字都指政說。張問于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孔子告之說凡人心所存上叫做善設施于事叫做行為政者執善存之心但始難如此而其終不免于倦急則其為政不過苟且而已。世居之无倦如何養民而使之得所如何教民而使之成俗念。在茲始如是終亦如是。不以時之久遠而少有所備之意則政自有恒而治民可期其成效矣。為政者孰无所行之事但事難如此而未必出于真心則其為政不過虛文而已。必也行之以忠克制田里以養民。列學校以教民。肫切之外如是內亦如是。皆本于真心定意而不徒為粉飾之具則政實是事而德澤自及于民矣。蓋政雖多端皆由一心以為之根。未存始終表裏一于誠而政有不熟者是道也。小可以治一邑大可以治一國又大可以治天下。雖聖人之至誠无息亦不過此有為政之責者不可不知所務哉。居如居教之居行如行教之行。
君子章曰這是孔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說道君子見人行一好事便誘掖之以助其所不及。獎功之以勉其所欲為。務期以成就其美而後已。若見人行不好的真則相戒以曉其惡。相規以換其美。務期以改易其惡而後已。蓋君子之心有善而无惡。故見

臣父父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定。啟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愁悅而不縉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隨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子曰聽訟吾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人之善其心好之惟恐其志之不堅而行之不方見人之惡若身
有之惟恐其名之玷而身之辱也小人則不然見人之為善則迎
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見人之為惡則忌刻詆毀以阻其為善
之心蓋小人之心有惡而無善故見人之惡則喜其與已同惟恐
其不覺于已見人之善則惡其與已異惟恐其或勝于已也其財
心相反如此是以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得其人之利而成就
天下之善為利更無窮也一小人則不止獨被小人之害而敗
壞天下之善為害更無窮也八君可不審察而慎用之哉
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則民聽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而不正固未存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今子
為政不立責之于人惟當求之于己如欲人之以正事君則先自
為其忠敬以示為臣之則如欲人之以正守官則先自盡其職業
以為居官之準所言者必天下之正道也夫欲持廉秉公而無少動于
私曲能即之以正如此將見標準立而人知向友模範端而眾皆
取則凡望子之風承仰子之儀刑者皆將改心易慮而相率以歸
于正矣其孰有自踰于範圍之外者乎不狀則雖刑驅勢迫有不
能強之使從者子欲為政亦惟不諸身焉可也夫抵下之應上如
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立曲木而求影之直為緩呼而求响之疾此
理之必尤者孔子斯言不獨以告魯大夫定治天下之要道也
惠盜意欲是貪欲背季康子患盜問孔子多盜賊問孔子求所以止
盜之方孔子對說民之為盜生乎欲心而所以啓之者且也誠使
君子清心克己不事貪欲則上行下效庶風行雖賞以誘之便

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
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
自克而收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
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
賜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
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

為盜竊而其心愧耻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未有上以不貪欲則刑法之地已言諄諄求之擾已其憂恤之
政以施刑法善則民良諄諄求去則民安夏而施刑則民是離外戶不
閉比戶可封之俗路由此成豈止不為盜而已為人之善者慎諸
季康意也○無道是為盜則人有道是為善的人君子指在上者謂
小人指在下者說上字解做如字解做如字解做如字解做如字解
意思季康子問政于孔子說根夙不勤則意不修則惡人不去則
善人受害若將加為惡而無道的殺以成德那為善而有道者
何如孔子對說民之善惡所以倡之者何如孔子對說民之善惡
則何用殺乎子誠欲善而躬行以率之則民自狀禮效而歸于善
矣何也邪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天下之民如風一一般在乎的小人
其德能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而加之以風而不偃代小人而破
君子之化元不順此乃理之當然也欲求民之善亦反諸
其身而已矣而何以殺為哉按康子三問皆是責之小人夫三
各皆使求之于己蓋正入必先于正己而不欲正也欲善亦正而
使康子能以其欲利之心欲善則民皆持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
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也夫學說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民亦
之即此是此意人君可不以躬行德教為化民之本哉
問士四節○達是所行通達聞是名善善聞善子張之在聖門心
馳于務外而不肯着意為已孔子亦每因事而裁抑之一日問于
孔子說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夫士君子處世隨其所往而皆通
達順利尤有阻滯乃人人所欲者狀必有寬德于已而後人皆信
之非可以襲取而得也夫士已知子張不識達字之義乃故詰
之說何哉汝之所謂達者蓋將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遂對說人

欲啓之其旨深矣。○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
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民所視效何以殺為
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
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
達矣。○達者德于於人而。○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子張
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
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
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
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
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
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為名而專，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
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見稱于父兄宗族，為蓋所謂聞者。如此，狀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况
作偽之事，終必敗露。此之于達，其相去何啻千里哉。是可見達者
為已，而自學于人，聞者為人，而終致于已，誠偽之間，學若固當深
辨矣。若乃竟行登庸，則邪家獲無窮之益，虛名誤乘，則邪家貽莫
大之憂。其關係又豈小小哉。用人者，尤宜致慎于斯。
舞雩意。舞雩是魯城南祭天禱雨的去處，修是治而去之，愚是
惡之，藏是守心者，攻是克伐，忿是忿恨，皆孔子開遊于舞雩之
下，快遲從之，因說理得下心之謂也。如何可崇德，隱于心之謂
也。如何可修事，敬于心之謂也。如何可成仁，克己之謂也。如何
可致美，之說善哉。汝之問乎，大人之心，不可以兩用，使為其事而
即計其功，則天理奪于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吾能克其事
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歸，則心志專一，工夫光明，本心之善，將日
積而不自知矣。這豈不是崇德的事。人惟輕于責己，而重于責人，
則自家過惡，愈滋而不暇治，愚之所以不修也。若能專于攻己之
惡，一毫不肯放過，而尤假去攻人之惡，則自台誠切，而纖毫皆不
矣。這豈不是修事的事。若夫一請之忿，恨其心，乃不能自制，而與
人爭鬪，遂至于喪其其，則因以連累交攻，至于鈔本辱親，則其
大矣。夫以忿而致大禍，豈不是修德的事。夫德之能，能治其心，而
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誠可辨矣。樊遲問曰：近利，故夫子言之如
此，所以救其失也。夫德之能，能治其心，而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
以崇吾心之天理也。夫德之能，能治其心，而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
人欲也。其事，庸之者，察其治非，通泰不足，以增其原，非尊察心之
不足，以充其善，學者，休驗而密其功，可也。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
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
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
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
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為名而專，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
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
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
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愚吐得反。○胡
心從匿，蓋惡之匿於
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
平。○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
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
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
而懲其忿矣。樊遲羸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
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
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
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
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
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為名而專，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
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
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
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
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
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為名而專，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
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問曰：此節是明其義舉是舉用直是正道的君子，錯是公置。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感矣。故懲。○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言恰似自相違背的一般。此所以疑而未達也。是夫子詳之說，仁智雖有二用，其寔只是一理。始立心正大，舉動亦以此人之直者也。吾真知其為直，則舉而用之。若夫立心偏陂，舉動曖昧，此人之枉者也。吾真知其為枉，則舍而置之。由是邪枉之人，見吾之所舉者，在於亦莫不有所感發而去惡從善，以求舉用是能使枉者直矣。甄別方行而感化隨之，道固存而並行而不悖者，子何疑哉。夫子之意，蓋以舉直錯枉，智也。能使枉者直，仁也。于知人之中，自寓愛人之理。二者不惟不相悖，亦且相為用矣。何樊遲之於不悟耶。

樊遲退而問曰：鄉也。曾如說前者一般，豈是所包者廣，昔樊遲未聞智之理。夫子既告以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矣。遲尚未喻，何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退而見子夏，乃問說鄉者，吾見夫子而問。智夫子告以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此言何謂也。子夏篤信聖人，就嘆說富哉夫子之言，其所包者廣矣。豈止言智而已乎。昔者

有天下，選于衆人之中，而得臯陶，乃舉而任之。為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感臯陶之見舉而耻已之不與也。遂皆化為仁，而不仁者皆見其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于衆人之中，而得伊尹，乃舉而任之。為阿衡，由是天下之人感伊尹之見舉而耻已之不與也。亦皆化為仁，而不仁者皆見其遠去而無迹矣。夫臯陶伊尹，有是舉，有錯者，枉也。事也。人皆化而為仁，則能使枉者直也。功也。即伊尹之事，以徵夫子之言，信乎。仁智兼舉而無遺矣。是豈專為智而發哉。昔禹稱帝，堯亦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既之。可見仁智乃人君之全德，而人及父又王道之大端。聖賢相與講明者，不過此理。欲孝二帝三王，豈知所從事矣。

問友意：忠告是見人有過，盡心以告，戒之善道。之是委曲開導。子貢問處友之道，孔子告之說，友所以輔仁者也。若見人有過而不盡心以告，語之則已之情，有隱忠善而非善道，則人之意不穆。皆非善處友者也。故凡過失當規者，務用一點相愛的真心，以告

知子曰：知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而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

以能使枉者直。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能直之理。○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智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又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于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復問矣。既問于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皆非善處友者也。故凡過失當規者，務用一點相愛的真心，以告

功之而又心平氣和委曲開導不強有以取性如此則在彼不心
元不盡矣至于所不聞則在彼也若其蔽翳執迷終不肯後則當
見幾知止无徒以數見疏而自取辱焉蓋朋友以義合者也合則
言不合則止乃理之當然處友者如此交豈有不全者哉
不可非不皆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生
曾子意也文是詩書六統之文友是朋友輔是相助的意思仁是
心之全體曾子說君子之孝所以求仁也苟无朋友以補助之而
不足以有成狀使會友而不以文則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亦不足
以輔仁矣故君子之會友也必以文或相與讀天下之書以考異
賢之成法或相與論古今之事以識事理之當狀庶乎日有所講
明不徒為會集而已于是乃以友而輔仁過失賴其相規德業賴
其相勸取彼之善助我之善務使吾德之修因之而益進焉然乎
相與以有成不徒為虛文而已夫以士人之為孝尚必資于友如
此若夫人君資臣下以納海輔德尤莫有要焉者使能所之專而
行之力則其益當何如哉

彙編經筵進講四書直解論語卷七

子路第十三

先勞章◎先是倡率的意思勞是以身勤勞其其倦是厭怠子路
問為政之方孔子告之說為政有本不宜徒責于人惟當反求諸
己以興民行毋徒以言語教導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親
其親則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則先之以弟欲民之忠則先之以
不欺欲民之信則先之以用情皆已都從已身上做個樣子則民
自有所感興起而教无不行矣以作民事毋徒以政令驅使之
而已必也以身勞之如欲民勤于耕則春首以爾其不足欲民勤
于斂則秋省以助其不給或勸課其惰畜或巡行其呼嗔件件都
親自與百姓勞料理則民競相勸勉而事无不舉矣為政之道不
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負其兼人之勇以為政亦多術恐不止手
先之勞之二者而已故復請益焉孔子以勇為政亦多術恐不止手
能持久故又告之說為政不在多言前說已盡無可益也但天下
之事勤始者多克終者少子惟于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
行雖已勉矣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雖已率矣所以勤勞之者
愈方則教思无窮容保无疆為政之能事畢矣二者之外更何所
益乎朕先勞无倦不止居官任職者為朕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
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當于此深加之意也
仲弓為季氏屬邑之宰問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說宰兼眾職若不
分任于先何以責成于後故必先授其任于有司使各專去辦理
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人有太過固不可不懲若
小也差天一暨奇責則法太密而人无所容故必于小過而寬宥

實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無自辱焉。告上善反道去聲。○友所以
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
則德。益明取善以輔仁
則進。

論語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
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請益曰無倦。無古
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
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
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
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仲弓為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眾
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
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夫者於事或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
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至于賢才不舉則眾務必至于廢弛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存可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這便是為政之道仲弓又問說先有司可能也故小過可也若夫賢才之伏無盡我豈能以一人之智盡知天下賢才而舉之乎孔子說賢才之在世也汝雖不能盡知朕豈一無所知者乎汝雖有所不知朕人豈不知之者乎汝但于汝之所知者幸而用之則人見其誠心尊賢莫不感動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將幸之矣其孰肯終舍之哉蓋秉彜好德人心所同舉其所知者下已而仲其所不知者乎人似可無遺賢之患矣若必自己盡知而盡舉之何其示人之不廣耶即此現之聖賢用心之大小可見矣夫大抵夫子所言皆為政之大體雖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獄慎罔兼先有司也雋災肆赦也小過也倉受旁招舉賢才也三者之中幸賢為尤要能舉賢才則政平訟理先有司赦小過皆舉之矣所以說治天下者在得人誠君道之首務也

衛君章句○衛君是出公輔晉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聩出奔于晉靈公卒立蒯聩之子輒為君其後蒯聩欲反國輒拒而不納凡宗廟祭祀與夫出政施令于國都只稱靈公為父不認蒯聩是統嗣不明各寔乖舛其矣此時孔子自楚反乎衛于路方仕于衛因問于孔子說衛君蒯聩之子之違德久矣今見夫子之來必且虛已降社以待于而為政不知子之為政其所設施者以何為先乎夫子答之說君臣父子之大倫未有變倫不叙而可以為國者今衛君不以其父為父而以其祖為父變倫數而名寔乖矣若使我行政于衛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間倫理昭然各寔不紊此

論語 卷七 子路 司皆得其人。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而政益脩矣。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寔乖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

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國者之急務也。子路識見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爾妄言說有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達于時務也夫為政者惟取今日可以安國治民者而急焉之可也至于父子稱謂之間乃是小節。何關於國之治亂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為先乎。子路之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責之說野哉。仲由何其識見之鄙陋而言詞之粗俗也。夫君子于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俟。考問於汝于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從容辨問。乃率爾妄對。直以為非不亦野哉。夫子蓋將詳示子路以正名之說故先折其粗心深氣如此。

名不正則事不得其序。便是禮物得其和便是樂。措是安置的意思。孔子告子路說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豈故為是之迂哉。蓋以為為政之道必各分先正而後百凡施為皆有條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強為君臣。非父子而強為父子。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狀有碍而言不順矣。言不順則名寔乖錯。言行相違所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則動皆苟且。必狀无序而不和。禮樂如何可具。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于罪。刑罰如何可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所趨避而無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于此。可見大綱。○變為目所繫而固非其固矣。為政者焉得不以正名為先乎。

故君節孔子又告子路說各正名。則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君子之于名也必其稱謂之間皆當其寔而无爽。而後以為名。若不可言者則不敢以為名也。其于言也必其出

之道皆當。子路曰有是哉士之迂也。奚其正。以此為先。子路曰有是哉士之迂也。奚其正。迂為遠於事情言。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為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不順。言不順。則無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諸口者皆可見之行而无窒而後以為言若不可行者則不敢以為言也夫名必可言則名正而言順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而禮樂興而刑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為政凡于言之稱名者務求當其宜无所苟且蓋以是耳蓋一事得則其餘皆得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苟之欲先正名者意正則此子乃反以為迂豈知治林者哉

學稼章句 稼是稼穡播種五穀之事圃是園圃種蔬菜之事小人是識見狹小之人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故謂問于孔子欲學為播種稼穡之事孔子說稼穡之事惟年老的農夫知道吾不如老農子欲學稼穡問之老農可也樊遲以種樹園圃之事比之稼穡為易故又請學為圃孔子說園圃之事惟老年種樹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學圃問之老圃可也夫樊遲再問而夫子再拒如此是不足之意豈可見矣及其既出又責之說小人哉樊須也蓋天下有大人之重有小人之事脩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務農種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遲游于聖門乃不務學為大人而留心于農圃何其識見之淺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責之蓋將勉之以大人之學也上好節情是情寔極負其子是以布裹小兒于背而負之以行也孔子因樊遲之問稼圃既以小人責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曉之說

道小人勞力大人勞心勞力者居下而勞心者居上勞心者修德以倡率于下此天下之大義也如使為上者能好禮而動容周旋皆中其節則民之得于觀瞻者自將儼然畏之誰敢不敬乎能好義而設施措置皆合其宜則民之得于承順者自將帖然守之誰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寔心宜意待人則至誠動物而民亦以寔心寔意應之誰敢不以其情寔歸上者乎能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而化皆將襁負其子而至矣民歸既眾則皆任其作貢以奉其上上雖安享其奉而不為泰也又安用身親為稼穡之事哉此所謂大人之事也樊遲不此之務而願請為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陳无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艰难而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乃鄙之為卜人者蓋人君身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聞故周公倦倦以此為言若幸者所志當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比于農圃之事周孔之言天各有所當也

誦詩章句 誦是讀詩三百是詩經三百篇授之以政是與之以立而使其行政達是通曉使于四方是將君之命出使于他國專對是自已意應對諸侯不煩指授也系字解做何字以是出為是誦謂孔子誦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故讀之者亦達于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也多所諷諭而不直率故讀之者必長于言若有人焉讀詩三百篇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務而漫不知所故施出使于四方而不能自為應對則是徒有記誦之勤令无心得之益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讀者同矣所以說雖多亦奚以為蓋旁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誦口耳之學而已何足貴哉朕不止三百篇為賦犬比經書所載莫非經世之曲脩齊治平之理

而已矣 程子曰言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

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夫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 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 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 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

誦詩章句 誦是讀詩三百是詩經三百篇授之以政是與之以立而使其行政達是通曉使于四方是將君之命出使于他國專對是自已意應對諸侯不煩指授也系字解做何字以是出為是誦謂孔子誦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故讀之者亦達于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也多所諷諭而不直率故讀之者必長于言若有人焉讀詩三百篇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務而漫不知所故施出使于四方而不能自為應對則是徒有記誦之勤令无心得之益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讀者同矣所以說雖多亦奚以為蓋旁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誦口耳之學而已何足貴哉朕不止三百篇為賦犬比經書所載莫非經世之曲脩齊治平之理

備在其中。讀者須逐一體驗而推行之。乃為有益。不厭則是求多。聞而不能建事。李古訓而不能有獲。雖多亦无用矣。善孝者不可不知所究心乎。

其身章。○今是教戒孔子說上之道。以言不。以言若使倫理。不盡言動。無不謹。浮聲美色。不以亂其聰明。便變諛佞。不以惑其心志。則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雖不待教。令以驅使之。而自厭。善敏德。無敢有違背者。若其身不正。倫理不能盡言。動不能謹。善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教令諄切。使之為善。亦有不從者矣。蓋上之一身。下所視效。不能正已。焉能正人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求端于身哉。

魯衛章。○孔子說魯乃周公之後。衛乃康叔之後。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魯則三家僭竊。而公室微。以衛則不父其父。而禍其祖。紀綱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衰亂之適相類也。蓋夫子思濟二國之亂。以反之治。而時不我用。力不能挽。故徒付之慨嘆如此。

子謂章。○公子荆是衛大夫。居室是處。家合是聚。合完是備。備美是精。美三。個苟字。是輕且粗。畧的意思。孔子說人之嗜欲。無涯則其貪求。無厭。若衛公子荆之處。家可謂善矣。蓋公子荆先貧後富。乃其貧時。居室服食之類。草七粗具而已。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有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聚矣。推其心。使其止于。始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望矣。既而漸七少有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備。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

其止于少。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後饒裕充足。雖到富有的時節。朕未必至于精美。彼則曰。吾今以苟且精美矣。惟其心。蓋不啻尺美極備。而無以復加矣。是則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見其趨處而安。而無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其所欲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賢矣哉。夫抵人之處。世莫病于貪求。莫貴于知足。子荆當始有之時。不慕以存。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非其心清欲寡。不以外物累其中者。詎能之乎。故孔子賢之。謂其近于道也。

子適衛。○適字解。做往字。用有是孔子弟子。僕是御車。庶是眾多的意思。昔者孔子周流四方。行到衛國。時有為孔子御車而行。孔子看見那百姓。每眾多因嘆說。眾矣哉。此衛國之民也。再自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朕不知既庶之後。又何以加之。孔子告之說。庶而不富。則生養不遂。終必離散。安能長保其庶乎。必也制為田里。薄賦使百姓。如也。衣食無貧乏之患。則庶者常庶而可以為充實之國矣。這是上者厚生之政。所當加于既庶之後者也。再自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富。庶朕不知既富之後。又何以加之。孔子又告之說。富而不教。則餉餼逸。再爭易起。安能長保其富乎。必也設為學校。教之禮義。使百姓。每孝親敬長。與仁讓之俗。則富不徒富。而可以為有道之國矣。這是下者正德之政。所當加于既富之後者也。聖賢一問答之間。而王道之規模。施為之次第。皆具于此。豈非萬世之法規哉。

苟有章。○暮月。是周一年之小可。是治理可成。是治功成就。昔孔子懷匡世之志。抱經綸之具。而不得試。故感而嘆。當今之世。元用我者。正誠使有人。委我以國政。而用我焉。雖至于周一年之

○專衛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

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制田里。薄賦。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

其能。○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其能。○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月而已。見繁者，禮廢者，興紀綱法度，漸次就理，皆有可觀者矣。若至于三年之久，則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疾惜乎不得少試，而使其徒枉諸空言也。

善人章。善人是天資仁厚的人，勝殘是化殘暴之人。去殺是不用刑戮，孔子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代相繼，至于百年之久，則世德積久，和氣薰蒸，亦可以化殘暴之火，使之同歸于善。不用刑殺而天下自治矣。古語如此，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凡民之心，有善無惡，其所以放僻邪侈而陷于刑辟者，豈無仁義之良哉？惟上之人尤以感之，正善人為政，雖未必德業全備，禮樂修明，以其一念醇厚之心，積之而化，使刑措不用，但須先後相承，連以歲月耳。若夫聖人之治天下，何待百年其效亦宜至此而已哉。

如有章。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為一世。仁是教化，浹洽孔子說善人為邦百年，僅可以勝殘去殺，不過小康之國而已。若乃至治之世，仁恩溥洽，教化浹洽，天下之大，如人一身，血氣周流，無不貫徹，才叫做信今明土，不作民之不被其澤。久矣，如有聖人受命而起，欲納天下于同仁之域，恐亦未可虛期其效。必是積之以漸，仁心仁政，涵育薰陶，至于三十年之久，朕後，深仁厚澤，浹于肌膚，滲于骨髓，天下之人，皆涵濡于德化之內，而相忘于熙皞之天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此可見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蓋惟唐虞之世，邦時雍成周之宇宙太和，可以語此願治者，當知所從事之矣。

何正章。從事是為大夫而從事于政治，孔子說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于正身，苟能居仁由義，動遵禮法，先自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其于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哉！若立身行已，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矣，則儀表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

退朝章。朝是齊大夫季氏私家之朝，晏是晚政，是國政事自家事以是用古者大夫雖致，注猶得與聞國政者，冉子為季氏宰，朝于季氏而退，來見孔子，孔子問說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冉子對說適有國政相與商議，所以來遲。孔子說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政，則我舊日曾為大夫，雖已致仕不用於禮，猶得與聞之。今既不聞，則非魯國之政明矣。是時季氏專魯，其于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夫子陽為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欲孔子之意深矣。
文德皇太后既在帝中，作層現以望昭陵，引徽同升徽，皇親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微曰：臣以為陛下空就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歎，視微傳。
定公章。定公是魯君，幾是期必的意思，魯定公問于孔子說：為治有要，不在多言，要的一言一語，便可以興起國家，果有之乎？孔子對說：與邦大功也。一言之微，便未可若是，而必期其效，狀亦有之。今時人有句話說：道為君難，為臣不易。夫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已，若無得為者，殊不知言之難。上焉天命去留所係，下焉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貽禍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無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讓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諸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劣之患為君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處若可勝為者殊
不知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疑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
君之道少虧則有瘕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曠職之愆為臣
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固無望于其言耳誠
使真知為君之難而兢兢以盡之則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
民則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修職業以共
盡克艱之責如此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上天命
于是乎眷祐而下人心于是乎愛戴國家之興焉可必矣朕則為
君難一言不幾乎為與邦之明訓乎吾君有志于與邦亦于斯言
加之意而已

喪邦也定公又問說一言與邦既聞之矣若說一句言語便可以
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說喪邦六禍也一言之問便未可
若是而必期其禍朕亦有之乎今時人有言說道我不是喜樂為君
只是為君時隨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
也時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吾臣從固無敢有違者朕也看君
之所言何如也其所言而善有益于生民有利於社稷朕臣下每
都依着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豈不是好
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于生民有損于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
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為之危而國不可以為國
矣朕則唯言莫違之一言豈不可期于喪邦乎夫邦之與亡非細
故也而皆始于一言大矣所謂一人定國一言僨事意亦如此人
君審其所以與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命而長守其社稷矣

樂公問政曰葉公是楚大夫葉公問政于孔子孔子說為政之道在
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其澤而喜悅遠者聞其風而來歸則
為政之道得矣人心至愚而神苟非有實心實政足以感人而
欲以驩虞小術違道于堦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况其遠者乎此
蓋夫子言外之意也

葉公問政曰葉公是魯邑述是急述小利是小小便宜遠是遠述昔
者子夏為魯父邑宰問政于孔子孔子說為政之要有三躁急之
人方為其事而遠責其效這是欲速之弊子之為政必須推行有
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狃于淺近而昧于遠大這
是見小之弊子之為政必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為
得計也蓋政以能達為貴朕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若欲速則求
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也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
以大成為期所志者大則小者有所勿顧也若見小利則其心已
足而無遠慮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夫
孔子夏素有近小之病故孔子以此教之其意為政之道不外乎
此矣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
一昔之間。未可以如此而
必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其效。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喪邦乎。為。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取
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
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
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
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葉公問政。
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
其風則來。然必近者。○子夏為魯父宰問政。
說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為魯父宰問政。
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葉公魯邑名。欲事之
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說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
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

此矣。○葉公魯邑。述是急述小利是小小便宜遠是遠述昔
者子夏為魯父邑宰問政于孔子孔子說為政之要有三躁急之
人方為其事而遠責其效這是欲速之弊子之為政必須推行有
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狃于淺近而昧于遠大這
是見小之弊子之為政必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為
得計也蓋政以能達為貴朕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若欲速則求
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也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
以大成為期所志者大則小者有所勿顧也若見小利則其心已
足而無遠慮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夫
孔子夏素有近小之病故孔子以此教之其意為政之道不外乎
此矣

吾黨章○党是鄉党直躬是有身而行者據是竊盜証是証明昔楚大夫葉公與孔子說道吾鄉党之中有直身而行无所私曲的人其父盜人之羊而巳為之子乃從而証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孔子說我鄉党中亦有直身而行者與此不同子有過也而父為之隱不使聞之于人父有過也而子為之隱不使聞之于人父子相隱雖不得為直然于天理為順于人情為安迹雖在而理則直雖不求為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證則于天理人情兩有所垂豈得為直乎此可見道不遠于人情事必求夫當理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為高流俗之所慕而聖人之所不取也後世論道與論人者宜以孔子之言為準

居處章○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則于外者敬是恭之主于中者忠是盡心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華是舍去的意思樊遲問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告之說仁具于心本體事而無所不在故為仁之道須隨事而斂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間不覺間居即是應事不為是應事便是接人若此心有存即失其本心之理而不足以為仁矣故必靜而居處便便敬恭恭莊而不敢懈慢則心存于居處之時矣動而應事便要肅敬敬謹而不敢怠忽則心存于執事之時矣以至與人相處又要忠實而不敢欺詐則心存于與人之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必須以此三者奉為服膺而無須臾之違不但安常處順之時為然雖到那夷狄患難之中居處也是這般樣恭執事也是這般樣敬與人也是這般樣忠確然固守而不可棄失則此心無往不存將至于全体不怠而渾然天理之周流天豈非為仁之道乎

何如意○耻是羞耻也石是石之堅確也小人是易量淺隘的人非為惡之小人也斗筭是器名所容不多何足算是說不足數昔子貢問于孔子說民生有四士為之首士之名亦難稱矣必何如狀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節行乃立身之本本器為用也必其若于行已之間以道義為大閑凡非義之事皆羞耻而不為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于四方則又應對諸侯隨機達變不至辱了君命是其志既有所不為而其本又足以有為若此者始可以謂之士也子貢又問說全才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求備亦有次于此而可以稱為士者乎孔子說士固以才行相兼為貴狀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為次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人之品類不同一節非无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稱為士者乎孔子說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狀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固執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于信所行者不問其事之可與而必期于果是乃識量淺狹也狀堅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雖充足而亦不害其為自守之固抑亦可以為又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嘆息而鄙之說道此鄙細瑣之徒譬如斗筭小器所容無幾何是置之議論哉此可見論士以才德為準而取人以德行爲先苟有其行則雖碎也之小人猶為聖門之所不棄不狀則市井无行之

之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警殺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樊遲問仁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於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益恭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

故為之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硜耕反○果必行也硜小

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其行則雖碎也之小人猶為聖門之所不棄不狀則市井无行之

徒雖有小本不可以稱為士矣有用人之責者宜致辨于斯

不得章○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无過不及中道而行者
是傳授狂是有志的人猶是有守的人進取是進而取法乎上有
所不為是不為非礼之事孔子說道以中庸為至若得那无過
及中道而行之士以傳授之固吾之所深願者但中庸之道民
鮮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見之矣朕道不可終无所說下此而
其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夫狂者志大而器于事循者孤介而
于俗皆性稟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蓋天下有一種
的人其行已檢節而不見其過蓋其與人和易而動諸于流俗却
似個中行的模樣狀其識趣凡近而无向上之志考後學而
特立之標這等的人未可以進于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于
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過往之志則有騷乎不可
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礼之事斷然不為雖其知有所未及
而能守之節則有皎乎不可以少濫者吾于是因其志節而
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為寬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
通達以擴其不為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之
托庶幾其有望乎若夫謹厚拘守之士非吾之所願與者矣

南人章○南人是南國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祀鬼的人醫是
行醫的人承是進占是占卜孔子說南國之人有常言說道凡人
之處已處人皆當有恒久之心者使人而无恒處事則成作或輟

而有始无終處人則一反一覆而多變難測這等的人雖巫醫
役亦不可以為蓋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則誠意不足而神必不享
醫所以寄死生不恒則術業不精而醫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
雖常言是有至理不亦善乎朕不獨南人有此言易經中恒卦九
三爻辭也說道人而不恒其德則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皆得
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又說道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
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惕朕者悟哉此可見天下
難為之事而人貴有專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則可以為聖賢聖
欠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以幽莽滅裂之心而嘗試焉為天下
事是百為而百不成者也
君子章○和是以道相濟而心无中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務為
同孔子說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
人也同寅協恭而絕无垂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
相害何其和也財雖與人私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
法而不可屈撻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而不肯遷就固未嘗不
問是非而雷同无別也小人之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而每
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党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同也狀外
相同而內寔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
相害固未嘗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可見和之與同亦同而
心異公則為和私則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汚隆之所
係欲進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于斯也
鄉人章○子貢問于孔子說公道每出于眾論今有人焉一鄉
人都道他好果可以為賢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盡善人也而
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汙者乎未可便信其為賢也子貢又問
說正人多忤于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都憎惡他抑可以為賢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符所交反算亦作算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各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意○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偏也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不恒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子曰不占而巳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垂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盡不善人也而皆惡此人安知其非說而
矣俗者亦未可便信其為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乎同而善惡
之分各以其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為賢不如只以鄉人之善者如
之為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為賢不如只以鄉人之不善者如
之為得也蓋善者同乎天理公從而好之是必善其與已同也
不善者同乎私欲今從而惡之是必嫉其與已異也既能取信于
君子又不苟同于小人其為賢也復何疑哉此可見現人之法亦
取其同則詳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行自不能掩欲辨言論
人者尤當以聖賢為準可也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
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
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
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
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
音悅○器
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怒
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
矣○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
子

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潤身是
以內和而外平心廣而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已傲
物而或涉于驕乎小人以才勢自恃是以志得而意滿心高而氣
盛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巴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泰若
有似于驕而有道之氣象與逞欲者自殊驕若有似于泰而負勢
之氣質與循理者迥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可知矣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
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也
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
不至於外○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謝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
謀勉也怡怡和悅也皆于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
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
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
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
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
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
云某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胡 訥

至道直學

論語

卷七子路

九

合者也。以恩合者則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于善。榮之損耶。此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而无一定之用。雖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為德之累也。兼體而時出之。斯善矣。

善人章。○即戒是用之。為兵孔子說善人之道。為莫元儒。故其教民也。存之內者皆寔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寔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振舉。或致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故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殺擊刺之方。積而至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堅執銳。而從事于戎伍之間矣。謂之亦可者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若夫聖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將無敵于天下。豈但可即戎而又何待于七年哉。

以不章。○孔子說兵者死地戰者危事。若平素不曾教民。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義。攻殺擊刺之方。一旦驅之于戰。適足以殺其軀而已。非弃其民而何。此而章。是見兵不可以不慎之意。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所以古之帝王。常于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講武事。設戎器。以備不虞。蓋為此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章。○憲是孔子弟子。姓原。名憲。耻是愧耻。毅是居官的俸祿。原憲問于孔子。說人不可以死耻。不知何者。為可耻之事。孔子告之。說人之可耻者。莫過于死能而苟。諒如邦家有道。明君在上。言所計從。正君子有為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只空吃着俸祿。若邦家无道。上无明君。言不計。不從。雖卷而懷之。可也。乃猶醜顏。是位只空吃着俸祿。君子居其位。則必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今世治而不能有為。世亂而不能隱退。乃徒竊位以素餐。貪得而苟祿。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耻。孰大于是。臣按。原憲為人。獨介其于邦。无道殺之。可耻。蓋已知之。至于齊時行道。

或短于設施之。故夫子兼舉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克伐怨。○原憲又問說。人心至虛。物欲蔽之。好勝者謂之克。自矜者謂之伐。忿恨者謂之怨。貪求者謂之欲。有一于此。皆為心累。若能于此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則人欲既過。天理自存。斯可以為仁矣。孔子說。克伐怨皆人情之易動者。今能制之。而不行。是力足以勝私。剛足以克欲。斯亦可以為難矣。若遂以為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无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則不過強制其情。暫時不發而已。譬之草木。不除其根。復生必復。不滅其源。復燃。倘操持少懈。而先滋滋暗長。而不自覺者。是未可便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徒制其流。夫子之答。是澄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厭退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

任而章。○使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處。孔子說。志于道。則居死求安焉。向也其所志者。大故不暇為。燕安計也。苟于意所便安處。即志也。不能舍。或慎官室器用之美。或懷色貨利之私。則心為形役。而志以物損。是貴必淫。處貧必移。其卑陋甚矣。惡足為士乎。居是危室。世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使故以為意之。公名明。邦有章。○危是峻峭的意思。孫是卑順的意思。孔子說。君子處世。其言行固當一出于正。不可少取以徇人。狀也。須要看時勢。何如。如君明臣良。公道大行。此固邦家有道之時也。則當高峻。其言明。是非辨邪正。而侃然正論之。不屈高峻。其行慎。取與潔。主就而擬。朕勁氣之不回。蓋道與時合。无所顧忌。故言與行俱高。而死害也。若夫君驕臣諂。公道不明。此固邦家无道之時也。當此之時。其行固當仍舊。高峻不可少屈。以失已之常言。則不妨于卑順。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禍。蓋道與時違。不得不為此委曲之。避害耳。此可見。

經進直解

危非直矯
激也直
道非已
孫也遠
朱子已
害也

之類皆當思其作。○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為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思原。穀。祿也。邦有道。不能不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獨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

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別。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子曰。邦有道。危行。危行。無道。危行。孫。行。孫。並去聲。○危。高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

不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子曰。邦有道。危行。危行。無道。危行。孫。行。孫。並去聲。○危。高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

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

行天時而不危。君子守身之節也。言有時而可存，君子保身之智也。亦有國者而使人孫言，以苟容豈國之福也哉。
有德章◎孔子說人有存諸中的是根本，有發諸外的，是枝葉。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則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謂之德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狀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敷之議論，必狀順理成章，而可听是言乃德之符也。若夫有言者，則未必其有德。蓋言一也，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若但听其言而取之，則君子色莊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為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于勇，然心无私曲，則正氣常備。其臨事之際，自狀見義必為，而有勇是勇及仁之發也。若夫有勇者，則未必其有仁。蓋勇一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若但從其勇而觀之，則義理血氣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此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脩者固當知所以移本而觀人者，亦烏可徒取其末哉。
南宮章◎南宮適即南宮容，是有窮困之君，是尹臣寒浞之子。潞舟是陸地行舟，南宮適問于孔子說弄善于射，彘能陸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无有能過者矣。狀一為其亂臣寒浞所殺，一為夏后少康所誅，皆不得正命而命命于水。上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事，以勢言之，亦甚微矣。狀禹親受舜禪而有天下，不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強則舜禹之其也，如彼以弱則禹稷之其也。如此其得失之故安在哉？南宮之問其意甚深，夫子蓋有難言者。故嘿然不答，俟既出而歎美之說道也。俗尚力而不尚德，君子所以難見而知德者鮮矣。今觀適所言進禹稷而退彘，真貴道德而賤權力，則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可知矣。君子哉此人乎！尚德哉此人乎！再言以贊美之，蓋深有味乎其言，且以寓慨世之意也。

論語
卷七
十
不殆。○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相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近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適即南宮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澆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道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入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諝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諝之反，諝時林反。○裨諝以

命是詞，命裨諝等四人都屬大夫，蓋創是造為草草，討是尋究論是議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晉楚之

君子直◎孔子說仁者心之德，心存則仁存，心放則仁失。狀存之甚難，失之甚易，如君子之心，純乎天理，固宜无不仁也。然其心之問心不在焉，則人欲有時而發，天理有時而闕，斷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若夫小人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健存之機，熟縱有天理動之時，亦不勝其私欲，攻取之累矣。豈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小人固當為戒，則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則操存者察之功，豈不可以一時而少備矣。
愛之章◎勞是勞苦，誨是規誦。孔子說天下有甚切之情，則有心至之事。父母于子，有以姑息為愛而驕之者矣，驕則將縱其為惡，自取禍敗。此乃所以害之，非所以愛之也。若慈親之于子，也愛之也，切則其為慮也遠，或苦其心志，或勞其筋骨，其驕奢淫佚之為而責之以憂勤惕勵之事，蓋其心誠望之以為聖賢，故故自不肯以姑息養之，其愛之者，正所以成其愛之，之能勿勞乎？臣之于君，有以承順為忠而諛之者矣，諛則將陷君子於有過，以多誤之。此乃所以戕之，非所以忠之也。若忠臣之事君也，其敬之也至，則為諫也。周或陳說古今，或說時事，不避拂逆，意化顏之罪，而務求其納諫輔德之忱，蓋其心誠望其君以為堯舜，故不自忍以纖瑕取容事之，是諫之者，正所以行其忠也。馬能勿誨乎？大知愛之必勞，則為子不可以憚勞，惟勞非所以自愛也，知忠之必誨，則為君不可以拒諫，惟諫非所以勸忠也。君臣父子貴各盡其道而已。
為命章◎命是詞，命裨諝等四人都屬大夫，蓋創是造為草草，討是尋究論是議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晉楚之

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道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入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諝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諝之反，諝時林反。○裨諝以

命是詞，命裨諝等四人都屬大夫，蓋創是造為草草，討是尋究論是議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晉楚之

命是詞，命裨諝等四人都屬大夫，蓋創是造為草草，討是尋究論是議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晉楚之

命是詞，命裨諝等四人都屬大夫，蓋創是造為草草，討是尋究論是議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晉楚之

問其其能內涵百姓外和諸侯使國家安寧而強大莫敢
侵者以資才衆多而用之又各當其任也試奉一事言之如
乃有同之要務况以小國事大國全賴通商信修睦解紛息爭則
其要者郵傳之爲辭命也以禮讓善謀則使之創爲草履而立
大意狀一人之議見未可以遽定也世叔通商故則使之言
故事而以善理論斷之狀雖經評駁未必多寡適中也又使行人
子羽修飾之而加以筆削焉狀雖經裁制未必詞藻可觀也又使
東里子產潤色之而加以文采焉一詞命而成于四賢之手此所
以詳審精密而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宜或狀四子之賢亦自有
不可及者現其同心共濟譽尤彷彿此不以爲矜所長彼不以爲
形所短非同有他國之誠意忘己之公心者其能若是乎可以爲
人臣事君之法矣

或問章○子產是鄭大夫名公孫僑執鄭國政二十餘年當時以
爲賢故或人問于孔子說子產之爲人何如孔子說子產所鄭國
之政德澤浹洽于國人乃惠愛之人也按子產爲相政尚威厲安
除強梗又錫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近于寡恩厥其心切于愛民
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戒禁令而使人不陷于罪得三年之後國
人歌頌之終子產之身鄭國大治蓋其惠愛之及于民者深矣故
孔子以惠人稱之及子產死孔子爲之垂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西節子西是楚平王之庶長子名申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其資
欲立之子西不許竟立嫡長子壬爲王又能改脩其政以定楚國
當時稱之故或人又問說子西之爲人何如孔子無所可否但應
之說彼彼哉或外之上詞也按楚僭稱王號憑陵周室孔子作春
秋賊王號而稱子以夷狄外之子西雖美不過僭竊之臣耳故曰
彼哉彼哉蓋置資子不足論也

仲節節仲是齊大夫管夷吾人也是說此人也伯氏亦齊大夫
詳是伯氏所封之邑有三百戶蓋大邑也疏食是餽飯及酒是終
身或人又問管仲之爲人何如孔子說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
也齊齊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奪其所封之駟邑三百戶以封管仲
伯氏後采窮約疏食餽飯以至終身曾无怨言夫奪人之有人所
不堪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尤人所不堪乃伯氏安焉終不爲怨
苟非有以深服其心豈能如此現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則管
仲之爲人也按子產子西管仲三人皆春秋名臣然當時議論未
定子產以法度而掩其德受管仲以器小而昧其大功子西以能
讓子產之國而盜一時之名非大才一言以定其人品則子西之
公論凡不自矣此大所以難知而論人者當以聖賢爲準也

貧而章○孔子說貧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驕肆之失此乃人情
之常也若處貧而能安于義命尤所悉尤斯善處貧者也處富而
能收斂謙抑不爲驕肆斯善處富者也狀貧爲地境非心尤現作
而自有所得者必不壞其憂故貧而无怨竟乃人之所難富爲順
境但稍知禮義而守其常分者便可以自制故富而尤驕仇爲人
之所易知无怨之難則人當勉其難知无驕之易則人又豈可忽
其易哉

孟公章○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世卿最稱大家老且家臣
之長滕薛都是小國大夫是任國政之官孔子說人之材器各有
所宜用人者當因材而器使如孟公綽爲人廉靜寡欲而才幹則

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
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
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
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
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
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
侯鮮有敗事孔子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言此蓋善之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避楚國
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
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
爲人可知矣彼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駟邑
三百飯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伯氏齊大夫駟邑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
終身而無怨言昔卿所謂與之書世三且而
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
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木不
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高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
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
夫趙魏晉
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
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
位高責重然則公綽益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諒枉其才而用之則
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

曰字 子與 子與 子與 子與 子與

知本宜于謂而不宜于察者若使德微世家之長就是趙魏大家
他以為之而有餘何也家老之賦雅在當謹以率領群衆而已公
綽之廉靜寡欲固優于此也若使他做大夫就是賤賤小同下所
不可何也大夫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無治亂之才者不能公綽短
于才則固不足以办此矣夫一孟公綽也以爲家老則趙魏且優
况小于趙魏者乎以爲大夫則賤賤且不可况大于滕薛者乎可
見任當其才皆可奏功用違其器是足值事用人者善任之誠也

成人章成人是完主成就的人臧武仲是魯大夫名統公綽節
孟公綽不欲是廉潔充下莊子是下邑大夫力能刺虎再求其
孔子門人再有執是多才能上路問于孔子說久以一身參于三
木必何如狀後可以爲全人而立于天地間乎孔子說人之資稟
庸常者多高明者少或雖有高明之資而不知道往也微于
氣稟之賦而局于偏長之日此世所以无全人也若是臧武仲之
智識精明孟公綽之廉靜寡欲下莊子之勇敢有爲冉有之多才
多統其資稟才性固有大過人者矣又能各就所長而節之以禮
去其過中失正之病和之以兼濟其氣稟駁雜之疵則智足以旁
理而不流于苛察愚足以存心而不失于矯矜勇足以力行而不
蔽于血氣耗足以洗應而不傷于便巧譬之美玉而又加以磨琢
良金而又加以磨煉斯可以爲成人矣惜乎四子未能也蓋子路
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孝問之功耳故夫子以此勉之也

今之節曰字還是孔子說危是危難授命是捨了性命久要舊約
約平生是平日孔子既答了路之問又說道吾所謂成人者目人
道之備者言之也若夫今之所謂成人者亦何必如此但能見利
思義而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與人有約雖經
歲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日之言有是忠信之寔如此則雖才
祿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又因子路之所
可能者而告之也

子問章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是衛人厥是若其多
而惡之的意思昔衛大夫公叔文子是個簡默廉潔的人故當器
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聞而疑焉乃問于衛人公明賈說人
說汝夫子平日通不說話不喜笑又一毫无取于人信有之乎公
明賈對說言笑取予乃吾人處已接物之常豈有全朕不言不笑

孔子之用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
人可知矣

知公綽之不欲也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之

以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

夫名統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
則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
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
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彼偏倚駁雜
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
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
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
字者已

然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
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
雖其不知禮樂存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
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
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
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
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
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
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
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
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
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
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
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
之固矣未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
公孫枝也公明賈

公孫枝也公明賈

不取者此殆言者之過也蓋多言的人則人厭其言吾夫子非不言也但時可以言而後言不安發必當理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苟笑的人則人厭其笑吾夫子非不笑也但得其正而後笑一嘖一笑不輕與人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笑也妄取的人則人厭其取吾夫子非不取也但義所當得而後取苟非其義即却而不受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夫時人之論文子固為不情之言而公明賈至以時中稱之尤為過情之譽故夫子疑而詰之說道波謂汝夫子時言樂笑義取其果朕乎朕此非義理充溢于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汝夫子豈真能朕乎夫不直言其非而但致其疑信之詞如此聖人與人為善之心含然忠厚之道也

臧武仲臧武仲是魯大夫臧孫紇防是武仲所封之邑要是自掖而求武仲得罪于魯出奔于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請止臧氏之後于魯而後去孔子即其事而誅其心說道臧武仲既以得罪出奔雖欲請後只宜使人陳詞于魯以所處不當又入防以請推其心以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矣是蓋挾不逞之心而劫之不得不從之接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夫大臣之罪莫大于要君武仲之所以敢為此者亦以魯君失政故耳使魯之紀綱正法度舉彼武仲者其敢蹈不軌之誅乎尚治者慎鑒于斯

晉文重耳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謫是詭譎與正相反孔子說齊桓晉文相繼為諸侯之長當時雖稱為二霸狀文非桓比也蓋文公為人專尚詐力不由正道是謫而不正者桓公則猶知正道不尚詐謀是正而不謫者即如伐楚一事文公欲解宋圍乃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携楚不能聲罪致討只以陰謀取勝而巳若桓公伐楚則以王祭不供而聲其罪又退師召陵而許其盟名正言順舉動光明此桓之所以優于文也二公他事亦多類此其優劣判然矣朕夫子亦就一公之事論之耳推其心則皆假借仁義同歸于謫而已其于王者之道豈可同日而語哉

桓公章公子糾是齊桓公之弟齊有襄公之亂桓公出奔于莒忽管仲奉子糾奔魯以與桓公爭正桓公既返國使魯殺子糾而縛管仲以與齊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既至桓公釋其縛用以為相九字春秋傳作糾是管仲的意思下路問說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致命而死下義得矣彼管仲者同為子糾之臣乃死不然而反臣事桓公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豈得為仁乎孔子曰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天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子曰晉文公謫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謫古欠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謫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加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謫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鞠反召音

糾居鞠反召音○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稽古者當論其世論人者勿求其全彼桓公當王室微弱夷狄交侵之時方能糾合列國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且又不假兵車之力殺伐之威只是仗大義以率之昭大信以之而諸侯莫不服從若是者皆管仲輔相之力也使桓公不得管仲則王室日卑夷狄益橫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為心今觀管仲之功其大如此則世之言仁者孰有如管仲者乎孰有如管仲者乎殆本可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按齊世家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弟奪兄于義已悖是以忽之于糾雖有可死之義而仲之與桓亦无不可仕之理况寔有可稱之功彰如如是聖人叔衡而折衷之其義精矣

管仲竟霸諸侯是為諸侯之長匡是正微字解做无字在是衣袷被髮左衽是夷狄之俗諒是小信自經是自縊昔子貢問于孔子說管仲之為人其非仁者與當桓公殺公子糾之時仲為子糾之臣義當有死无二彼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為之相其君事仇忍心害理如此是豈仁者之所為乎孔子答說子徒知管仲之過而不知管仲之功自周之東遷王室微弱夷狄縱橫天下日入于乱矣幸而有管仲者輔桓公為諸侯之長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乱于是正非特當時賴之至于今吾民猶得以

享安寧之福者皆仲之賜也使无管仲則中華之地將淪為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尚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夫管仲之功如此則其不死亦何不可之有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守一己之心信而忘終身之遠隨意氣感激即自縊于溝瀆之中而竟无聞于天下後世者哉是可見象傑之正將建不世之大功則不拘于身之小節朕此不可以常理論常情測也波管仲之可以无死賢如由賜尚或疑之非聖孰能定其論哉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桓公下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子曰桓公允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種澤及人則存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審反○霸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袷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白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專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凡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專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子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公叔意公。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其後。諡為貞惠。文子公是公朝昔衛之大夫有名。侯者先為公叔文子家臣。文子因其賢。遂荐之于君。而與已為同僚。天子聞此事。而稱美之。說謂諡法文之一字。最為美。非其平生有才德美行。不足以當之。公叔之得諡。為文。我國不知其他。朕只就這一件。現之。是即可為文矣。夫知賢而能存明也。拔之。家臣之職。而升之。公朝之間。公也。惟知為國用賢。不嫌名位之逼也。寧而三善備焉。諡之曰文。夫何難乎。按臧文仲不葺柳下惠。則夫子訊其為。位公叔文子。尊家臣。則夫子稱其可為。交是可見存賢為國。乃人臣之盛節。以人事君者所當知也。

子言。意康子是魯大夫季康子。昔孔子在魯。曾談及衛靈公无道之事。蓋其變倫不序。綱紀不張。在當時諸侯中。最為失德。故夫子言之。季康子因問說人君有道則興。无道則亡。衛靈公既无道。如此何故能終保其位。而不至于發亡。孔子答說。公雖是无道。朕却有件好。他平生最善用。人如仲叔圍。長于言語。也。則用之以接待賓客。應對諸侯。祝饒。執事。禮文者也。則用之。管宗廟。祭。祀之事。孫賈。長于武事者也。則用之以治軍旅。居將帥之任。夫治宗廟。得其人。則朝聘往來。无失。禮。平。隣。國。而不至。廢。廢。召。禍。為。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矣。這三件。乃國之大事。皆擇人以任之。而用之。又各當其才。此所以內外咸理。而國家可保也。靈公雖无道。何由便至于喪亡哉。人衛靈公以无道之君。得人而任之。尚可以保國。况于有道之世。知天下之賢才。而善用之乎。所以說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人主在社稷。則百官知急親賢。

○公叔文子之僕與文子同升諸

也。○子圍之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

可以為文矣。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

氏曰。家臣之職。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

善焉。知人也。忘已也。事君也。○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

鮒治宗廟。主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鮒。孫賈。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

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

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

為務矣。○孔子曰。其言不怍。則為之

其言不怍。是慚愧孔子說。凡人放言易。行難。故躬行君子。每謂

人考其所行。必不能相顧。伏妄言以欺人耳。其為之也。不亦難乎。

所以君子貴夫寔勝。而听言者。又當現其行也。

陳成子。陳成子是齊大夫。陳恒簡公是齊君。名王。討是與。食以討

其罪。三子是魯三家。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孔子嘗為大夫時。已

致仕。故謙言從大夫之後。昔齊大夫陳成子。平日厚施于國。以邀

人心。有篡奪之意。簡公惡之。使其臣闔止。闔之。成子遂殺闔。止。而

弑簡公。此時孔子雖已致仕。居家猶沐浴齋戒。而朝告于魯。公

說道。陳恒不道。已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

誅之。者。請君與兵以討之。當時魯國政事。都是孟孫叔孫季孫三

家專擅。哀公不得自由。以答說你去與三子計議。何如。孔子出而

說道。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我今雖不在位。朕嘗從大夫之後。此等

大罪。不敢不以告聞。亦以行吾義而已。君乃不能自余而使。我曰

告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復其君者。也。

○子曰。其言不怍。則為之

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

也。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

名王。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

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

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

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死鄰

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

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

也。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

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

也。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

之三節之字解做往字孔子奉君命而往三子之家告以討賊之義彼三子者素有无君之心寔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以為不可意以齊強魯弱勢不相敵臣他國的事于我何與與通臣為黨故以討賊為非也夫子乃應之說道越君乃齊之大吏討賊寔魯之大義吾之所以來告者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三子以為不可又獨何心哉夫子此言所以傷其臣者至矣按此言所記齊簡公魯哀公皆衰世昏庸之君不足道者亦可見人在當獨攬乾綱深防禍本不可使威福下移而奸邪有替踰之漸矣可使事權去已而紀綱有變替之憂狀後君臣相安而國家永保矣圖治者尚鑒于茲

事君違犯是犯顏諫諍子路問說人臣事君之道當何如孔子之說臣之于君有匡弼之責君有過必當盡言以諫諍雖至于冒犯威嚴亦有不吝自己者朕須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由是以進言于君雖仇讐之言論犯顏色其罪譴而不顧而其一念忠愛之誠寔有溢于言詞之外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純臣也已若外沽強諫之名而內无納諫之實意徒避不言之責而故為不切之虛談是欺也非忠也臣而欺君其罪可勝誅乎蓋子路剛直敢言不思其不能犯患其无忠愛之誠耳故孔子以是勉之狀勿欺在下臣而納諫係于君大舜舍已從人

問一善言即從之若决江河惟求有裨于君德有利于國家耳何必問于心之誠與不誠乎此又在在上者所當知也
上達意達是通透的意思孔子說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始焉不過一念之少殊終焉遂至迥向之迥絕何以言之天理本自高明此君子凡有所為都只循着天理而行故其心志清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漸至于為聖為賢而達位乎天德譬之登山者一步高一步低日進下高明矣豈非上達者乎人欲本自汗下也小人凡有所為都是一副私欲故其心氣昏昧物欲牽引良心則日以喪失邪行則日以滋肆漸至于為愚為不肖而與禽獸不遠譬之鑿井者一步低一步將日流于汗下而已豈非下達者乎欲脫凡近以遊高明者當知所擇矣
古之意為已欲得之于已為人欲見知于人孔子說古今人所李之事雖同而其用心則異古之李者其從事者與今同也狀李問思辨只為道未明也而致也焉以明其道躬躬躬行只為德未立也而致也焉以進其德所知者性分之固有所有為者散分之當狀惟求其在我而已所以說古之李者為已今之李者其從事若與古同也狀李問思辨未必其明道者何如而致也欲求知于人飭躬勵行未必其進德者何如而致也欲求知于世惟恐人之不知而已所以說今之李者為人為己者雖事于內而存諸中者形諸外其終自至于成物為人者雖心存於外而虛聲隆者寔德病其終併至于喪也李者不可不知省也
伯玉章適伯玉是備之賢大夫名瑗使是差人皆孔子堂至處主于衛大夫適伯玉之家既而反魯伯玉差人來問候孔子孔子啟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于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諍 ○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己者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適伯

玉使人於孔子 夫名瑗孔子居衛嘗王於其家既而反魯故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伯玉之不以者
伯玉之不以者
伯玉之不以者

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問之說道尔夫子退而在家幹些其事使者對說人不能無過而貴于能寡我主人之心時常戰戰兢兢省身克己欲其言皆順理而寡尤行皆合宜而寡悔他人欲難于淨盡天理唯于純全恒以為至問功疏未免于有過此則我主人之所為也使者之言雖愈自卑而伯玉好李力行之美自有難掩者蓋亦善為說辭者矣故夫子于其既出而稱之說道斯人也其真可謂使者乎其真可謂使者乎重言而嘆美之蓋欲以彰其德也夫天下之義理无穷人心之出入靡定故寡過未能非使者為伯玉謙詞乃真寔語也堯舜禹之授受以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見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而成德者善學者宜加意焉

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其位不謀其政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

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

道者章憂是憂慮感是疑惑俱是悲懼自道是自家說自家的事言道其是也昔孔子以至聖之德而常懷望道未見之心說道君子之道有三件反之于我一件也不能三者何曰仁曰智曰勇是也仁則心德渾全而私欲淨盡此乃通得喪皆不足以累其心故不憂勇則浩賦之氣至大至剛以之決大疑任大事自勇能而無足以動其心故不懼此三者皆君子之全體而我之所未能者也夫孔子道全德備其于三者皆已各盡其極而時出之皆復有所未能者乎故子貢聞其言而嘆說此乃夫子自言其定有者知是耳而乃以為未能蓋聖不自聖之心也夫抵聖人深見義理之元窮其自視常以為不足故聖而益聖有志于希聖者當知所惕勵矣

有餘之詞○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如此○子貢方人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天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屢言之其丁

不逆待也
不待也
不待也
不待也
不待也

詐是欺詐不信是不定柳是反語詞先覺是尤心而自狀知覺
子說人之于己未必有欺詐之事也而先意以料之叫做逆詐人
之于己未必有不信之心也而先意以料之叫做逆詐人
有心防人固有幸而中者亦有誣而枉者非誠心幸物之適也
雖不為意逆而人或得以欺之則忠厚太過甘受人購亦不足為
賢也惟下人之詐者不必先意以迎之于人之不信者亦不先意
以度之而其詐與不信者之情偽自能先知之而不為所眩斯則
虛以應物知能通微之明鏡雖未嘗存心以索賤而人之美惡
妍媸自無遁形是乃可謂之賢也已蓋多疑生于不明而明者自
无所疑逆詐不信皆由不明故耳至明之人物至即知孰得而
欺之乎朕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請李親賢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
未免為物所蔽欲以坐照天下亦未易能也此又事心者所當知
微生章微生畝是當時的隱士蓋年高有德之人也栖也依也
不捨的意思依是便依疾是惡固是執一不通的意思昔孔子周
流列國欲行其道而人皆不能用之有隱士微生畝者說之說道
孔丘我只見你今日之齊昨日之魯人不知知則亦可以也矣何
故這等柄口朕依志不捨欬夫世之依人則務為口給以希世取
寵你今所為尤乃為依以求用于世乎孔子答曰君子立身行己
自有法度且豈敢為依人之事但以世道汚濁晚固在人而康濟
民物當有所寄若是守拘滯之見以體為高味交通之宜果于忘
世則執一不通的人又我之所惡者也其所以柄口朕而不能忘
情于斯世蓋以此耳豈敢為依哉蓋微生畝是齒德俱尊的人何
其所見偏執故聖人對之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驥不意驥是良馬之名德指馬之調習馴良說孔子說君子之所

寧之意亦
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
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與人之情偽
自然先覺乃為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
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
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
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
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
子而辭甚佞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
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
禮恭而言直如此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以見稱于世者不徒以其有可用之才以其有可貴之德也譬如
馬中有驥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不徒以其有馳驟之力以其有馴
良之德也蓋馬之任重致遠者存乎力朕使雖有力而不免于蹄
齧難于控御則亦凡品而已何得為驥乎人雖有才而苟无其德
是亦小人而已何得為君子乎故人不可徒恃其才而不修其德
現人者論其才而又當考其德也
以德章或人問于孔子說人惟恐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心曰
君子人之有仇怨于我者我皆忘其怨而惟以恩德報之何如孔
子說附恩報怨也是入道之常稱物于施乃為事理之當人有怨
于我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將何以報之矣此于
情理乖謬甚矣必也于人之有怨于我者我則不計其怨而愛憎
取舍一惟以直道處之使其人之可愛可取我則不以其私怨
而昧其誼善之公心使其人之當怨當弃也我亦不避私嫌而發
夫除惡之公典這是以直報怨若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則必以德
酌之大而稍軀以漸報小而一飯之不忘雖其爭有委曲周情屈
法從厚者若于直道有背而探之天理人情則亦未為過也這
以德報德如是而報施之間庶為得其平乎夫現或人之言非不
近厚而反不得其平聖人之論既得其平而亦未嘗不尊誠以衡
萬事者之準也
莫我章義理有本末精粗從下面李起才得到上面所以說下李
上遠昔孔子道高德厚不求人知當時亦罕有知之者故發嘆說
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天子貢問說夫子之道德高厚如此何故人
都不知夫子孔子答說人之李問惟是高世絕俗與眾不同乃可
以致人之知若我則无是也如窮通得喪係于天者我雖不合于

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尹氏曰驥
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
奚足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
尚哉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
也 子曰何以報德 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
將何以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
報之也 以直報怨 憎取舍一以至
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
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
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
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
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
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
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
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
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歎 子貢曰何
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

夫未嘗怨天用舍予奪係于人者我雖不合于人未嘗尤人只是反已自修循序漸進如義理有本末精粗我只在下面這一層著實用功使功深力到將上面這一層漸次通達譬如登山約只由卑以至高如行路的必自近以及遠這不過戲分之當為進修之常事无以其異于人何足以致人之知哉惟是心存為已仰不愧天或者上天于冥之中能知我耳所以說知我者其天乎蓋其言其必不見知于人也夫聖人盡性至命與天合一其德得之妙真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朕下季上達之一言乃萬世學者之準則人于可知可能者逐一請求則于難知難能者自朕通達固不當躡等而進亦不可畏難而止也有志聖學者宜究心焉

此指其中人不及知而天知之妙也
若有欲契須在求求未不但已也如日子問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
此字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在事中心不在理外

公伯寮公伯寮是魯人想是謠譖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孫說殺人而陳其尸叫做陳尸昔子路方仕于魯為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者乃諛愬之于季孫而季孫信之子服景伯心懷不平因以其事告于孔子說季孫之子子路固因公伯寮之言而有疑心矣諛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尸于市朝以明子路之誣而報其怨夫子以為何如

道之歸孔子因于服景伯欲誅公伯寮乃以理曉之說道士君子之心非不欲行其道于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廢寔有非人所能為者使其道之將行則動見遇合事也如意是乃命之通也固非人之所能使也其將廢則動見阻滯事也違心是乃命之窮也亦非人之所能也夫道之興廢皆由于命如此今仲由之或用或舍固自有命存焉使其命該亨通雖有謗言何畏若使謗說得行則亦命之窮耳於公伯寮何尤乎吾子固不必深憾而欲誅之矣按聖人子得夫利害之際唯義是安本不待決之于命而後泰然也其言命者特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朕所謂不怨天不尤人者即此可見其一端矣

賢者真孔子說賢者之心未嘗不欲有為于天下朕時不可為則不得不高蹈遠舉避而去之故有見世之无道即隱居不仕而終身以避世者矣其次有見此邦无道去而之他邦者謂之避地其次有見君之禮貌既表而去者謂之避色其次有因君之議論不合而去者謂之避言此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世有此人道之衰可知矣

作者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以實之則鑿矣

論語

卷七

十九

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怨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元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子固有感志於公伯寮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論伯字魯大夫

君子相時而動。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彼孔氏者，既已知時，學之不可為，即卷而懷之可也。乃猶違之焉，奔走四方，必欲有為于天下，其亦不智甚矣。子所以從者，得非此人乎？蓋孔子之不隱也，天長門之言蓋亦士君子進退之常，但聖人道高德大，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特時君不能用耳。此又非長門之所知也。

擊磬節荷字解作担字，蓋是草器。昔孔子處春秋衰亂之世，而其康濟天下之心，有不能一日忘者。時在衛國，偶狀擊磬，以寓其憂世之心。適有一隱士擔着草器，行過孔子之門，聞磬聲而知之，說道有心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哀樂之感，每託之樂音以宣其意。夫子憂世之志，寓于磬聲之中，隱士賢者，故能察言而識其心也。

既而節磬，是小石之擊，確者深則厲，二句是衛風龜有苦葉之詩，帶衣涉水，叫做履寒，衣涉水叫做揭。昔荷簣，謂孔子之擊磬，既嘆其為有心，乃又詆之說道斯人也。鄙哉磬也乎！何其卑確尚就而不達夫時宜也。夫君子相時而動，智者見幾而作，今世莫我知，道與時違，則亦惟潔身以去，亂而已。何為周流四方可止而不止乎？現諸衛風之詩，說道元徒涉水者，遇着水深之處，則穿差下体之衣，而過之，遇着水淺之處，則揭起下体之衣，而過之。夫涉水者，必視其水之淺深，以為履揭，則君子處世當視其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今斯人也，世不見知，猶稱也，狀而不止，是深不知履淺，不知揭矣。豈不鄙哉其磬也乎！荷簣之說，孔子如此，定不知聖人之心者矣。

孔子聞荷簣之言而嘆之，說斯人之言，何其果于忘世哉！夫君子之欲行其道于天下，非以為利也，將以救世也。若以要譽，其一身委而去之，亦有何難。狀則荷簣者，之果我非不能為，有不忍為耳。蓋聖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時之閉塞而廢生物之心，聖人亦不以時之衰亂而忘行道之志。誠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非得已也。彼其荷簣之流，何足知之！

書云：章。書是商書說命篇。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字當，作梁。問是天子居喪之處，摠已。是摠，摠王。我，家宰。是家臣之長。昔子張問于孔子說商書說命篇，說商王高宗武丁，居其父小乙之喪三年，不親政事，不發言語。夫人君一日，萬幾，若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乎？不識此書之旨，果何謂也？孔子說親喪乃人子之大變，哀慕乃人子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狀，自古為君的都是如此考之。古禮君薨，則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事，不發號令，百官各摠，摠已。我以所處分子家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家宰，呼托則嗣君雖三年不言，何憂國之說哉？狀托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心之臣，而後可使百官摠已。以所荷非其人，又不恭嗣君躬親所贊，以守先業之為大孝，故古今異時，宜此禮之不行于後世也。

上好禮。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孔子說有國者常患民之難使，使民之難使，由其不知禮耳。蓋禮所以別尊卑，辨上下，其節文度數之制，至嚴至肅，若為上的心誠好之，修之于身，而視所言動必

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袍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

也。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

曰有心哉擊磬乎。荷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既而曰鄙哉磬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磬，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

則揭。例反。○磬，石聲，亦專確之音，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龜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

聖人子曰果哉求之難矣。果，哉，難其言而嘆之。宦。子曰：果哉，求之難矣。世也，末無也，聖人之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

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

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犬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

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

以禮達之于政而教訓正俗必以禮則等威辨而紀綱振那百姓每都安分循理而无敢抗違不假刑驅勢迫而趨事赴工之恐後矣豈不易使乎若上之人先自畏拘險而棄簡敬則下皆化之而僭踰凌迫固其所也豈民之唯治哉所以說禮達而分定有天下者所宜深念也

君子章○病是有歉于心的意思了路問說人必何如而後可以為君子孔子告之說人之為者不外乎一心而已能莊敬則此心惕勵而日進高明才安肆則此心放逸而日流于汚下必須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使戒慎恐懼之心无時而少懈則身无不修而德无不成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此而已子路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于此而已乎蓋以為永足也孔子說這敬不但可以成身乃人已合一之理誠能敬以脩己而至于充積之盛則已而物格此感彼通雖堆之而至安人者亦不外是矣子路又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于此而已乎蓋猶以為永足也孔子說這敬不但可以安人乃天下為公之理誠能敬以修己而至于充積之盛則處而不常感而不通雖極之而至安百姓者亦不外是矣夫功則天下安自難言易言哉雖堯舜至聖以致明溫恭之德致時雍風動之休而當時之民亦難保其无一夫之不獲在堯舜之心猶有慊然不能自寧者矣夫堯舜且以為病則修己以敬豈不足以盡君子乎按修己以敬乃于聖相傳之要而堯舜猶病聖人无穷之心人君誠能法堯舜之敬以修身而推堯舜之心以量治柯恩德不特于二帝而世不踏于唐虞哉

禮信是教中意連順是教和意聰明者皆由是出是誠而明意也

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是敬之功用無窮

原壤章○原壤是孔子的故人平素從老氏之教放蕩于礼法之外者夷是蹲踞伏是待叩是擊脛是足骨昔原壤見孔子之來而蹲踞以待之其疎放不檢如此孔子責之說道礼法乃檢身之要傲惰為惡德之尤汝自年幼時則任情傲物而不知遜弟之道及至長大則蹉跎歲月而无一善狀之可稱今又老而不死徒敗常亂俗為風化之蠹而已非害人之賊而何孔子既責之而以所曳之杖繳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狀聖人于敗壞礼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如此

闕黨章○闕黨是地名將命是傳賓主之言益是進益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季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問于孔子說闕黨亦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季子進益故夫子使之為此以寵異之矣孔子答說在礼童子當隨坐隨行今此童子吾見其居于長者之位而不循夫隅坐之禮見其與先生並行而不循夫隨行之禮夫為童子而不安其分如此是乃進修之軌德无其非求益者而但欲凌節躡等而速進于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儀之序而揖遜之容所以折其少年放蕩之氣而令其日就于規矩法度之中也豈寵而異之哉由是觀之可見聖門之教雖以敏求為先亦以躡等為戒蓋躡等則欲速

則民易使也好勞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柳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

由是出以此

○原壤夷侯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益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坐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各童子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造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

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之可也

而不違循序則中益而不知所以天子亦自云下李而上達為此
故耳李者宜知所從事矣

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
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故我使之給使令之役
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非寵而異之也

禮記經筵講四書直解論語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是軍師行伍之列俎豆是禮器皆衛靈公好勇而無
道故以戰陣之事問于孔子孔子對說吾自幼事禮凡俎豆禮文
之事陳設祭享之儀蓋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
也既未嘗學則豈敢妄對乎夫以孔子之聖文事武備就非其所
優為者但靈公所問乃軍師行伍之列攻殺擊刺之方此不過武
夫戰士之事耳豈足以盡聖人之蘊乎舍其大而究其小其不
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所謂見幾而作可以
則速也
在陳二節與是起愠是含怒的意思蓋是汎濫言人之放溢為非
如水之放溢而不止也孔子既不對靈公之問遂去衛適陳至于
陳國糧食斷絕從者皆飢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當此窮困之時
不勝愠怒之意見于顏色問說君子之人宜乎為天所佑為人
所助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孔子說窮通得喪繫
乎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自必乎蓋亦有時也但君子處
窮則能固守其窮確狀以義命自安而其志不少移會若小人一
遇困窮則自放于孔法之外而无所不至矣狀則今日之窮但當
固守而不至于濫焉可矣何必怨尤乎哉夫觀聖賢之所遭如此
則春秋之世可知矣

論語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

答以未學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

曰濫溢也言君子

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

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

賜也章○識字解做記字。貫是通字。貢之孝多而能識而于道之本原處尚未能悟。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說賜也女見我于天下事物之理。无所不知。豈以我為伴。之窮究事。之孝習而記識于心。故能如此乎。子貢對說事物之理。不孝則不能知。天子之多識。固必由于多孝也。既而又忽說事物之理。无窮。夫子雖好孝。亦豈能一一而周知。意者別有簡易切要之方。无事于多孝而識之者。與。蓋子貢將有得。故方信而忽疑也。孔子乃曉之說。我非多孝而識者也。蓋天下義理。雖散見于事物之中。而寔統具于吾心。吾惟涵養此心。使虛靈之體。不為物欲所蔽。則事至而明。禽物來而順。應目狀。觸處洞然。無所疑惑。譬之鏡。體清明則雖妍媸萬狀。自照見之。而无遺。權衡平審。則雖輕重萬殊。自稱量之。而不差。蓋一以貫之者也。若欲一一多孝而識之。則事理无窮。而聞見有限。用力愈勞。而去道愈遠矣。豈吾之所為。孝者。哉。按一貫之旨。即堯舜以來相傳心法。非子貢將有得。孔子亦未遽以語之也。孝聖人者。宜究心焉。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子曰賜也。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而忽疑。蓋其積學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由知章○孔子呼子路之名而告之。說義理之得于心者。謂之德。非寔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真也。若人而至于知德。則性分之樂。充狀自足。倘來之遇。何所加損。凡小而非毀譽。大而用舍。行藏極而。死生禍福。皆无足以動其心矣。願今之人。能知德者。幾何人哉。夫子此言。蓋為子路。愾見而發。所以深警之。使其勉進于德也。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詳其味。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存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愾見發也。○子曰無為而治者。聖人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子張問行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

卷之五

卷之五

不蕩敬而徒爲飾貌以相與必這等虛詐不寔的人必狀軌則昭
尤言則敢傷雖州里鄉黨之近亦將阻碍而難行矣而况其遠者
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立則二節參是參對倚是倚靠車輓叫做衡紳是大帶之重者孔
子又告子張說感人以誠固死有不勳者狀這行誠工夫不可少
有間斷少有關斷則虛偽之亦終不可行也必須念在此而
無頃刻之間斷立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在我面前在輿則
見忠信篤敬之理倚靠在那衡上這等樣念茲在茲无少間斷狀
後所言者何七都是忠信所行者事七都是篤敬而州里蠻貊皆
可行也蓋子張務外而不能有恒故夫子勉之如此于是子張即
以夫子之言書爲子大帶之上蒸欲常接于目而警于心亦可謂
能服聖人之教矣按此章之言不徒孝者切已之事在人君尤
宜致謹人君一言失則天下議之二行失則天下背之甚則怨之
此而况于人乎所以說王道本于誠意
直哉章史魚鮒伯玉都是衛大夫矢是箭如矢言其正直如射的
箭一般卷是收懷字解作藏字昔者孔子周流四方往來過衛嘗
識其大夫史魚鮒伯玉而知其賢故稱美之說道直矣哉史魚之
爲人也蓋大綱有自守以正而時與世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
者未足以爲直也惟夫史魚當那家有道可以危言危行之時彼
之忠誠剛正无所回護固挺朕如矢之直矣及那家无道方當危
行言遜之時彼之忠誠剛正无所委曲亦挺朕如矢之直焉
變迂而守无屈撓是乃忠誠性成存死无二者也所以說史
魚人稱美鮒伯玉籠道君子哉蘧伯玉之爲人也蓋人德成則
則直進退出處之間必有不能適當其可者未足爲君子也今觀

蘧伯玉當那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居位行志出而見
用一世及那家无道乃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則從容引去卷而怀
之焉隨時進退各適其宜蓋庶幾下聖賢之人道者也以說君
子哉蘧伯玉夫以衛之小國而得此二賢亦可謂有人矣惜乎吳
公无道而不能利用也是故惟聖主爲能容直臣惟治朝爲能用君
子有世道之責者當知所辨矣

可與言○孔子說人之識見有淺深不同而我之語默貴施當其
可彼人有造詣精深事理通達信是可與言的人却乃緘默而不
與之言是在彼有受言之地而在我无知人之明將這樣好人不
識得豈不是失了人若其人昏愚無識或造詣未到這是不可與
言的人却乃不擇而與之言在彼則不能聽受在我則徒爲強聒
可惜好言語輕發了豈不是失了言惟夫明知之人稟賦素精
簡素審一語一默咸適其宜遇着可與言的人則與之言既不至
于失人遇着不可與言的人即不與之言亦不至于失言此其所
以可與言也蓋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心與不知只在
言之與不言之不可不慎如此
志士章○合于天理而當于人心者謂之仁孔子說好生惡死仁
之常情朕有事關綱常之重而適遭其窮者又不得避之而偷生
也故有志之士窮夫成德之人其處綱常倫理之間惟求以合乎
天理當乎人心以成就吾之仁而已使其身可以无死而仁又

論語 卷八 鄉黨第十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
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二千五百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
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
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
已而已再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
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
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
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鱸如矢一曰直也史魚
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故
夫子稱其直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
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
藏也如於孫林父寯廼放弑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
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
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
子曰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
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

無所害固不必輕生以犯難矣。若身雖可免而大節有虧則為志士仁人者決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殺身授命以成吾之仁。蓋生固所欲而人之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有所不為也。死固所惡而不仁之可惡有甚於死。故死有所不避也。狀死生之義亦大矣。自非上為君親之難而身係國家之重。寧肯決死生于一日哉。欲成其仁者又當揆之以義可也。

為仁章。子貢問于孔子。說人之為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全其本心之德乎。孔子謂為仁之功固當決之于己。為仁之資亦必存取于人。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為之業。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而後事可精也。曲肱必存所養。如此見于為仁。若夫是以君子處于一邦之中。于大夫之賢者。則當執弟子之禮。而事必接其言論。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若其德行政事。以厲吾之進修。如此則為吾之標準者。有其人。自然此心收斂。謹肅而不致放肆矣。士之仁者。則當執交游之禮。而友之德業則相勸。以日進于仁。過失則相規。以日遠于不仁。如此則為吾之夾持者。有其人。自朕此心觀感興起。而不敢怠惰矣。為仁之道。孰有加于此哉。朕學者資師友以成其仁。人君賴賢臣以成其德。其道一也。所以古之帝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侍御僕從皆得進諫。无非所以防此心之放逸。而明王宜從事焉。

為邦章。時是時令。輅是大車。冕是朝祭服之冠。節是舜樂。鄭聲是鄭國之音。佞人是甲語。辨給之人。昔顏淵有志于用世。因問為邦之道于孔子。孔子答之。說治莫善于法。古道危貴于用。世因問為帝王之道。必改正朔。周正建子。蓋取大開于子之義。商正建丑。蓋取地闢于丑之義。夏時建寅。蓋取人生于寅之義。朕治曆明時。本以為民則夏以寅月為歲首。于人事切矣。故改正朔者當行夏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子貢問為仁。子曰。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子貢問為仁。子曰。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以事言。仁以德言。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儻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以為為仁之資而已。○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為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

之時。天輅之制。其來久矣。後世節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惟殷之輅。以木為之。朴素渾堅。既可經久而貴賤之間。等威又辨。此質而得中者也。故乘輅之制。有取于段高冠冕之服。始于黃帝。而文乘未著。惟周之冕。華不為靡。費不及奢。蓋文而得中者也。故服冕之制。有取于周。馬帝王之興。皆有樂舞。以象成功。歷代作者。非一而盡善盡美。莫有過于舜之韶樂者。故樂當用韶舞焉。至于鄭國之聲。則棄絕之。勿使其接于身。使佞之人。則斥遠之。勿使其近于前。何也。蓋鄭聲邪僻淫佚。聽之使人心志淫蕩。故不可不放也。佞人變亂是非。近之足以覆人。邪家故不可不遠也。既既。代之禮而法其所當法。又嚴害治之防。而戒其所當戒。則治國之善。亦備于此矣。顏子有王佐之才。故孔子以是告之。至于鄭聲。佞人窮萬世之明。戒蓋有治則有亂。世之治也。以禮樂法度維持之。而不足其亂也。以聲色佞幸敗壞之。而有餘是以堯舜猶畏孔子。成湯不近聲色。所以絕禍本而塞亂源也。書經上說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保治者宜留意焉。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乘輅之輅。輅音洛。亦作路。○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服周之冕。周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甲語。佞給之人。殆。危也。

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甲語。佞給之人。殆。危也。

人無意○孔子說天下之事變无常而夫人之思慮貴審故智者能銷患于未萌禍于未形惟其有遠慮也若以安享于目前而身所不到慮通不去則管仲曰子一而後來的車變通不去思算這等無遠慮的人其計事不審防患必疎所謂天下之事無可憂而不知大可憂者固已伏于至近之地凡席之下將有不測之虞且夕之間或起意外之變矣是故聖帝明王身不下堂宗廟已矣皇○已矣乎是絕望之詞孔子說堯舜好德人之良心已死未有不好德者狀須見好而上而樂如好七色一般方是心誠好德乃今之人見德者未必能好七德者未必能樂或外觀而內不或陽暴而陰忌求其能如好色之誠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此言所以激勵天下欲其移好色之心以好德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以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

躬自厚○躬字解作身字躬自厚其責已者厚孔子說常人之情恕已即昏責人則明此怨之所由生也誠則厚于責已而薄于責人如道有未盡善只就自家身上點檢而于人則存恕心不強其所未能知行有不得以就自家身上反求而于人則曲為包容初不責其所不及夫責已厚則其身益修責人薄則于人无咎如是人將愛敬之恐後矣恐其有不遠者哉此修己待人之法古帝王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正此意也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也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為竊位

躬自厚○躬字解作身字躬自厚其責已者厚孔子說常人之情恕已即昏責人則明此怨之所由生也誠則厚于責已而薄于責人如道有未盡善只就自家身上點檢而于人則存恕心不強其所未能知行有不得以就自家身上反求而于人則曲為包容初不責其所不及夫責已厚則其身益修責人薄則于人无咎如是人將愛敬之恐後矣恐其有不遠者哉此修己待人之法古帝王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正此意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

躬自厚○躬字解作身字躬自厚其責已者厚孔子說常人之情恕已即昏責人則明此怨之所由生也誠則厚于責已而薄于責人如道有未盡善只就自家身上點檢而于人則存恕心不強其所未能知行有不得以就自家身上反求而于人則曲為包容初不責其所不及夫責已厚則其身益修責人薄則于人无咎如是人將愛敬之恐後矣恐其有不遠者哉此修己待人之法古帝王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正此意也

將去將隨所從而皆宜矣狀則欲求終身可行而外于恕之一
言哉按此恕字與大孝黎矩二字之義相輔蓋平天下之道亦不
過與民同其好惡而已推心之用比人如此不但孝者之事也
吾之章○豈是毀謗譽是誇獎試是驗直道即公道孔子說天下
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于好惡之私吾之于人也惡者固未嘗
不稱之以示戒狀但指其惡之實迹而言耳若將人沒有的事而
肆為誣謗便是作意去毀人非公惡矣吾于誰而有毀乎善者固
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狀亦據其實事而言耳若將人本无的
事而過為誇獎便是作意去譽人非公好矣吾于誰而有譽乎狀
毀譽固皆不可有而譽猶不失與人為善之公故我之于人容或
有譽之少過者亦必試驗其人志同不凡進修有序即今日之所
造雖未必及如吾言料他日之有成決可以不負所許者狀後從
而譽之耳夫譽且不敢輕易而况下毀也狀我之所以无此毀譽
者何哉蓋以天理之在人人心不以古今而有異也今之世雖非三
代之世而今之民所以善其善惡其惡一无所私曲者固即三代
直道之民也民心不異于古如此我安得枉其是非之定而妄有
毀譽哉孔子此言蓋深為世道慮而欲挽之三代之隆也要之公
道在人而以之命德詩罪褒善貶惡者都是此理使在上者持此以
行賞罰之權則天下以功以德而公道大明向古道之不可復說
非之論則天下以榮以辱而公道大明向古道之不可復說
吾語章○孔子說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向當我生之初去古雖遠
狀質朴直率之意猶有存者如作史者或聞見未真考據未確即
闕其文而以疑傳疑未常執已見以自是焉有馬者或彼此相假
有無相通即借諸人而忘物忘我未嘗挾所有以自私焉這等風
俗猶為近古今則不狀矣執已日用不顧是非之定能知史文之

當關者何人哉慳吝各日私全无私之意能以馬喻人者何人哉
蓋人心日漓而風俗日薄矣有世道之慮者豈不可慨也哉
巧言章○孔子說凡持正論者尚定不尚交惟那言辯巧言的人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所甘言雖若近理
而是不出于天下之公或誤听之則真偽混淆聰明為其所眩
是非倒置心志為其所移適足以亂德而已至若謀大事者必有
忿乃有濟使或小有不忍而任情動氣當斷不斷而以婦人之如
息為仁不當斷而斷而以匹夫之果敢為勇如此則率于私愛或
以優柔而養姦激于小忿或以輕躁而速禍適足以亂大謀而已
狀則人之所言處事可不戒其意同之偏而約之義理之正哉
衆惡章○察是番察孔子說好善惡已雖人之公心而歸附和
之言亦有未必必竟者有人于此眾口一詞都說他是個不好的
人其所惡宜若公矣狀其中寧无特立獨行而不合于流俗者乎
還要仔細省察必真見其可惡而後惡之可也有人于此眾口一
詞都說他是個好人其所好宜若公矣狀其中寧无同流合污而
取悅于流俗者乎還要仔細省察必真見其可好而後好之可也
蓋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出于公也論未必出于眾
能于此而加察焉則朋党比周之人不得以較吾之明而孤立无
與之士咸得見知于上矣此用人者所當知
八能章○弘是廓大的意思孔子說有此人則有此道七固不外
于人狀人心有費而道体无為故率其性分之所固有者廓而大
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極之而至于參天地贊化育都是這
個道理發揮出來所以說人能弘道也若道則寓于形氣之中而
民乎見聞之迹不得入以推行則雖有修齊治平之能參贊亦論
之妙亦无由而自見矣道豈能以弘人乎哉夫人能弘道則道所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當有以夫
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倚
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
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

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
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
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而之實
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
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
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
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

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

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
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
曰此章義疑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
不可強解

大諫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
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

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
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
非道弘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

人

道人所人
理人以之
矣 矣

三 試

富自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朕弘之一字其義甚大。理有

一之未備不叫。做弘化有一之未達不叫。做弘故語修已必其

至命語功業際天。蟠地斯足。且弘字之義。休道者可不勉哉。

過而竟。過是差過。孔子說人之孝。問工夫未到。精審的去處。其

日用之間。豈能无一言之差。一事之失。但知道是自已的不是。隨

即改。不則可復于無過矣。若遂非文過。憚于改。則无心之差。反

成有心之失。一時之誤。遂貽終身之尤。其過將日積而不及。改矣

可不戒哉。于此見人固以無過為難。而尤以改過為貴。故大舜自

予違汝弼。之戒。成湯有改過不吝之勇。帝王當以為法矣。

吾嘗意之。思是思量。益是補益。孔子說我于天下之理。以為不思

則不能得。固嘗終日不喫飲食。終夜不睡。臥于冰。勞勞事。物之

理。探索性命之情。將謂道可以思而得矣。朕畢竟費了精神。而

于道。竟无所得。何益之有。誠不若好古敏求。着意去用。功以從事

于致知。力行。之孝。久之。工夫純熟。義理自朕貫通矣。其說。徒思而

无得者。豈不大相遠哉。所以說不如孝也。朕孔子此言。特以警天

徒思而不孝者耳。其定孝與思二者。工夫相因。關一不可。善孝者

當知有合一之功。

謀道章。講是講。謀是謀。是飢餓孔子說人之所以終日營也。而不

息者。都只在謀箇口食。于求利。而巳。乃若君子。其所高。維于念

慮。者。只在求得手道。焉耳。至于口食之求。則有所不暇。計。蓋食之

得與不得。不繫于謀。與不謀。如農夫耕田。本為謀食。而求免于飢

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善賞。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為
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
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
教人。○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
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
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
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
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
憂樂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
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蒞臨也。謂
此聖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
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
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知其能
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蒞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
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
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
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
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

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蒞臨也謂

此聖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

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

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知其能

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蒞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

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

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

觀人之法

知我知之也

受彼所受也

蓋君子

於細事

未必可觀

而材德足以任重

夫君子小人各有存能存不能則辨別固不可不辨而用各有適
有不適則任使尤不可不當矣得大受之器則重而難窺小知之
木便撓而易見自非端好前識治休則斷之臣或以无他技而
見疎疎也庸人或以小有才而取寵而為國僨事有不可勝言者
矣欲鑒別人才者必先有窮理正心之功焉

民之意也孔子說人之生理莫切于仁而養生之物莫切于水火
水火是外物沒了水火不過飢渴渴苦及其身而已若沒
了這仁則本心喪失雖有此身亦何以自立矣仁之切于人也
不尤甚于水火乎况水火雖能養人亦或有時而殺人如蹈水而
為人所溺蹈火而為人所焚吾嘗見其有死者矣仁則天之尊
人之安宅何嘗見有陷仁而死者哉夫仁至切于人也又无害于
人亦何憚而不為乎孔子此言所以勉人之為仁者至矣
當仁章○當是担當仁是心之全體孔子謂人之為孝此道也當
其事業當修者必須直任下已勇往而之不宜因循退託遂讓于
人其說凡人不心遂讓便是弟之于師他事固无所不讓至于担
當為仁的去處亦有不容讓者蓋仁者吾所自有而自為之其
謂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故有顏子之請事朕後能克已復禮有
曾子之弘毅朕後能任重道遠此足担當乎仁也况人君休仁以
長人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又何讓哉
貞而章○孔子謂人固貴于持守之定朕守一也有見理明確而
守之不易者叫做貞有偏執已見而居之不移者叫做諫諫夫人察
理不精而休道不熟鮮有不以諫為貞者君子則審時指之宜以
端其責一之守凡大而經綸顯設小而階階云為義當行則勇往
直前義當止則特立不交精明果確惟歸于至當而已初未嘗不
顧是非不達权變言必于信行必于果而確也朕執一己之小信

易負固足以行中

也蓋貞若有似于諫狀狂而无所適莫不可謂之諫也諫若
似于貞朕任已而不知變通反有善乎貞矣貞而不諫此君子之
所以異乎人而疑似之間幸者可不深辨乎
事君章○事是職分之所當為食是居官的俸祿孔子說人臣之
事君職任雖有大小不同莫不各有所司之事若祿以功則係
乎上者使才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或先治其事而隨有計祿
之念皆非忠也必須一心敬謹辦理所管的事務如有官守者則
統上焉思以且其職有言責者則統上焉思以勤其忠惟求職業
之无委託之不負而已至于所食之常祿則不必以是為事而
汲汲以居之也蓋人臣志存立功專報主雖死生患難有不暇
計而况爵祿能入其心乎知此義者斯可謂之純臣矣
有教章○類是等類孔子說人性雖同而氣質或異其中有智的
有愚的有賢的有不肖的種上不一齊然君子之心惟欲使人上皆
復于善而後已智愚賢不肖都是一般樣教訓化道他何常分別
等類而有所揀擇乎其間哉蓋天地无弃物聖人无弃人故堯舜
之道不章○謀是謀議孔子說人必道同而後心同而後可與
謀議若各人行的道路不同則心術異趣意見相反肉之商量計
議必乖違而阻隔矣是豈可相與為謀哉凡屬議同事與請明等
術者政不可不慎矣
辭達章○辭是詞命之類孔子說凡宣上達下與夫聘問酬答之
類皆有賴于文辭朕古之為辭者但以其意有所在无以相通不
能不發之而為文言之无文行之不遠不能不修飾而為辭是辭
也者惟取其達吾之意而已意尽而止何必為虛浮辭而以為
爾為上哉蓋是時周末文勝宣意日腐故孔子言此以救其弊

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

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

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

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

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

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已任也

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

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為仁在已無

所與遜若善名在

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諫 貞

正

而固也諫則不擇

是往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

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

以敬吾之事而已不

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

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

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

之惡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

同如善惡那

八節

卷之三

九

師冕章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蓋瞽目人也古時樂師多用瞽者以其所專能審音也昔樂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至階則告之說這是階使之知而升也行到坐席間則告之說這是席使之知而坐也及樂皆坐定又歷舉在坐之人以告之說某人在此某人在此使之知同坐者姓名便於對也當時及門之徒于夫子一言一動無不用心省察故師冕既出而子張問說師冕一瞽目之人而夫子待之委曲周詳如此其所與之言者豈亦有道存于其間歟夫子告之說朕古者瞽必有相隨事而告語之使不迷于所從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聖人之於不成人之情動乎中故扶持教導之宜詳于外及其感德之至自朕而朕豈作意而為之哉而其範圍曲成欲使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之心于此亦可見矣

季氏第十六

將伐章○季氏是魯大夫顯與是魯附庸之國蓋伏羲氏之後裔也東蒙是山名在魯境內社稷譬如說公家昔魯三家強橫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顯與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舉兵伐之取以自益時冉有季路仕于季氏來見孔子說季氏將有征伐之事子顯與蓋此事二子與謀其心亦有不知者故告于孔子以微探其可否也孔子以二子雖同仕季氏而冉求為之聚斂尤為用事故獨呼其名而責之說此事九乃是爾之過失欲大伐人心因其黨兵出不可無名今顯與之為國乃昔者周先王封之于東蒙山下使其祭苗裔傳于太皞茅土受之天朝是不可伐也且在我封疆之內原非敵國外患者此是不當伐也况附庸于魯又是公家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尤非所當伐也不可伐而伐之則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不當伐

而伐之則悖禮而犯義朕則季氏之伐之也何為者哉夫子言此所以罪季氏之不臣而斥冉有之党惡者深矣天子三節夫子指季氏說則作是古之良史陳字解作在下列是位相是道引督目的人呢是野牛神是關獸的欄檻危是下下的室龜讀是賈冉有因夫子責其伐顯與之非遂為自解之詞說這顯與之伐乃出于季氏之意非我二臣所願欲也夫既身與其事而又歸咎于人出求之文過飾非其罪愈大矣故夫子又呼其名而折之說這事你如何推得昔周任有言說道為人臣者能展布其力則可就其位若有事不能贊襄有過不能匡救而力不能展便當知止引去不宜颯顏居乎其位譬如瞽目的人全賴那相者為之扶持而後能免于顛危若顛危而不能持顛仆而不能扶則何用彼相者為哉季氏之臣代顯與之事若果不欲便當諫而不听便當去乃既不能諫又不能去徒爾顯與居位坐視季氏之有過而不為扶持亦將焉用汝為哉且你推說這事情不干你在籍中壞下固不于典守者之事若虎兕已入于欄內而致令走出龜王已收在檻中而致令毀壞此非典守者之責而誰歟今汝既為季氏之臣居中用事就如典守器物的人一般乃任其妄為胡做不為匡救到這時節却推說不是我的意思其罪將誰誘歟夫子欲冉有服罪而改過故切責之如此

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將伐顯與 顯音專與音俞○顯與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顯與 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 夫子獨責之 夫顯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那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顯與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顯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那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季氏第十六 為齊論凡十四章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庸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庸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今天三節費是季氏的私邑昔冉有因夫子反覆折之理屈詞窮
又設詞支吾說道季氏之欲取顯與非有他也只為顯與的城郭
完固而近于已之費邑耳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
侵凌之慮若夫今不取後世子孫必有受其害者此所以不得不
伐也冉有此言不惟自解且欲為季氏遮飾矣故夫子又呼其名
而責之說君子最惡那心術貪高利欲却乃舍之不言別為飾詞
以欺人的人今季氏之代顯與明是貪其土地人民之利你却替
他遮飾說是為後世子孫憂豈非君子之所深惡哉且丘也嘗聞
有國而為諸侯有家而為大夫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不
不得均平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離心不能相安蓋貧由于不
均若上下之分既均平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各享其利
當得而彼此豐足何貧之有寡生于不和若上下均平既和睦

則諸侯治其國大夫治其家各分其所當理而不損益何寡之
有如此則君之心安于上而不疑其臣臣之心安于下而不疑其
君臣相安則寡孽不萌禍亂不作而自無傾覆之患矣由此觀
之有國家者貧與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和所當患也汝為季氏謀
乃不務其所當務而患其所不必患豈計之得者哉

如是三節道夫子也指季氏說是時季氏公室四分家臣屢叛所
以說那分崩離析蕭牆是門內的屏牆言其近也孔子說為國之
道內治既修外患自息若能均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則不
但近者悅之雖遠方之人亦將嚮風慕義而來服矣設有不服亦
不必勤兵于遠但當布教化明政刑益修吾之文德以懷來之及
其來歸則順其情因其俗抚綏愛養以保安之這是柔遠能迓安
定國家的大道理今由與求也同為季氏之輔全無匡弼之忠外
則遠人不服既不能修文德以來之內則國勢分崩又不能修內
治以守之而乃謀動干戈于邦內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內
變將作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矣可不戒哉按
夫子此章反復論辨雖明正門人長惡之罪是除折季氏不臣之
心所以強公室杜私門者意獨至矣

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

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楨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楨覆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

有曰。今天顯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同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同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顯與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那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顯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論語

者為友則可以矣。我之過矣。而日進于善。矣。與。諒者為友。則可以
消吾之邪。矣。而日進于誠。矣。與。多聞為友。則可以廣吾之識。也。而
日進于明。矣。豈不有益乎。我乎。所以流蓋者。三友。所謂三損者。
樣是威儀習熟。修飾外貌的人。一樣是軟熟榮媚。阿意奉承的人。
一樣是便佞口給。舌辨能言的人。與便辟為友。則無聞過之益。久
之。將日馳于浮蕩矣。與善柔為友。則無長善之益。久之。將日流于
計下矣。與便佞為友。則無多聞之益。久之。將日淪于寡陋矣。豈不
有損乎。我乎。所以說損者。二友。人能審擇所從。于益友。則親近之
于損友。則斥遠之。何患乎。德之不成也。哉。朋友之為道。通乎上下。
况君德成敗。乃天下治忽所關。尤不可以不謹。故曰。與正人居。所
聞者正言。所見者正行。亦所謂益友也。與不正人居。声色狗馬之
是。娛阿諛逢迎。以為歡。亦所謂損友也。發德者。可不辨哉。
三樂章。樂是喜。好即是審辨。孔子語。凡人意有所適。則喜。好。生
焉。狀所好不同。而損益或異。舉其要者言之。喜好而有益。于我。的
有三件。喜好而有損。于我。的有三件。所謂好之而有益者。是
好審辨。那禮之制度。與樂之聲容。而求其中正和樂之則。一是見
人有嘉言德行。便喜談而樂道之。是好廣交。那直諒多聞的好
朋友。夫樂節。禮樂。則外之可以治身。內之可以養心。而中和之德
成矣。樂道人之善。則在人得為善之功。在己有樂取之心。而人皆
同。端下善矣。樂多賢友。則習與正人居。所聞者皆正言。所見者皆
善行。而相規相勸。助多矣。豈不有益乎。我乎。所以說益者。二樂
亦謂好之而有損者。一是好驕情淫蕩。而淫于縱侈之事。一是
好安佚。傲遊而偷取乎一時之快。一是好宴飲。戲耍而沉酣于杯
酒之中。夫好驕樂。則後肆而不知節。將日入于放蕩矣。好佚游。則
惰慢而惡聞善。將日流于怠荒矣。好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久將

與之俱化矣。豈不有損于我乎。所以說損者。三樂。此三益者。幸者
好之。則為端人正人。君好之。則為明君聖主。可不勉哉。此三損
者。幸者好之。則足以敗德亡身。人君好之。則足以喪家亡國。可不
戒哉。孔子此言。其警人之意。切矣。
三德章。德是待。立君子是有德。有位者之通稱。德是過矣。雖是
躁急。德是隱默。皆是无目的。孔子說此。甲切者。待立于尊長之
前。其言語應對。有三件。過久不可不知也。蓋人之語。默貴于言。可
有問則對。無問則默。可也。君子之言。問未及于我。而我乃率爾
妄言。不知謙謹。這是粗心浮氣的人。所以叫做躁。是一失也。如言
問已及于我。而我乃穢然。無言不吐。情是氣深內重的人。所
以叫做隱。是一失也。如或將難可言。又要覓其顏色。察其意向。狀
後應對不差。乃未見其顏色。意向所在。只管任意。肆言。這就與无
目的。一般。所以叫做默。是三失也。此皆心失其故。語失其宜。
招尤致辱。皆由于此。幸者可不加芥心之功。以為慎言之地。哉。
三戒章。色是女色。聞是爭鬪。得是貪得。孔子說君子。檢束身心。
无所不致。其戒慎。而其切要。則有三件。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精
神未完。其當戒者。則在于女色。蓋房帷之好。易以溺人。而年少之
人。最易動于欲。此而不謹。則必有縱欲殘生之事。以此致疾。而伐
其性命者。有之。以此敗德。而喪其國家者。有之。故少之時。所當戒
者。一也。到壯盛之時。血氣方剛。其當戒者。則在于爭鬪。蓋好剛
使氣。最人之凶德。而壯年之人。易動于氣。此而不謹。則必有好勇
鬪狠之事。小或以一朝之忿。而亡其身。大或以旁兵鬪。而亡其
國。故壯之時。所當戒者。又其一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精神亦倦。
其當戒者。則在于貪得。蓋人當少壯之時。類能勉強自守。以要名
譽。比其衰老。則目暮。空家。前无希望。而身家之念。重矣。此而不謹。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履其
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
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
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
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
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
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謂之奢。君子有德位
也。奢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
曰。時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得。以生者。血陰
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
成。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
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論語 卷八 季氏 十三

則必多學也。為利之器，精神大以晚節不終而喪其生平者，有
之。有士之君以孝廉多欲而財聚民離者，有之。故既老之所當戒
者又其一也。蓋人之嗜欲隨血氣以盈，衰惟能以義理養其心
則志氣為王而血氣為奴。命為放，孔子隨時而設戒如此，其意有
天子以至庶人，從少至老皆當以三者為戒也。修己者可不警哉
三畏者，良是畏神之意。天命是其所服，子人之正理。大人是
有德有位之人，聖人之言是簡冊中所載聖人的言語，皆是畏神
侮是畏神在子，說神在子，小人不同。只在敬肆之間而已。君子之心
思也，思敬與而不敢忽者，有三件事：三畏維而後天以民彝物則
之理付界于人，這叫做天命。君子存心養性，惟恐不能全且天理
孤負其付界之重，故一言一動亦必戒謹恐懼，譬如上帝鑒臨一
般。此其所畏者一也。至若有德有位的大人，他是能令盡天理的
八君子則尊尊其德位而致敬，凡不敢不敬，必有怠慢之意。此其所
畏者二也。聖人之言載在簡冊，句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大道，理君子則佩服其訓，而不敢向慕不敬，少有違背之失。此
其所畏者三也。這三事都是切身行己切要工夫。故君子常存
敬與而不敢忽焉。若夫小人冥頑，無知全不曉得義理為何物。恣
情縱欲，无所不為，何知有天命之足畏乎。惟其不畏天命，故于有
德位的大人，也不知其當尊，反視而慢之。于聖人的言語也
不知當法，反非毀而戲玩之。蓋小人不務修身成己，甘心暴棄，故
无所忌憚如此。此其所以得罪于天地，得罪于聖賢而終蹈于
惡不才之歸也。此三畏之分，雖有三事，總之只在敬天而已。蓋
人之所以凡事檢點而不敢妄為者，若夫天理之心不存，則驕淫放逸
將何所不至乎。故處世得常周文小心，惟此敬耳。有志于事天

氣有時而衰，志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
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
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
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
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即有不能已者。而
待別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
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
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所當然也。小人
不務修身誠己。○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則何畏之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誠

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生節章。困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孔子說人之資稟各有不同，有
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習，自能知此道理的，這是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的聖人，乃上等資稟也。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請求，習學，狀
後知此道理的，這般的人，真大地清純之氣雖多，而未免少有渣
滓之累，乃次一等資稟也。又有始不知，而後待言動，有差，困窮，辨
辨，狀後憤激，發而務學的，這是氣稟濁多，清少，聚多，粹少，必須
言費力，始得開明，蓋又其次也。若到困窮，辨辨的時候，尚安于
蒙昧，不知務學，以求通達，等昏愚蠢濁的人，雖聖賢與居，亦不能
比，終于比庸而也。所以說民斯為下矣。
九思章。孔子說人之一身，自視所言，動至于待人接物，莫不各
有當狀的道理，但常人之清粗疎陋，不思其理，故動有過差，而
无以成德，成身，唯君子之入，自許審事，心約而言，言之其
思者，有九往，所謂九者，目之于視，則思視遠，惟明而不為亂色所
蔽耳。之于聽，則思聽德為聰，而不為姦聲所奪，顏色則思溫和而
暴戾之，不形容貌，則思恭謹而惰慢之，不設發言，則思心口如
忠寔而不欺，行事則思舉動，萬全敬慎，而無失心中，有疑則思問
之于師，辨之于友，以解其疑，惑與人忿爭，則思不忍一朝之忿，或
至于亡身及親，而陷于患難，至于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
與否，如義所不當得，雖萬鍾不受。一介不取矣。君子于此九者，隨
事而致其思如此，所以持已接物之問事，都合乎理，而非常
人之可及也。此九思者，其本在心，若能存養此心，使之湛然虛
明，澄然靜，則應事接物，自然當理，不朕本原之地，妄念夾雜，雖
有所思，安能勝其物交之引哉。此正心誠意，所以為修身之本也。
見善章。孔子曰：古語有云：見人有善，則欣欣然愛慕之，如有所追

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而明有所不通，言人之氣
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
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
學，然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
聰，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審問忿
難，見得思義。○視無所蔽，則明無
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當思
難，則忿必怒，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
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
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寡矣。此之謂思
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
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直知善
惡，而誠好惡之，顏曾

而不及的一般惟恐已之善不與之齊也見人有不善則深惡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的一般惟恐彼之不善有免乎已也這樣好善惡極誠實的人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蓋當時如顏曾再淵之徒皆足以及之故夫子聞其語而又見其人也隱居節孔子又說古語有云士方未遇而隱居之時則立志卓然不苟把將來經綸的事業都一一講求豫養而備道于一身及遭際而行義之時則不肯小用其道將平日抱負的才學都一一設施展布而不肯負其所養這樣出處合宜休用全備的大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此人也蓋此必伊尹太公之流乃足以當之故夫子以未見其人為嘆其所感者深矣

齊景公問馬四匹為駟千駟是四千匹也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弟也其說也人多矣富貴而羞貧賤不知富貴不足慕貧賤不之奉畜馬至于千駟之多可謂富貴之極矣狀而功業不著于時德澤不施于眾身死之後百世通思念他考其平生沒有一善之可稱是其生為虛生死為徒死而已雖富貴何益乎至若伯夷以奇兄弟二人一匹夫耳他以武王伐紂為不義恥食周粟避之首陽山下采薇而食卒以餓死可謂窮困之極矣狀而煥節著于當時名聞施于後世直到今人還稱頌他是其身雖亡而名則不朽矣雖貧困何損乎此見富而無德雖丁侯不見稱于時貧而自立雖匹夫亦必傳于世狀其德景公夷齊為狀人主君天下為天子者多矣書傳所載三帝三王及漢唐宋英君明王可傳于後世者亦不過十數君而已其餘皆湮滅无闻而孔顏以匹夫為百世之師其他閭巷草布之賤以道德行誼聞于世者尤不可勝數也狀則入可徒恃其勢位而不修德哉

聞冉之徒蓋能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 明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與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與也當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陳亢是孔子弟子鯉是孔子之子字伯魚曰陳亢受學于孔子不知聖人教之公妄以私意窺度聖人謂必陰厚其子因問于伯魚伯魚莫親于父子教莫切于家庭子為夫子之子亦有傳授心法俾得下所聞而不同于群弟子者豈伯魚對說哉未嘗有所異聞也嘗有一日夫子問弟于我我趨走而過于庭前這時更設他在旁使有異教正當于此時傳授矣夫子只問說汝曾學詩否乎我對說未嘗學詩夫子因教我說詩之為教溫氣敦厚存之則心氣和平而事理通達必狀長于言語若不學詩則无以養其心氣而達于事理故言語應對之皆善豈可得乎鯉于無受教而退始李夫詩凡國風雅頌无不究其旨焉

他日節三者指詩禮而言遠是不私厚的意思伯魚又告陳亢說他日夫子又嘗問居獨立我復趨走而過于庭前這時也沒他人在旁使有異教亦可于此時傳授矣乃夫子却又問說汝曾學禮否乎我對說未嘗學禮夫子因教我說禮之為教恭儉莊敬孝之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必狀有以自立若夫去李則元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欲自立于規矩繩之中豈可得乎鯉于受教而退始李夫禮禮儀威儀不習其事焉我所聞于夫子者一是一是李禮禮此二者而已夫詩禮之教固夫子之所常言者我之所聞亦群弟子之所共聞也何常有異聞于子之陳亢聞言而退深自喜幸說問一得二乃理之常今我所聞者異聞之一事耳而乃有三事之得聞李詩之可以言一也聞李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其子與門弟子一般全無偏私之意三也二問之間有得三之益豈非可喜者哉夫聖人之心虛心公其教子也固未嘗徇私而有所傳亦其因避嫌而繁心所與誰隨其資稟李力所至可與言詩則教之以詩可與言禮則教之

有異聞乎 凡音剛○亢以私意窺 對曰未也 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邦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經義正解
以謂焉耳豈得容心于其間哉陳元始則疑其有私終則喜其能
遠不惟不知聖人待子之心且不知聖人教人之法陋亦甚矣。
那君意○那君之妻是諸侯的正妻寡是謙言寡德的意思孔子
常引古禮說道一家之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自有一定的
各分况那君之妻尤非常人此者其稱謂之間豈可苟焉而已哉
故那君稱他叫做夫人言與他已敵休也夫人在君前自稱叫做
小童謙言切無知識不敢與君敵休也國中的人稱他叫做君夫
人言其相君以王內治者也稱之于隣國謙做寡小君言其寡德
而委為小君以治內者也隣國的人稱他叫做君夫人以其為
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夫以那君之妻一稱謂之間
截狀不紊如此名實之際可不謹哉。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
此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
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彙編經筵進講四書直解論語卷九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第十七
陽貨章○陽貨名虎是季氏家臣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者因孔
子是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已孔子以貨是亂臣義不往見陽貨乃
饋送孔子以蒸豚孔子以貨既加孔子已不得往以拜謝之而
其本心寔不欲相見子是趁他不在家的時節乃亦往拜之蓋雖
不察乎報施之禮而亦終不虧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期與之
相遇于塗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
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

謂孔節懷室是比人有道德如懷藏着重寶一般亟字解做數字
陽貨遇見孔子迎而謂之說來我與你說話凡人有道德則當
其所蘊以濟時艰如有重室當售之于人不可私也荷徒懷藏其
室而望視國之迷亂不為拯救可以謂之仁乎孔子說仁者心存
于救世懷寶迷那不可謂之仁也陽貨又問人之好有為者則當
乘時而出以設施于當世荷徒好從事而每每坐失事機之會可
以謂之智乎孔子說智者執事察乎事機好從事而每失時不可謂

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
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之智也。陽貨又說曰：『如流，往不返。人之年歲日增，而不為我少。』留及今不往，更待何時？孔子應之說：『及時行道。』定上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陽貨所言皆諷刺孔子之意，思不知夫子抱不窮亨屯之志，本未嘗懷有失職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于貨，可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蓋聖人之待惡人，不激不隨如此。

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氣質之性，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此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王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當在氣質之中，雜隨氣質而各力一性，而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後以此。

性相章。孔子說天下生人，本同一性，雖氣有清濁，質有純駁，賦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純者，固可以爲善，其濁而駁者，未必生成是惡人。彼此相去未爲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發之後，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于善的，便爲聖賢；習于惡的，便爲愚不肖。于是善惡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人固始大相懸矣。夫以人之善惡，繫于習而不繫于性，如此則變化氣質之功，乃人之所當自勉者也。豈可徒諉諸性而已哉。

程子曰：『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

唯上章。○這是承上章說人之初生，其性固爲相近，賦有一等氣，極其清，極其粹，而爲上知者，有一等氣，極其濁，極其駁，而爲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其在上也，是天生成的善人，雖與不善人居，不能誘之使爲不善也；其在下也，是天生成不善的人，雖與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爲善也。善惡繫于性而不繫于習者，惟這兩樣人爲然。世間極智之人，固不常有，極愚之人，亦不多見，惟中庸之類，可善可惡者最多。此變化氣質之功，在中人之所不容已也。狀善猶猶謹危微之幾，湯武不廢反身之功，雖聖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祭統，恃其才智，荒淫暴虐，拒諫飾非，卒與下愚同轍，豈不悖哉。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武城章。○武城是邑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地方。莞爾是微笑的模樣。偃是子游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細民。昔孔子行到武城，縣中所得處，琴瑟歌詠之聲，蓋是時子游爲武城宰，方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夫子見當時皆不能用禮樂爲治，而子游獨能行之，故驟聞而深喜之，遂莞爾而笑。說言偃所治者小邑。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而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訕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謝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謝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不善，然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夫子莞爾而笑。

何必用此禮樂之大道譬如殺雞者何必用此屠牛之刀乎
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對說昔者矣聞夫子說道之本切于身心人
能孝之則各有利益如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孝道而有得
則能養其民胞物與之心而推以愛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孝道也
在下的君子治于人者也若使孝道而有得則能明乎貴賤尊卑
之分而易于驅使是君子不可以不孝道也夫子此言假借尊卑
之久矣今日武城雖小安敢鄙其民而不教之以禮樂乎夫子因
子游未喻其義遂呼門人而告之說二三子所言之言假之言誠為
當理我前割雞不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為小邑不可以大
道治之哉蓋深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竟○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之家臣為費邑宰水之之字
解做往字音魯自文公以來季氏世執國政公室衰弱君反受制
下臣如此者四世矣至季桓子之時有公山弗擾者與陽貨共執
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受憤宗國之陵替疾
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爰起私門倘或
因其可乘之隙而運吾轉移之術則亦振魯與周之一机也故因

其來召而遂欲往應之乃于路不違孔子之意雖狀不悅說夫子
之齊之魯道既不行身無所往亦可以已矣何必又往應公山之
召而徒取失身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擾之叛也故季氏非叛魯
也孔子之欲往非為公山弗擾乃為魯也故不得已而曉之說今
世莫我知死能召我而用之者公山弗擾特來召我其意豈
徒狀哉殆必有以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以我為國役我以政而
能用我者我必將修紀綱之廢墜正名分之隳喪舉文武周公之
治而整頓于今日使秉禮之宗國復西京之田園而魯其為東周
矣孔子自來其用世之志以曉于路如此而其撥亂反正之微
機轉發化導之妙用則有未易窺焉試考之春秋傳公山弗擾與
季氏戰兵敗奔齊而孔子亦竟不應其召道之將廢而魯之終于
不振也可慨也夫

問仁章○每是海慢任是倚仗的意思子張問為仁的道理于孔
子孔子教之說仁道雖大不外乎心仁德之要凡有五條若能于
此五者體驗諸充于身心之間推行運用于天下之大則其心公
平其理周備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其詳孔子說所謂
五者一見恭敬二見寬容三見信實四見勤敏五見惠愛其名雖
異都是心德之所發見缺不可以言仁者狀五者亦人所同具
有感必通的誠能來以持已則在下的人自狀畏懼而附于我矣
侮慢矣寬以容眾則在下的人自狀心悅誠服而附于我矣言
行一誠信則人都依靠着我而无所疑武矣行事勤敏快當則
所為无不成就至勤必有功矣恤人飢寒憫人步苦而恩惠及人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
因言其治小邑何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

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
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

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
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

曰未之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未無也言
道既不行無所往矣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
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
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

○子張問仁於孔
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
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而猶所謂雖之夷狄
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三

則感吾之恩者莫不尽心竭力樂為我用矣又豈有不足以使人
平五者之類如此汝能兼體而力行之則天德流通物我無間而
仁之休用皆備矣可不勉哉

佛辟章曰佛辟是晉大夫趙盾之子之家臣時為中牟宰磷是漢道
是染皂之物縮是黑色縮是大龜味苦而不可食者時晉室微
政任六卿趙盾子魏范中行相咬其家臣有佛辟者因據中牟以
辟一日佛辟使人來召孔子孔子即欲應其召而往見之蓋亦欲
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天子有言凡
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惟恐其免已故也
今佛辟據中牟以時正是親為不善的人君子當遠避之不暇而
夫子乃欲往應其召是辱身而黨惡也何自背子昔日之言乎
子路之說謂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
人固有可免者有不可免者譬之子物此可轉而善者必其堅之
未至者也惟不曰天下有至堅者雖磨之安能使之爛而為泥
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惟不曰天下有至潔白者
雖染之安能使之變而為黑乎夫物存一定之質尚不可變我
志操堅白自處固已潔矣彼雖不善焉能染我乎哉且君子之志
貴達于用我豈若龜爪者哉佛辟狀徒不曉擊而不見食于人則亦
弃物而已何益于世哉狀則佛辟之召我固當有交通之微緘而
君子不入之說有不可與論者矣按孔子前于公山之召則以
束馬自期此于佛辟之召則以堅白自信蓋聖人道大德宏故能
化物而不為物所化若使堅口不足而自試于磨涅則已且不免

于辱何以能轉移于一世乎君子處世當已而動可也

由也章曰有所遮掩叫做蔽蕩是放蕩賊是傷害于物絞是急迫
的意思君子路負直諒剛勇之資而少孝問陶鑄之力故孔子呼
其名而問之說人之偏于所問者有一件好處便有一樣遮蔽極
之有六言而六蔽隨之汝當問之否乎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
說由未之聞也孔子說汝復坐我當一告汝蓋天不之棄莫不
有理人必好孝窮理而後所行為死弊不狀則雖才質之美制行
之高亦將有所遮蔽而為以成其德矣如仁主于愛本美德也而
所以用其愛者有理存焉若但知愛人之為美而不好孝以明其
理則心為愛所蔽將至于可謂可憫而人已俱喪矣豈不流而為
愚乎智主于知亦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
智之為美而不好孝以明其理則心為智所蔽將至于窮高極遠
而无所歸着矣豈不流而為蕩乎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
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實之為美而不好孝以明其理則心
為信所蔽將至于期必固執而傷害于物矣豈不流而為賊乎直
而無隱亦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直道之為
美而不好孝以明其理則心為直所蔽將至于徑情急迫而無復
含弘之度矣豈不流而為絞乎遇事勇毅亦美德也而所以奮其
勇毅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勇敢為尚而不好孝以明其理則心為勇
所蔽必將恃其血氣之強肆行而無忌矣豈不流于亂乎剛強不
屈亦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剛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剛強為尚而不
好孝以明其理則心為剛所蔽必將逞其輕世之志放曠而不羸

凡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
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
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
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辟子欲往 佛音弼辟許密反○佛辟子
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辟以中牟畔子之往也

知之何 子路恐佛辟之挽夫自故問此以止
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乃反涅乃指反○磷
薄也涅染也白物言人之不

善不能免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
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

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
者幾希 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
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

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
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辟之召皆欲往

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
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

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 子曰山也女聞六

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居吾語

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 好仁不

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矣豈不流于狂乎夫仁智信直勇剛六者美行也馬湯賊絞亂任
六者惡名也人惟自足而不孝見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為惡
而況其生質之不美者乎于此見氣質之用小孝問之效夫是以
古之帝王不恃其聰明絕異之資而必以講孝勞理為急惟恐其
流于過中失正而不自知也

剛屬質也柔屬用也

下子章○興是興起現是現感群是群聚怨是怨恨孔子呼門弟
子而教之說詩之為教每益于人甚大爾小子何不予詩而李之
乎蓋詩之所言有善有惡李之則善者可以為功惡者可以為懲
而吾心好惡之機將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所載有
美有利李之則美者可以考見其得刺者可以考見其失而吾身
行事之寡將有惕然因之感動者故可以興其序述情好于和樂
之中不失莊敬之節李之則可以處群離和而不至于流矣其發
舒悲怨于黃望之下猶存乎忠厚之情李之則可以處怨離怨而
不至于怨矣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之道理處而朝廷之上所
以事君之道理莫不備載于中李之則可以為忠臣孝子而大倫
克盡矣且其情景所發或因鳥獸以起興或託草木以寓言其中
稱名不一取類至繁李之則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小物亦
察矣夫詩之有益于人如此爾小子豈可以不孝乎哉賦詩之為
教不但李者所當誦習也閑雅騁雋為風化之原竟既醉乃本
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內采芣以下所以治外于道莫備于斯
矣為人主者亦不可以不究心焉

伯魚章○為是習孝周南召南是詩經國風之首篇詩周文王與

其后妃俱有聖德修身齊家以令于國中又使周公治陝以西召
公治陝以東由是賦化自北而南遠被于江漢之域故詩人咏歌
其事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于南國者
也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
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魚說汝嘗李夫周南召南
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于人倫日用
最為切要李者須把這兩篇詩誦誦玩味身體力行乃為有益人
若不孝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萬倫理身且不知修家止不知
齊矣安望其能經邦而濟世化民而後俗哉譬如正對着牆面站
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礙障蔽一物无所見一步不可行矣况其
遠者乎甚哉二南之切于人不可以不孝也賦大李說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人君一身乃萬國之儀刑末有不
修身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詩豈世為孝者之所
當習哉

禮云章○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故論
論說道先王制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固未有用夫玉帛者狀必
先有個恭敬誠懇的意思存之于中狀後用玉帛以將之若無是
敬則雖玉帛交錯不過虛文而已狀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
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導民和固未有用夫鐘鼓者狀
必先有個欣喜歡愛的意思蘊之于心而後用鐘鼓以宣之若無
是和則雖鐘鼓鏗鏘不過虛器而已狀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
鐘鼓云乎哉蓋先王以禮樂教天下皆本和敬之實德而發于儀
文節奏之間後世徒事于文而不求其本故孔子嘆之如此

色厲章○厲是威嚴在是柔弱穿窬是剽牆鑿壁為竄盜之事者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
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
類湯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是傷害於物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
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
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
所以救○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弟子
也詩可以興感發可以觀考見可以羣和而
可以怨怨而不怒遇之事父違之事君人倫之道
二者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
重而言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子曰伯魚曰女為
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
周南召南詩首篇各所言之皆
修身齊家之事正南面而立言即其至
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
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
鐘鼓則為樂棄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
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
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
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
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
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統必相聽順乃能為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學者要須識得

色厲章○厲是威嚴在是柔弱穿窬是剽牆鑿壁為竄盜之事者

上二句
起下句
上三句
未用也
下三句
者字
者字

矜者則逞其剛狠之氣動至與人乖作而流于忿戾矣古之人有
資識魯鈍暗昧而不明的是愚之疾朕其愚也不過任性率真
徑行自遂焉耳矣若今之所謂愚者則反用機關狹私妄作而
流于詐矣夫狂而肆焉矜而廉焉愚而直焉此雖氣質之偏而本
真未喪若加以李問磨龍之功其病猶可瘳也至于肆變而蕩廉
變而忿房直變而詐則習與性成將并其疾之本狀俱失之矣欲
復乎善豈不難哉所以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夫子
此言蓋探嘆時習之論而略人以李問變化之功者至矣
○朱是正色紫是間色鄭是鄭國之音雅是正利口是
巧言給給之人覆是顛覆孔子說天下之理存正則存邪而邪每
足以害正如色以朱為正自紫色一出其艷而足以悅人之目于
是人皆貴紫而不貴朱而朱色之美反為所奪故所惡于紫者為
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人之耳于
是人皆听鄭聲而不听雅樂而雅音之善反為所亂故所惡于鄭
聲者為其能亂雅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不肖本自有一
定之論乃有一種利口的人把是說做非非的說做是賢的說
做不肖的說做賢其巧言辯給足以惑亂人意昏動所聞人
主不察而悞信之必至于舉動錯用舍倒置正人遠去小人得
志而邦家之顛覆不難矣夫利口之所以可惡者豈非以其能
覆邦家也哉故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之人借紫與鄭聲為喻
再從古至今邪佞小人謬害正人傾覆國家者不可悉數雖父子
兄弟骨肉至親亦被其陷害况臣下乎是以大舜疾謔說躬行大
李說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同蓋畏其流禍之慘毒故深惡而痛絕
之也人君之听言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古人
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
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步服反。○朱正色紫間
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
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
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
其所以言故夫子以此警之。子貢曰子
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字欲言。○述是傳述昔孔門李者多求聖人之道于言語之間而
不知體認于身心之意故孔子警之說道天下之道以有言而明
亦以多言而晦我自今以後要絕狀无言矣子貢正以言語觀聖
人者即疑而問之說天下道理全賴夫子講明朕後門弟子得以
傳述若夫子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聞而傳述之乎孔子此說
子謂道必有言而後傳傳不規諸天矣夫天冲漠无朕何嘗
有言哉但見其流行而為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代謝而未嘗止
息也發生而為百物則飛潛動植因物賦形而无所限量也是天
雖不言而所以行所以生則實已者定上之蓋造化之機誠固
已罪露于覆載之間矣亦何候于言哉鬼天道以无言而顯則我
之教人固亦无俟于言矣蓋至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
正與天道不言而成化一般李者熟察而默識之自有心領而神
會者豈待求之于言語之間也故孔子前既以无行不與之教示
門人此又以天道不言之妙喻子貢其開示李者可謂切矣
○孺悲是齊人李士喪禮于孔子一日來求見孔子想
當時必有得罪處故孔子不欲與之相見而托言有疾以辭之狀
既以疾矣又恐其不悟乃俟傳命者方出戶即取瑟而絃歌之
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孔子于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絃歌以
疾絕之也既以疾矣又使之知其非疾警之也使孺悲苟能省
其過而遷于善焉聖人亦豈終絕之乎此所謂不言之教也

故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故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
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
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悟也。○程子曰引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
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
前篇無隱之意。○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
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
人嘗學
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
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
此孟子所謂不言之教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宰我問。○宰我是孔子弟子名予周一歲為期禮是鑽火之木古
人鑽木取火四時各有所宜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本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叫做鑽燧改火已
是止柘是柞我問于孔子說古禮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
為制以子規之禮貴通變但特喪一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蓋君
子三年在衰絰之中不去習禮則儀節疎曠而禮必壞矣三年在
衰絰之中不去習樂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矣以虛文而妨是事
何益之有哉若以期年而言穀之田者既設新者又登而物候為
之一變鑽木取火水既更而火亦改而天運為之一周人子哀痛
之情至是亦已盡矣喪不可以止乎夫知喪非率我之本意但自
疑下在禮之難行因設此問耳孔子語之說三年之喪食必蔬食
衣必衰麻也你說期年可止則自期年之後便當舍蔬素而食
稱釋衰麻而衣錦于汝心能自安乎率我不察而直應之說安則
昧其本心之良矣孔子遂責之說凡人所不為只為心上不安
耳汝既安于食稻衣錦則期年之喪任汝為之矣夫禮因人情而
生者也君子居父母之喪哀痛迫切口食旨味而不以為甘耳聞
音樂而不以為樂身之居處則苦枕塊而不即安正惟其心有節
不忍故不肯為食稻衣錦之事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錦為安則期
年之喪何不可為乎孔子此言所以過之者至矣及率我既出此
子又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也乃復深探其本而求之說人
未有不愛其親者率我何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
以必三年者豈以子生三年朕後能免于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以
三年為期以少於其報稱之情耳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不本
于父母則无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子
亦人子也寧独无三年之恩愛于其父母乎今乃謂親喪可忍則
何其薄親之甚哉孔子此言欲率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夫
子于父母終身慕之豈謂三年之喪足以及其心乎蓋先王因人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華祖官反
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
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
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率我親
學聖人之門而以為問者在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焉爾
夫首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蠶食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
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神冠綽緣要經不除
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率我反求諸心自
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
之居喪食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
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
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
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
子懼其真以
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
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
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便之聞
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
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
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

情而為之節文使賢者可以俯而就而皆以跂而及乎率我
不求先王制禮之意而徒欲任情以為禮故夫子責之如此蓋以
垂教万世也

飽食章○博是局戲奕是圍棋是勝已也此孔子說與人日財
之問莫不各得當焉之義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終日
之間游放曠惟知饜飶飲食而已下先義理所當講求者索所
當修舉者一無所用其心如此之人神昏志惰把究陰虛度下
而博奕者乎這等的人雖所為非正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悠
悠蕩蕩全朕无所用心者豈不猶為勝乎孔子此言非以博奕為
可為特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耳蓋人之心常運用斯當情明
是以堯舜說業人禹收七文王日辰不違厥會之圣人皆好為
是焦勞哉誠以心易放而難收一念不謹則莊事墮而天壤
關係治乱非細故也明王宜深省于斯

尚勇章○尚是崇尚昔子路好勇故問于孔子說君子為人亦尚
剛勇乎孔子之說君子之德惟以義為上而志氣者事功
之權衡也身之上宜是以君子尚義而志氣者則必為義而不當
為則不為雖方錘千鈞有弗能誘離乃能崇德有所弗避乃人
之大勇也至下血氣之勇君子之勇尚者不蓋以血氣為勇非
勇也使在位者有下德知有勇而足義以裁制之則必倚倚其強
氣道埋地公或死故而自廢黨端或任情而妄生暴橫不至于學
亂不上矣使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逞
其凶狠放蕩為非小而掠竊奸究大而賊殺割奪不流于盜賊不
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雖不同苟不義而勇一可者也狀則勇
何足尚乎哉孔子因于路好勇而无所取裁故深極其非如此
有惡章○下流是在下卑賤之人訕是謗毀空是室塞不通傲是
同然訕是攻交人之陰私子貢問于孔子說君子下人无所不安

豈亦有所惡者乎孔子之說知惡人之同情君子豈无所惡乎
其所惡者有四其一惡那樣刻薄的人專喜稱揚人之過惡全無
仁厚之意者其二惡那樣的刻薄的人身居污下之地而謗訕君上
非毀尊長无忠敬之心者其三惡那樣的刻薄的人好剛使氣恃
其勇而不知禮讓至于犯上而作亂者其四惡那樣的刻薄的人臨
事果敢幸意妄為而不顧義理往七室塞而不通者凡此皆人心
所公惡故君子惡之也孔子因問于子貢說汝勇也亦有所惡乎子
貢對說賜之所惡者有三其一惡那樣的刻薄的人本无利物之明
乃窈窕焉同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為智者其一惡那樣的刻薄的人
本无兼人之勇徒恃七狀凌人傲物而自以為勇者其二惡那樣的
刻薄的人本无正直之心專好攻訐人之陰私而自以為直者其三
之所謂惡如此而已由此觀之聖賢所惡雖有不同而以忠順長厚
之道望之其意則一而已蓋天下之患常始于輕薄恣睢之徒
橫議飛陵而細細風俗遂因之以大壞明主知其狀故務崇渾厚
以塞排詆之端攬乾剛以消悖慢之氣故崇慈无所容而內人自
伏也審治体者宜辨之

唯女章○小人是僕隸下人近是狎昵的意思遠是疎斥的意思
孔子說天下的人唯有婦人女子與僕隸下人最難畜養何以言
之蓋人之常情于道兩樣不是過于用恩狎昵而近之便是過于
用嚴疎斥而遠之若是昵近他他便狎昵恃愛不知恭遜之禮是
近之不可也若是疎遠他他便失其所望易生怨恨之心是遠之
不可也此其所以難養也誠能莊以道之慈以畜之則既有以消
其悖慢之心又有以弭其悖慢之意何怨與不遜之足患乎

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改而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博局戲也奕
圍棋也已止

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
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

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無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
君子為亂

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
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
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
○子貢曰君子亦有

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
下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
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
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
曰賜也亦有惡

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
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
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

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道之慈以畜之則無二

論語
卷之九
九

四十章○孔子說人年四十乃是成德之時前此而年力富強正
好加勉過此則神志衰意必能精進分若于此時而猶有過惡見
憎惡于人而善之未遷者終不改遷過之未改者終不改過必終
于此而巳可不惜哉是孔子勉人及時進修之意思人能以此
自警下心雖欲一時不汲上李問以求日新其德業不可得矣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微子是紂之庶兄箕子比干是紂叔父當理而无私心
時微子首紂為无道其國將亡微子進諫不听紂一且被禍絕了
商家宗祀遂引身而去之箕子諫紂不听被紂囚繫為奴因伴在
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紂之怒被紂殺之剖其心以死此三人
者固為紂之親臣而或去或去或去或去或去或去或去或去
其說雖有三仁焉蓋論仁者不當泥其形而當原其心三人者
其迹而視之雖存不同原其心而論之則其愛君愛國之忠至誠
惻隱之意一而已矣其去者欲存宗祀非忘君也奴者欲忍死以
有待非恨禍也死者欲正言而悟主非沽名也所以說殷有三
焉蓋自孔子之論定而三子之心始自予天下後世於大抵人
之義莫不願世平主聖服休寵而保榮名至不得已而逃避而
辱而殺身則所過之不幸耳向使紂有納諫之美而三仁者得效
其進諫之忠相與救過當存則商祀未宜遽絕也乃相諫而非
感以遲卒之三仁去而殷國虛豈不可為永鑒也

者之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
薛○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
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蘧氏曰此亦有為
而言不知
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
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
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
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囚箕子以為奴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隱之意故不拂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
三人者各得其本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之官三黜是屢遭
罷斥父母之邦指魯國說昔柳下惠為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人
或有謂之者說子屢廢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國乎言地
道不合則當去也柳下惠答說我之所以屢被罷黜者以因我而
道而行不能屈己以隨人耳今世之人誰不悅佞而惡直若我守
定這正直之道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其退黜
若我肯阿意曲從枉己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喜只在我魯國亦
自安其位下又何必遠去父母之邦耶柳下惠以此解或人之言
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要之衰世昏亂故正直見
忤于時惟治朝清明斯君子得行其志是以有道之君子秉公持
正者必崇獎而保護之傾險邪媚者必防閑而斥遠之則眾正之
路開而群枉之門杜矣

齊景公○昔孔子遠齊也景公素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
孔子之禮節說道魯有三卿季氏最貴魯君待之極隆我今要
魯君待季氏之禮待孔子似乎過厚則我有所不能若把魯君待
孟氏之禮待他于孔又難有所不中就中對酌當以季孟之間待
之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簡庶幾其可乎但情我
年已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孔子至齊本為行道既不能用其道
而徒礙于禮節之問則亦虛拘焉耳故孔子行矣蓋不合則去
一重道之義也

子曰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
焉於處

反○上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
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
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
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
子斷之之言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吾不能以季氏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
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
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論語 卷之九 微子

齊人章○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曾定公時孔子為司寇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懼其為霸因設計避好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乘文馬舞康樂以饒送魯君欲以惑亂其心阻壞其政魯君果中其計因與季桓子再三遊觀悅而受之于是荒于声色怠于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弃禮不足與有為可知故孔子行蓋社稷衰則去一見獲之明也合前章而覺景公知好賢矣而老倦于勤好之而不能用定公能用之矣而中荒于慾用之而不能終无怪乎二國之不振也

楚狂章○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之衰賢人隱避接輿蓋亦伴狂以避世者始字解做危字下是下車伴是避世者孔子周流至于楚地楚之狂士接輿者口中唱歌而行過孔子之車前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蓋鳳凰之靈鳥能審時知世有道則見无道則隱所以為稀有之祥瑞如今是甚廢時侯乃出見于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朕既往之事雖不可諫止從今以後尚可以改過從政者豈惟不能建功且將至于取禍亦足以危殆而難保矣於此不止是安得謂之智乎接輿之意蓋以鳳鳥比孔子而諷其不能全身以遠害也然以避世為高而不以救時為急則其趨向之偏其矣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詞知其為賢人故下車來欲與

之請明君臣之大義出處之微權而接輿自以為是不肯接談遂趨走避匿孔子竟不得與之言焉蓋聖人抱拯溺亭中之具而又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是以周流列國雖不一遇而其心終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彼接輿之徒果于忘世往而不返何足以語此哉

長沮桀溺○長沮桀溺都是人姓名蓋亦賢而隱者也二人相並為耦津是河邊渡口耦是執轡在車音孔子自楚反齊于路御車而行途遇耦士二人一個問做長沮一個問做桀溺兩人並耦于野孔子經過其地將欲過河不知渡口所在因使十路下車而問于長沮長沮問說那坐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對說是孔子長沮素知孔子之名因問說你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對說是也長沮遂拒之說問者不知也者不問就是魯之孔丘也蓋耦不語五尤處而不問於津渡所在必已知之矣又何必問于我哉其意蓋諷孔子周流而不止也

耦猶節流是流而不反之意易是變易於此不合去而之他國時故避人之士高齋遠舉與世相違叫做避世之士屢是田器所以於士屢種者耦是止于路問津于長沮長沮不肯告因又問于桀溺桀溺問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素聞孔子弟子有

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

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與存為可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范氏曰此篇記賢聖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始而 接輿楚人伴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心也接輿益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

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

音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齊于路御車而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

故天子代之也知津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

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仲由者因問說是得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說狀樂溺遂去之說
入貴時時我者如今之世道愈趨愈下如流水滔滔不可復收舉
一世而皆朕其亂極矣若易亂為治易危就安將誰與轉移之
乎今汝之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不合乎此又未合于彼是乃避
人之去亦徒勞而已你與其從着那遊人之士奔走而無成爲持
從我遊世之士難釋遠俗優游而自樂哉吾輩遂自治其田事務
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其拒之也深矣

子路前懽然其恨狀嘆息的意思子路問津于長沮桀溺而不見
答反敗其說誠於是還以一人之言告于孔子孔子惜其不喻也
意乃懽然嘆息說彼謂人不知辟世則必高飛遠舉不任人明
方可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鳥獸既異類不可與之同游若斯
人者固與我非生並育同一氣類吾不與之爲游而誰與哉說
之爲難則不可絕人逃世以爲潔也他說天下无道誰與之
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爲天下无道故欲出而變易之也若每
天下有道世已治民已安則固无我之變易而我爲樂于多事
哉彼二子者其亦不諒我之心矣蓋天生聖賢本爲世道計故古
之聖人氏飢則曰已飢民溺則曰已溺一大不獲則曰已奪其身
時潤世非但其心之不容已亦其責之不可辭耳使如沮溺之言
則安危理亂遂不相關生民將何所托命乎有世道之責者宜如
意焉

丈人章○丈人是老人條是竹器去草叫做莖昔孔子周流四方
子路隨行偶相夫在後于田間遇一老人以拄杖挑着竹器于路
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相對而直責之說汝于四體則下
知勤勞耕作以自食其力于五穀則不能分辨其孰爲稻孰爲黍
稷孰爲麥孰爲蕪其農事而從師遠遊却來問汝夫子我知誰
是你的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自于田間去草更不答他子路聞丈
人之言知其爲賢人也遂疎狀起敬拱手而立丈人見子路致意
相待亦爲之感動遂由子路宿于其家殺雞造飯以相待之又令
其二子出見序長幼之禮焉蓋春秋之時天下无道賢人隱避而
孔子之徒由周遊四方欲以行道濟時故動而見用如此可以現
世矣

明日二節子路遇丈人之次曰謂行遠及孔子此丈人責已之言
相持之禮一告知孔子說現此人的言語行事乃賢而隱避者
也借其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復回見之欲曉狀告以君
臣之義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相遇矣子路乃就夫于之
意說道君臣之義死所逃于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所當朕也若
不仕則是死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于五倫而君臣爲尤
大丈人昨使其二子出見是于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至于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
耒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耒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
辟世桀溺自謂耒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路行以告夫子懽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懽音武與如字○懽然猶悵然惜其不喻
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
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
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改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
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爲夫子儲其杖而耒○丈人亦隱者條
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
其不事農業者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去
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
止于路宿殺雞爲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
賢通反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
義而丈人意于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
滅其跡亦接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與之意也

論語
卷之九
子路

論語
卷之九
子路

若臣之大義却如何其德廢一即今汝以隱居為高不過欲全生避世歸潔其身而已不知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更有若子人之大倫矣夫倫豈可亂者乎故君子之出而事君豈是要富貴蓋欲行此君臣之義耳若夫良世唯曉明君難遇道之不行我豈不知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忍於斯者耳夫入何其見之固哉夫抵接與沮溺丈人之徒皆明于保身而昧于行義故往也見已見而非聖人不自知其陷于一偏害義而傷教也見以夫子所倦上接引各因其明以通其蔽所以扶世教而正人者意獨至哉

可廢也君臣之義知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低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可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

逸民章○逸民是隱逸高尚的人虞仲即周太王次子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倫是義理之次第處是思慮記者說古詩隱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見名比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史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朕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于一而評品之說立志高而不肯少有賤屈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汚染其伯夷叔齊與觀他非其君不作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峻節清風何遠也若夫柳下惠少連則和同混俗于人九竹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惜者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以之處世如斯而已矣不為過高絕俗之行也至于虞仲夷逸則行不必其中慮而隱居以自遠言不必其中倫而放言以自廢矣夫雖隱居而善而潔身不污合乎道之清雖放言自廢而語晦得宜合乎道之權蓋與矯異之士害義傷教者不同矣朕此七人者其行雖潔其志雖高而未免有執一之病也在夷各處仲夷逸則以絕世離俗為可而以和光同塵為不可在柳下惠少連則以和光同塵為可而以絕世離俗為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自今主意在其見偏矣若我則異于是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用之斯行舍之斯藏因時制宜不謬于一定固無所謂可亦元所謂不可也此吾所以異于逸民與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則見資人凡行已處事當知所取法也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逸民伯夷叔齊與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世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論義禮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其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謂康伯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法放言自廢合乎道

無可無不可以心言

大師章○大師是樂官之長古時國君每食必作樂以侑食故有
亞飯三飯四飯之名少師是樂官之佐鼓播鼗擊磬都是掌樂器
的官齊楚蔡秦河漢海都是地名魯自三家僭亂歌雍舜伯家
日盛而公室反微首樂廢缺宗廟之祭至不能備八佾之舞于是

與樂之官皆失其職散而之四方有掌樂而大師名聲者去而適
齊掌亞飯之樂名于齊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聲者去而之蔡
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之魯掌擊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
于河內掌播鼗鼓的官名武伯者去而入居于漢中為樂官之佐
名陽也掌擊磬的官名襄者去而入居于海島夫和樂所以為國
者也魯失其政下陵上替礼坏樂崩至使警師樂官皆不能守其
職而紛然四散是尚可以為國記記者言此蓋傷魯之衰也

周公章○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施字當作弛字是廢弃的意
以是用昔魯公伯禽受封之因周公訓戒之說道立國以忠厚為
本忠厚之道在乎親也任賢錄用用而己蓋親乃王家一休不
分者苟恩義不蕪則親之道廢矣必也親之欲其貴家之欲其
富使至親不至于遺亦可也大臣國之所係以為安危者苟大臣
有怨則任賢之礼薄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任以展其才不使
大臣怨我之不見信用可也故曰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于民者
苟弃其子孫則念旧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資者其不資者亦使之

之我則與於是無可無不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
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
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任己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
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
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
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
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語夷惠亦○大師執適齊大音泰○
必以孔子斷之○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官之長擊○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其名也

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
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
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
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鼓徒刀
播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
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
擊磬襄入于海 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
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
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
衰樂廢天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
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
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
虛語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不失其職非有惡逆人故則不奔也人之才具各有短長在於用材而器使荷責備于一人焉此四者皆君子之責也學之道也汝今就封可不勉而行之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按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訓其子治魯之道亦不外此其後周祚八百而亦與周並傳綿遠豈非德澤浹洽之深哉此為國者所當法也

八十章伯仲叔季是兄弟次第序記者說資才之生關於氣運皆制在盛時文武之德澤兩存者深天地之精養儲蓄每久一時及季則資才輩出其中最奇異者兄弟八人同出一母而又皆以生其時胎生二子叫做伯達伯適第二胎生二子叫做仲突仲忽第三胎生二子叫做叔夏叔夏第四胎生二子叫做季隨季隨此八十者產于一母也門面又自有過人之德出眾之才多而各此乃是盛時之瑞邦家之兆其關係一代氣運皆偶狀哉若之竟存之時存八元八體成則存八上蓋天將助帝王以太平之業則必有多資應運而生一氣數之自狀耳顧天能生才而不能用水舉而用之責在人主是以史稱舜舉十八相而天下治詩云濟上多士文王以寧言其能用之也

養鶴經進講四書直解論語卷之十

子張第十九
上見章子張論人常規其大節若大節有虧則其餘不足現矣若使今之為士者能見危難則委致其命以赴公家之急而不求苟免見財利則必思義之當得與否而不為苟得於祭則思敬以追遠而致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其思慕之篤士能如此則外著光明磊落之行內存仁孝誠敬之心大節無虧其可謂士也已矣狀此固修己之大關蓋亦取人之要法入君誠得是人而用之以之當大任托大事何不宜哉知此而求其才執之美智巧之優抑末也

執德意句就是執事弘學廓大篤是堅確的意思子張說理得諸心謂之德有諸已貴于能執而執又貴于擴充若或器量淺狹容受不多才有片善寸長便侈狀自以為足不復加擴充之功這是執德不弘理所當狀謂之道有所聞貴于能信而信尤貴于堅定若或意念紛紜把持不定才遇事交物誘便茫狀失其所守不復有的確之見這是信道不篤夫執德不弘久則將並其所執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篤久則將並其所信者而亡之矣此等之人雖終身為學車竟无成在世間有之不為多无之不為少一凡庸人何足貴乎所以說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言不足以有也

備於一人 施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
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
謂德運李天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
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
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
弟子言
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隨季隨 駟為瓜反○或曰成王時
四孔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
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
師執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
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
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
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
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戴其所過而勉
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終

論語卷之十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
子張第十九 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
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
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
詳焉凡二
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
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
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
餘無足觀故言士能
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
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焉於虔反亡讀
作無下同○有
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
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問交章。拒是拒絕。矜是矜憐。昔子夏子張都是聖門高弟。而兩人規模不同。子夏篤信謹守。子張才高意廣。故其所見亦各有異。一日子夏的門人問交友之道。于子張。子張說你師子夏如何。說門人對說我師子夏說道。凡人有益多聞。有益于我的。方可與他相交。若那便辟柔佞。无益于我。的人。宜拒絕之。不可與他相交。子夏之論。交如此。子張說。子夏此言。與我平日所聞。全狀不同。吾聞君子之人。心存大同。而與物无忤。于人之才德出眾者。則從而敬之。至于庸常的眾人。亦含容而不遠。厭棄于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尚之。至于一无所能的人。亦矜憐而不忍斥絕。可者固在所與。而不可者亦无所拒。君子之交。如此也。且反已而視之。我果大賢。欲則于人。何所不容。固自不宜拒人。我若不賢。欲則人將拒我。而我何暇于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不廣。深要之子夏之論。嚴擇交之道。而乏待物之洪。子張之論。得待物之洪矣。而非擇交之道。惟以主善為師之心。辨賢否。以含洪光大之度。待天下則自无迫狹與汎濫之弊矣。此非但取友。亦用人者所當知也。

小道章。○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子夏說理无往而不。在故雖日用事為之常。百工技藝之末。這等的小術亦皆道之所寓。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无可見者焉。然其體之所包。涵者。淺用之所利。濟者。微就一事一物。而用之可也。若若推而極之。以達于天下國家之遠。則必有窒礙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之人。以天下國家為己責。而所志者。遠以修齊治平為己事。而所矜者。大於此區區之小道。自有所不屑為也。李者可不知所用心也。哉。蓋道雖不遺于細微。而李貴知所當務。故孔子不以多能為聖。堯舜不以百畝為憂。用心于大。自不暇及于其小。耳。有志于帝王之大經大法者。宜審而面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有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

日知章。○亡字與有字的无字同。所亡是未知的道理。所能是已得的道理。子夏說人之為學。未得則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則患其有遺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雖曰為學。不過入耳出口。玩時過日而已。安得謂之好學。求必須于每日之間。將那未知的道理。今日講求一件。明日講求一件。務使所知所聞者。與日而俱進焉。又恐其久而遺忘也。必于每月之間。將這已得了的道理。時加溫習。隨事體驗。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舉凡服膺而弗失之焉。似這等用功。方是真能好學的人。蓋能知其所以亡。則既有知新之益。无忘其所能。則又加溫故之功。日積月累。无時間斷。非真知義理之可悅。而以遠大自期者。能如是乎。所以說可謂好學也。已矣。人能如是。則所知日進。于高明所行。日就于光大。而為聖為賢。不難矣。可不勉哉。

博學章。○子夏說。李莫先于求仁。而仁非由于外。至誠能博。李于文。而多聞以廣其識。使此心无一理之不明。篤信乎道。而堅心以要其成。使此心无一息之少懈。有所問辨。必開切義理。而不徒為浮汎之談。有所思惟。必貼身心。而不徒為汗漫之想。此四者皆李問思辨之事。雖未崇力行。而為仁狀。仁只是此心之理。而此心能從事于李。而有精寔切近之功。則此心有所收斂。天理即此而存。妄念不得紛馳。人欲何由而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于此見求仁之道。不外于存心。存心之功。不外于務李。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仁在是。矣。有志于仁者。可不勉哉。

百工章。○肆是工匠造作的公所。致是達到極處的意思。子夏說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狀後術業。可專為之。必有成法。狀後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要成就他一件手藝。必須往在那官府造作的處所。无別樣事務相妨。力尽巧用。以專攻其事。狀後成得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居

徒事其末而忘其本。孔子曰：「人小，其現其酒掃應對進退之間，其威儀習熟，容節周詳，則信乎其可矣。」賦將小卒之事，道之一節而已。律之以快水之務，如大孝誠意而志之，事則全未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夏問其言而嘆之，說言游以我之門人，務本而遺本，却似我不肯把至道傳他，每的一般。此言差矣。蓋君子以大公無我之心，而施之為曲成不遺之教，何嘗有意說某一樣道理，是淺近的，可以為先而傳之。某一樣道理，是高深的，可以為後而傳之。定要在這等次第，但以學者所造其分量，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種類，別狀有別，不得不分個先後，各因其才而施之。其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驟以高遠的道理教他，則是語之以所不能，導之以所不能行，徒為誣之而已。焉有君子教人而可以誣，固後學如此也。若夫自酒掃應對以至千歲，意正心敬，首徹尾，本末一貫，全不假進修次序，這惟是聰明睿智天縱的聖人，生知安行之能事也。今此門人小子，豈能領到得聖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學。子游說我失教，其言信為過矣。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後而入太學，其次第自應如此。宋儒程子說自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狀非劣理之至，精義入神，何以知聖人。其從酒掃應對中來，有志于成始成終之學者，不可无深造之功焉。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如海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然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誣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則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

任而重優是有餘力之意。子夏說：「此人為學，則以禮修為主，出仕則以盡忠為忠事，固各有所專。狀學亦必如此。理而不任，則學為无用。任所以行此理，而不學則任為无本。乃相須以為用者也。故凡出仕而在位者，當夙夜匪懈，先盡居官之事，待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却不可間過了。尤陰外須從事于學，以辨明義理。考究古今則聰明日改，智慧日精，所以資其仕者，不益深乎。未仕而為學者，當朝夕勉先盡務學之事，待酒掃應對有餘力之時，却不可虛負了所學。必須出仕從政，以致君澤民行道濟時，則勉負既宏，說施亦大，所以驗其學也。不如此，則要之仕學固不可偏廢。而學尤終身之用，之也。蓋義理无穷，若平時不講究，則臨民治事之際，未免有差。此念始於終典，下學古之賢，所以為君者也。○喪致意致字解，做極字。子游說：「力之世，文勝質，其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情，以吾親之八子執親之喪，只須極盡乎哀而止。何以文飾為哉。蓋哀慟有餘，則真情已竭。雖禮文不足，何傷乎。考之禮記，子游亦素究心于喪禮，非脫畧于儀文者。此言蓋為程子發，則夫子愛與其易也，壹感之意也。○吾友章張是子張子游說：「吾友子張之為人，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為者，彼却為之，是唯能也。然少誠實惻怛之意，未免心馳于外，而大用之所存者寡矣。其于仁則未也。蓋仁者本心之德，寔理具備，充假于外，心惟依着真心做去，則事皆着已。務內乃所為仁，何必為所不能。是以聖門教人，專以求仁為本，而以徇外為成也。○堂章堂是容觀之盛，曾子說：「朋友所以輔仁，故必有誠之資。專用心于內者，彼此誦習切磋，然後可相助以進于善。乃若堂上乎，吾友子張也，惟致飾于威儀，修整其容觀，而自其心。」

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益血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存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觀之盛。

外自高而能以之爲已則乃操存爲仁之功以之爲人則乃操存爲義之功
現感之助。人固不能輔他。爲仁德也。不能輔人之仁。所以說唯唯
並爲仁矣。曾子此言蓋救子張之失。欲其用心于內也。
吾聞章致是推致其極的意。思曾子說我嘗聞夫子有言。當人之
情于凡應事接物之際。其切懇到處。少苟且。忽略處。多未嘗有能自
盡其心。推之以至其極者也。求其能自盡處。必也于父母之幾乎。
蓋于子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况居喪之時。又人道之大變。惟是
這個時候。其病痛迫切之誠。發于至情。而不容已。乃能內盡其心。
无一毫之勉。強外盡其禮。无一毫之欠缺。也便于此而不盡其心。
惡乎盡其心哉。此此見人心之良。隨處發見。而見真切者。莫過于
親喪之時。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禮之充。念之不真。倫理充。
件之不厚。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曾子所以有感于聖人之言也。
孟莊章而莊子名。速是曾大夫當時人。皆稱其有孝行。曾子說我
聞諸夫子。說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盡禮。死事盡哀。雖足爲孝。
狀猶可能也。惟是那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這兩件。乃是人所難
能。蓋莊子之矣。獻子賢而相。其所用之臣。乃賢臣。所行之政。乃
善政。固皆可以不改。但獻子既以子得。以自專。苟非卓然欲繼
父志。而爲善。則其臣與政。必有與已相違拂者。焉能不改乎。莊子
則以親之心。爲心略。无道已自便之意。其于臣也。父用之。皆亦承
而用之。其于政也。父行之。吾亦踵而行之。終身遵守。无少更變。是
其志在立身行道。世濟其美。以顯親揚名。乃孝之大者。非但不忍
死其親而已。豈人所易及者哉。所以說是難能也。
孟氏章。陽膚是曾子弟子。士師是掌刑獄之官。故是離叔哀於身
哀矜的意。思曾大夫而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着他斷理刑獄。

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用
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
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天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
此不用其誠。○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
急子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
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
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
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
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孟氏使陽
膚爲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失其道。民散

陽膚因問治獄之道于曾子。由子告之說刑罰之說。所以防民之
奸。表率而不從。教詔而不入。乃用刑。以威之。非得已也。今在上
的人。德教不修。既不足爲民表。儀刑政。无章。又无以示民。趨避將
長民的道理都失了。以致百姓。每情意見。乖離。无所維繫。相率入于
不義。若所當狀。而不知陷于太深也。其來非一日矣。爾爲士師。當
念犯法。雖在民。而所以致之。則在上。治獄之時。如或訊得其情。雖
其行私于紀。信爲有罪。而猶必哀矜之。矜憫之。視之存。若元惡。而
加惻隱之意。焉莫爲情。爲微。而我能得其隱情。便欣快自喜。其
明察也。如此則用法。必平。民可元寬。而上師之責任。爲无矣。
紂之章。下流。是地形卑下。爲衆流所歸。的去處。子貢說古今言荒
淫暴虐。一切不善之事。皆以商紂爲稱者。其定紂之不善。亦不至
如此之甚也。只因他是個无道。君惡名彰著。故今言人之爲惡。
皆舉而歸之于紂。辟如地勢。下。的去處。衆水都流在下面的。
般蓋其善處。狀也是以君善。皆不背一置其身于下流。
不善之地。蓋一自處于不善。則人皆從而指名之。天下不好的
事。皆歸于其身。不是他做的好事也。是地做的。子故紂以一時之
凶德。而被千載之惡名。遺臭无窮。莫能洗。豈非萬世之明戒哉。
古語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達之。准而下流之易也。自修
者。誠能朝乾夕惕。不以小善爲无。而不爲不以小惡爲无。傷而
不決。則日進于高明。而克齊亦可及也。
君子章。更宗解。做收宗子貢說過。人之所不能无。故雖以君子
之大防。檢少疎也。有一時差錯。但人有過。惟恐人知。所以遂成
其過。行過。即自認說。這是我。錯。明自昭示于人。絕无
虛。蓋。而。如日月之食。一般。一分。被。人。皆。得。而。見。之。不。可。得。而。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
義。爭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
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子貢自紂之不善。不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自紂之不善。不
**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
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下之實。
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之自警。省
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
而虛。○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衛
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
度反。○公孫

賤

掩也既自認以為過差隨即就改之復于無過譬如日月虧而復圓光明皎潔人皆翕然仰之不可仰而議也蓋日月之虧與復為故雖暫食而無損于明君子以遷善為心故因有過而益新其德若小人之遂非文過祗見其日流于卑暗而己安望其能自新也哉朕過而使人見更而使人仰此其修德于昭也若夫幽德之忠隱微之際過絕安念培養善端此則君子慎獨之功修之于人所不見者也欲立身于無過之地者宜于此加謹焉

衛公章公孫朝是衛大夫識是記述大夫公孫朝問于子貢說汝夫子仲尼于天下事理无大无小古不周知果何所從學而能朕取子貢曉之說道之燦然者莫備于文武其一代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雖去今已遠朕未至嗟嗟其識見宏遠則能記其細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武之存也非學則于不賢者識其大夫子則于不賢者識其小蓋隨心而求充往而非學也無往而非學則亦无往而非師也而又何師之有豈知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定主者哉夫孔子以生知之聖猶且學无常師如此誠以義理无窮而取善貴廣也况人君以一身而膺天下國家之寄尤當以務學為急故高宗則遜志時敏成王則日就月將所以稱殷周之盛王也

叔孫章叔孫武叔子服景伯都是魯大夫七尺為後而夫子指武叔說孔子道德高深時人不能窺測一日叔孫武叔在朝中對眾大夫說人皆稱孔子是聖人以我觀于子貢其聰明才辨過

朝備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

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甲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人不見宗廟之美百室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

子仲尼仲尼殆不及此時子服景伯適聞此言因告于子貢子貢說人惟見道而後可以言道武叔以我為賢由其所見者淺也以賜之道比于夫子其高甲懸絕絕也知宮牆一般賜也造詣未深識見有限比之于牆不過及肩而己其牆既卑故人不及入其門也但從外面窺之凡室家所有一一物之好來目便看見下是賜之道淺狹而易見如此若我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絕比之于牆其高教仰者也其牆既高若不入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氣象之美百官威儀之富何由而見乎且天子之道深廣而唯如此今不得其門而入者他下聖道也富美本不曾見是何等模樣則謂我賢于仲尼亦何足怪乎且聖道之深故其擬議之欠當耳子貢以是而說景伯所以孔子鄙武叔者可謂至矣

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云者謂武叔之言非聖之罪愈大矣子貢曉之說尔无用此也若謂仲尼之聖非他人可比不可得而毀也何者他人之毀仲尼之聖猶如日月之虧若仲尼之道冠絕群倫高視于天同運无一物不在其照臨之下得而踰越之乎疑有不肖之人欲自弃于聖人之教橫肆非毀聖人之道高德厚豈彼浮言妄議所能汚礙如日月之明萬古無疆非人所得毀傷也尔今之毀仲尼正如要傷日月祇見其不毀無難天地間安人而已何足校也按子貢前以宮牆喻聖道此又以日月為喻所以善孔子而曉武叔者其詞愈峻而意愈切矣

見其中之所有言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牆高而宮廣也

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誇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

推遜其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師也

陳子節陳子禽即陳凡恭是推... 千孔子而莫能窺其道之高... 其輕于議聖因斥其失言之非... 說的是尺便以為智一句言語... 知但係于一言之微如此可不... 失言甚矣知者固如是乎蓋人... 天縱道冠群倫人雖欲企而乃... 板路而上升者乎知登天之... 賢真曰同于天之中而不知其... 夫子節立是植其生道是引道... 不可及者蓋有非常之道德自... 無由見其設施也使其得邦而... 哉正所謂民生於遂為之分也... 食樂欲並立于生養之中矣... 緩之使之得所那百姓每即... 化... 悲傷思慕如... 如此就如天道發... 其可及也哉子禽六知

孟子曰克己而有克輝之謂大... 而化之謂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

莫如堯舜之治以時雍風動為極而孔子之化以綏來動和... 為感于此見聖神功用其感通變化之機一而已矣故史臣贊堯... 之德曰如天舜曰協帝而... 升誠見其道之同也有君師治教之責者不可不深探其本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贊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引也謂教之也... 謂鼓舞之也... 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

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 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 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之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

說我小子履敢用玄衮，雖姓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今夏王元道得罪上天，乃天討所必加。我當明正其罪，而不赦其賢人君。此有罪而德的人，都一節在上帝之心，或誅或賞，我惟奉順天意而已。豈得容私于其間乎？使我受天之福，所為或不公不正，不能替天行道，這是我自家的罪過。丁萬方小民有何干涉我當日受上天之罰，若萬方小民有罪，犯法却是我統御不力，表率不狀所致。其罪實在于朕之一身，不可追也。蓋人君以奉天子民為責，故湯于命討之，則命于天子下民之罪，則引咎于己，乃真印其君之難者。其視三聖之允執厥中，始與代同符矣。

周有節大賚，是大施恩惠。周禮是至親，這見記武王受命之重。武王初克商而有天下，他務未遑，首先散財，發粟以賑窮恤困，而大施恩澤于四方。又于其中，揀那為善的人，特加優賞，不但補助其不足，尤使之豐給而有餘也。其賞善之公如此，始初曾謂說商紂至親，雖多惡，良者少，不知我周家臣工，個上是仁厚有德之人，豈而可恃也。我今既獲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則百姓怨怒，日甚，把罪過都歸于我之一身，免其責已之厚，如此夫利則公之，而下過則引之于己，則武王伐紂之舉，元非為除暴安民計耳，豈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哉。

商權節，是秤量是手段。武王既定天下，見得商家田政都壞亂了，乃掃除其積弊，從新整頓之。其權量則謹定其規則，而輕重大小，尤復參差于法度，則審酌于時宜，而刑樂刑政，尤復混同于官職。則修舉其廢墜，而百司庶府，尤復曠闕，由是法紀所頒，在七道守則四方之政，尤有雍過而不可行者矣。至于前代帝王之後，國土

湯帝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各用玄衮，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止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若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周有大賚善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是富。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雖有周親，不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泰誓之也。言紂至親雖多，不**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

已感者則興，使復有其國。世系已絕者則續之，使不失其祀。賢人廢者在下者，則舉用之。使野無遺賢，由是德意所感，人人感而天下之民，无不傾心而歸服者矣。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則有三法：曰食，曰喪，曰祭。蓋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乃人道之大經。故制為田里，以厚民生，定為衰禋祭祀之禮，以教民孝，所以重其業，本風化之原也。又如此山武王所行之政，而視其德澤周備，既有以固結代之心，政教修明，又有以恢張一代之治體，所以能建中于民，而副上天寵綏之命，有由朕矣。謂非上棲堯舜禹湯之統者哉。夫子謂述前聖之言，予續其事，此

寬則簡任是尚，其的意思記著歷序堯舜禹湯武之事，因德結之。說帝王御世，雖因時止政各有不同，而保民政治之大端，總之以有四件：曰信，曰誠，曰仁，曰義。天下為度，若專尚嚴急，則人有所容，而下有怨時之心。若能寬以御眾，而胸襟廣人如大地之量，一般則包函徧覆，天下皆仰其恩澤，而莫不親之矣。公道以不誠為本，若虛言心，則人亦違從而下有疑貳之心。惟能信以事命，而始於推，如四時之運，一般則寬政是心，下比皆有所倚仗，而莫不歸附。夫人君樹坤萬能，或息緩則易以廢事，惟能勵精而治，而政上汲汲，宵旰常若不遑，則綱紀法度，件上修舉，而事功于是乎有成矣。人君守制萬國，或偏私則難以服人，惟能大公順應，而湯平天下，好惡有所不作，則賞罰舉措事上合宜，而人心下是乎悅服矣。凡此四者，皆人君治天下之要術。相與堯舜禹湯文武交修，而並用之，所以成唐虞二代之盛也。朕要其致治之本，則皆不外乎此。中傳蓋道具于心，則為甲楛諸政事，則為憲信，故公亦如洪範皇極，以立本三德，以致用剛柔正直而建極之化也。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謂紂既放，而天下之民歸心於周，故紂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惡祭。**武成曰：重民五，寬則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俞說：說音悅。○此於武或說：言帝玉之道也。○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開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久，皆此意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張曰：

明

全寬信敏公而執中之道斯備其義一也。有志帝王之治者宜究心焉。

從政即尊是崇尚。屏是屏絕。泰是安舒。益是剛厲。的意思。子張問于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為政。孔子告之。說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凡政之美而有善于治者有五件。汝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惡而有害于治者有四件。汝必懲艾而屏絕之。夫善政行則百姓蒙其福。惡政去則百姓遠于害。取舍當而治道可舉矣。于從政何有哉。子張因問。說何以謂五美。孔子舉其目而告之。說凡施惠于人者。未嘗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捐已之所有。而人自狀蒙其利。于無勞。夫于下無所費。君子而上又無所損。此所以為美者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皆樂于趨事。未嘗見其怨焉。夫既以勞民之力。而又能得民之心。此所以為美者二也。常人心中有所欲。至于貪。君子雖亦有所欲。然于己有所得。于人有所求。欲而不貪。此所以為美者三也。常人心中意舒泰。易至于驕。君子雖若泰。然自臨民。易至于猛。君子雖若威。然自畏。知不至于暴虐。而使人難堪。威而不猛。此所以為美者五也。

也此豈非威而不猛乎。這在作施之。下民則為善政修之。去身則為令德。所謂五美之當尊者如此。

四惡。節是殘酷。暴是急驟。賊是傷害。猶之譬如說一般樣。子張又問。說何以謂之四惡。孔子告之。說為人上者。欲民為善。須要時常教導。如其不從。乃可加刑。若平素不能教民。使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一旦有罪。便加之刑。殺其用刑殘酷。全無惻隱之心。這叫做虐。欲民趨事。須要預先戒。使知警。若乃責成若常時。不加戒。飭令其善。定奉行漸次整理。日省視。厥責甚效。是其舉動。躁急。殊不寬容之體。這叫做暴。有所徵求。于民必先期出令。而後民知所從。若稽慢詔令。故意延却。乃刻定日期。嚴限追催。則勢有難于卒辦。刑必至于妄加。是其傷人。害物。有不可勝言者。不謂之賊。而何至若有功當賞。而斷其賞。而人始蒙其惠。若遲回顧惜。一般儀的要與人。而于出納之際。却乃欲與不與。皆而不決。則雖以與人。而人亦不蒙其惠。此乃有司為人守財。不得自專者之所為也。人上者。宜知此。凡此四者。為政之所當屏也。汝其戒哉。按論語。書孔子告問政者多矣。而美惡並陳。法戒具備。其有如此章之切切者。故記者列此。以繼帝王之法。見聖人修其身。政者。而也。

知命章。孔子說。君子修其身。處世。其道固不止一端。然其要在於天。人物我之理。是皆分別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命。必知命。乃知安分循理。而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其言必趨見利必趨。行險必趨。將无所不為。而陷于小人。人之為君子。所以為君子。此命之不可不知也。禮為修身之具。故必知禮。乃能檢其威儀。而自正。若不知禮。則進退周旋。無所適從。則耳目手足。皆感失措。欲德性。定而卓。則自難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禮人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誨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無所至謂之困。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不仁。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也。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吝。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法。則天子之為政可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不知禮。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子曰。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子記此

心之動因言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惡斯人品之高下可既而知也若不知言則聖言淆亂漫无折衷得失由而分邪正无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此言之不可不知也此三者則天人物我之理洞察无遺而君子修身處世之道備矣按大學書首先致知中庸一書要在明善而論語一書則以三知終焉誠以天下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能行之至堯舜禹相授受其大指亦不過曰唯精惟一而已有志于聖道者可不以誦學明理為急務哉。

以終篇得無音乎學者必而讀之終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了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